

七律

咏运河郊野公园

张勇

北运河穿武清全境，是武清的母亲河，停航逾百年，河道淤积，杂物堆岸，风华尽逝。经公议，壬辰年冬日破冰清淤，植果木，修农舍，兴旅游，成郊野公园。感于上下同德，家园锦绣，赋诗以志。

曲水凫鸭绕旧郭，

人说古运誉长河。

遥思橈櫓连千里，

忍见风华付逝波。

铁臂当犁冰雪溅，

春风作画柳婆娑。

游人欲问农家事，

树影花荫稚子歌。

（作者系武清区区委书记）

丫丫的故事

依 萍

丫丫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是在冬天，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在那个普通的日子不打招呼地飘洒而来，刚开始雪不大，却很冷，零零落落犹如柳絮飘飞。

丫丫的男人狗蛋瞪着一双比牛眼还大的眼珠子，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地上白色的一层薄雪被他来回走动的双脚踩得没了样子。狗蛋左眼小右眼大，不知道的人总见他向别人瞪着右眼，一说话就瞪眼，一句话不对就把眼睛瞪得老大，牛眼一样。其实他不是瞪眼，十七八岁时狗蛋在后山的一家小煤窑里搞爆破，煤窑里用的是一种电子雷管，一接通电源就爆炸，一爆炸就能炸出煤炭，狗蛋负责爆破，一次电子雷管估计是接触不良，接通电源后二三十秒还没起爆，狗蛋就从煤巷的拐弯处探出脑袋欲看个究竟，没想到这时一声巨响，雷管爆炸了，当他还不知是咋回事时，远处崩出的煤石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他的右眼上，右眼珠瘪了，后来安了一只狗眼，这样他的右眼看起来总比左眼要大许多。时间长了，村里人也就习惯了他向别人瞪眼。

狗蛋下工回来，丫丫已经蹲在茅房里一个多小时了，狗蛋拖着丫丫回屋，丫丫死活不起来，看起来她憋得很难受。狗蛋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心里开始埋怨他娘：没你这样当婆婆的，成天价出去摸纸牌，这不是活活浪费时间糟蹋钱吗？你不知道这两天丫丫就要生了？狗蛋心想这些的时候，一不留神嘴里便骂了出来，且越骂声音越大，偌大的声音在整个院子里传播开来，却没人理会。因为这个大大的四合院里现在只有他和他的丫丫两个人。

狗蛋的爹早在十年前就去世了，留下没有娶媳妇的狗蛋、二狗蛋、三狗蛋和他们的娘。那年狗蛋三十岁，爹走后，狗蛋挑起了家里的重担，二狗蛋、三狗蛋聪明一些，在爹活

着的时候就学了一手刮墙抹灰的手艺，早早就跟着别人到省城干活去了，那时不叫打工，叫伺候人。二狗蛋、三狗蛋伺候着教他们学会手艺的师傅，后来兄弟俩都找了省城郊区的女人成了家，又有了各自的小生意圈。

没人理尽管是在意料之中，但狗蛋还是生气了，他提高嗓门朝街上叫喊：“妈妈，丫丫要生啦，你跑哪去啦？妈妈……”他喊给街上的邻居们听，村里人耳朵长，会立即把他的的话传到他娘的耳朵里的。可这样的天气，雪越下越大，大街上空无一人，人们都躲在家里取暖。

狗蛋在街上喊他娘的声音传到了他婆娘丫丫的耳朵里，从一开始狗蛋在院子里叫骂，丫丫就一直呼应着他，“啊啊啊”的声音颤抖着从厕所里传出来。这期间狗蛋又进厕所看过丫丫几次，丫丫脸上没有一丝血色，豆大的汗珠从她那消瘦的脸上流下来，湿淋淋的几缕发丝贴在她姣好的双颊上。丫丫在厕所里蹲着，却不能全蹲下，半站半蹲，狗蛋试图把她拉起来拽到院里回到屋里，可丫丫死活不动，一双手始终抱着她那滚圆的肚子不肯起来，“啊啊啊”不停地叫唤着。她的眼睛现在也瞪得老大，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和大胆。狗蛋没有在厕所里多呆，看着丫丫的难受样，他的心被揪在了空中，心想眼下当务之急是赶快找回娘和找到接生婆，于是他便跑回院子朝街上叫喊开来。

狗蛋的婆娘丫丫是个傻子。狗蛋是在36岁本命年时和丫丫成亲的，过去一直没能说上媳妇，就因为他的一只假眼珠和家境的贫寒。

那年二狗蛋从省城给他哥找回来一个媳妇，二狗蛋身后的女人穿一件碎花布衫，胳膊肘上有两块补丁，挎着个灰色包袱，瑟瑟地打量着眼前这个眼睛瞪得老大的男人。女人模样还算周正，短发，双眼皮，嘴唇厚薄得当，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二狗蛋告诉他娘和他哥，这女人叫丫丫，他在省城郊区一家煤矿给人家干活时碰到了她的家人，家人向他打听可否给丫丫找个人家。丫丫小时候得过脑膜炎，脑子有问题。二狗蛋特别强调，

丫丫父母最主要的是要给她找个善良的人家，并且答应每月从省城寄二十元生活费给丫丫，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二十元不是个小数目，二狗蛋就动了让丫丫给自己做嫂子的心思。

狗蛋看到丫丫模样虽然周正，但心底里他还是不情愿接受这个傻女子，丫丫不仅神经错乱，口齿也不太清楚，除了会说简短的字词外，就会嘿嘿地笑，一辈子要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还谈什么感情之类的东西呢？狗蛋除了假眼珠和家寒之外，好像还没什么缺点，他的脑子不比二狗蛋、三狗蛋差。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了，他从山里收了柿子，骑上自行车前往二百里外的省城去卖，车子颠簸了一路，到了省城柿子都被颠成了黄水水，他就一勺一勺地卖柿子汤；在省城做完生意回家，他不想骑车子了，就跪在路中央拦大车，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说自己父亲病了正在医院抢救，让司机行行好驮他一程，这样的境况哪个司机能忍心看着不管地走了呢？其实他的父亲早在几年前就去世了。狗蛋脑子里的活点子太多，他并不满足于当时的生活状况，改革开放让他觉得自己有了闪展腾挪的机会，他相信好日子的来临不会太久。

他不愿接受傻丫丫，可他娘和他弟弟二狗蛋不同意，他们反复劝说狗蛋留下丫丫，好为他们家续个香火，况且又不需要花一分钱，自家的条件你狗蛋又不是不知道。尽管心里百般不情愿，但狗蛋看看家里的光景，再想想娘和二狗蛋的话，咬了咬牙还是答应了。他最初心里是这样想的：先迁就着把丫丫留下，如果以后遇到好的就把丫丫送出去，再把好的迎进来。

狗蛋知道自己在院子里的叫喊不起作用时，丫丫的叫声已经从刚开始间隔二十分钟一次到了十分钟一次，又到了现在几乎每隔五分钟就叫喊一声，狗蛋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骑上车顶着飞舞的雪花就向接生婆家驶去。

接生婆不在家，到邻村接生去了。他又骑车飞一般地往家返，他骑车飞快，丫丫和她

肚子里的孩子牵着他的心，想到孩子他就很激动，四十岁的人终于有了自己的骨肉。

此时家门口围了一堆人，已听不到丫丫的叫声，却听到清脆响亮的婴儿哭声从房里传出。狗蛋把车子一扔就向茅房冲去。

邻居二婶正半蹲着抱着丫丫，丫丫脸色惨白，整个身体看上去僵硬发凉，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两腿张开，啊啊啊地低吟着。狗蛋心惊胆战地向茅坑看去，茅坑里汪着一滩黑红黑红的血水，他觉得自己的脑袋昏了一下，心也在一瞬间剧烈地疼起来。

“拿大锄去啊，孩子生到茅坑里了！”二婶向他命令道。

大锄拿来了，狗蛋抖抖瑟瑟地把锄头伸向茅坑，费了好大的劲，锄头才挂着婴儿的脐带钓上来，顿时污臭的气味在狗蛋的鼻子下弥散开来。孩子的胎盘、脐带与身体还连结着，狗蛋本能地朝孩子的下体看去，是个女孩，他在心底轻轻地哦了一声，女孩也好，第一胎嘛，生儿子以后有得是机会。有邻居打来一盆温水，年老的邻居给孩子剪了脐带包扎好，放在盆里清洗，又有邻居拿来棉花裹住孩子进了屋里。

狗蛋的娘在另一条街的邻居家摸纸牌，听到别人传来的信儿，急急忙忙往家赶，远远地看见自家门口站着许多人，心里开始发慌了。她的腿有点软，走近了，看见雪地上两条鲜红的血路滴滴答答地从茅房延伸到自家院子里。

狗蛋用牛眼样的大眼瞪了一下刚进门的母亲。丫丫躺在炕上，正安详地看着自己身边的女儿，孩子正睁着一双乌溜溜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明亮的世界，此时丫丫不像个神志不清的傻女人，她正沉浸在一种非常满足的衰弱中。狗蛋娘自知理亏，赶快给丫丫张罗着做饭。

人们认为狗蛋的婆娘丫丫是个疯子，但狗蛋却不这么认为，丫丫除了小时候得过脑膜炎不会说话不讲卫生外，狗蛋还没发现丫丫有什么缺点，她从不打人骂人，也不往远一些的地方跑，如果给她把身上收拾干净，根本看不出是一个脑子有病的人。丫丫的身体

尤其让狗蛋着迷，晚上，当她白皙圆润的身体展现在狗蛋面前时，他便有像触了电一样的惊厥，晚上的丫丫，看不出她的傻模样，在狗蛋眼里，她身体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她脑子的神志不清。

从结婚到现在，丫丫娘家一直按时每月把二十元生活费寄过来，其间她的父母还从省城来看过丫丫一次，看着她整日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婆家人对她也很好，他们就放心地回去了。有了每月二十元的来源，狗蛋娘一心一意地照顾着丫丫，丫丫坐月子期间，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她们母女二人的起居。

但狗蛋娘不让孩子吃丫丫的奶，她怕孩子吃了丫丫的奶后也成了傻子。丫丫两个乳房又憋又胀，滚圆滚圆的，憋到一定程度，雪白雪白的乳汁便会如决了堤的水流泻而出，丫丫胸口的衣服因此总是被浸得湿漉漉的，屋里弥散着一股浓浓的乳香，闻到奶香的孩子忍不住一次次地寻找着那种香甜乳汁的来源地，并撅起小嘴巴抽动小鼻子往有乳香的丫丫身边拱，每当此时，狗蛋娘便会抱起孩子，把自己早备好的山药加糖的面糊糊喂给孩子吃。有时候，丫丫会趁狗蛋娘出去的时分偷偷地把孩子抱到怀里，捋起衣服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孩子就像饿了好久好不容易捕捉住食物的猎物，咯咕咯咕地吮吸起来，孩子吃奶时咂吧出很大的响声，两只肉嘟嘟的小手还在丫丫的乳房上抓捏着，这让丫丫很受用。她看着孩子的贪婪样，嘴角露出了妩媚的笑容。狗蛋娘回来了，她看见丫丫怀里的孩子，气不打一处来，抱起孩子就向丫丫瞪起了眼睛，并斥道：“傻子，你知道吗？孩子不能吃你的奶，你要再喂她我就饿死你！”狗蛋娘说这话时狠得很，木然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丫丫仰起可怜的目光，她听懂了婆婆的话，然后仓皇地低下了头。

因为孩子的吃奶问题，狗蛋和他娘有过分歧。狗蛋说：“妈，让她给孩子吃奶吧。”

狗蛋娘说：“吃成傻子怎么办？你伺候她一辈子？”

狗蛋无语，隔了一会儿又说：“妈，她的奶憋得厉害，就让孩子吮吮吧？”

狗蛋娘说：“挤了喂给猪吃！”

看着孩子，看着自己肿胀的奶子，丫丫的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她躺着，眼睛失神地盯着天花板，有时候她也会跪在炕上，纤细的手指紧紧地抓着窗棂，痴痴地看着窗外，院子里的铁丝上晾晒着孩子各种各样的尿布，她喜欢看那红红绿绿的尿布片在风中舞动的样子，那时候她的眼神就无限温柔。她跪着累了，看窗外的尿布看累了，就会又躺下来，神色哀伤、目光呆滞地继续朝着天花板发呆，或看看熟睡中的孩子。孩子睡得正香，还在做各种各样的面部表情，或皱眉或微笑。

丫丫开始绝食，她用拒绝吃饭来反抗婆婆不让她奶孩子。狗蛋娘端进来一大碗疙瘩汤时，丫丫正若无其事地把一大卷卫生纸扯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纸片往炕上和地上丢。

“吃饭了。”狗蛋娘把碗放在炕沿上。

丫丫不屑地看了婆婆一眼，又继续着她的游戏。

“你疯啦？”狗蛋娘板起脸呵斥：“好好的卫生纸糟蹋做啥？”

丫丫抓起撕下的一大捧纸片儿伸手一扬，纸片纷纷扬扬落到地上，下雪一样。丫丫嘿嘿地笑着，不再理会婆婆。

狗蛋娘一把夺过剩下的卫生纸塞在柜底。丫丫就势躺下了。

“吃饭！”婆婆以家长的语气再次呵斥。

过去，丫丫一直很怕婆婆生气，婆婆一生气丫丫就会悄无声息地听话，可现在丫丫翻了个身把脊背冷冷地给了婆婆。

“不吃？不吃省下，饿吧你！”狗蛋娘也生气了，掀起门帘一闪走了出去。

那一大碗疙瘩汤蔫塌塌地放在炕沿上，最后稠糊成一个碗坨子。

傍午时分狗蛋娘再次走进来，见疙瘩汤一动没动地在那晾着，拿出去悄悄地倒在猪食盆里。丫丫绝食的事，狗蛋娘没有告诉狗蛋，她怕狗蛋对自己瞪眼。

一连三天丫丫不吃饭，无声地反抗着婆婆，两个乳房已经没有前日的滚圆了。

狗蛋哼着小调下工回来，他娘把一大碗饭端给他。

狗蛋问娘：“孩子睡啦？”

狗蛋娘讪讪地答：“没有，两条腿蹬着被子玩呢。”

狗蛋咧嘴笑了笑，端着碗进了他和丫丫的屋。

丫丫一见狗蛋，泪珠子便嗒嗒嗒地流了下来，委屈得很。

狗蛋嘻嘻哈哈地说：“怎么啦？一天不见你就想我了？哭什么哭？”

丫丫泪水就更多了。

“妈！”狗蛋朝屋外大声喊。

狗蛋娘碎着小步风一样刮了进来：“我，我又没咋的她。”人还走在门道里，声音已经传了进来。

狗蛋瞪着眼看着进来的娘，孩子的被子被蹬得一团糟，狗蛋娘给孩子把被子掖好，说：

“丫丫她，我也没咋的她，她就赌气不吃饭了，我能咋的她？”

狗蛋脸上已经挂霜了，黑唬唬的，她瞪着娘，再瞪着丫丫，最后又把眼睛瞪在孩子身上。

狗蛋娘也生气了：“她不就是想奶孩子吗？让她奶去吧，把孩子奶成傻子你不要怪我！”

狗蛋这才知道丫丫绝食竟然是为了孩子吃奶，心里一下子高兴了，一个疯子能想到这些真不容易。狗蛋回头做娘的思想工作：“妈你想，孩子吃她两口奶就能吃成傻子？如果她是傻子，那她一生下来就是傻子，如果她遗传了我的聪明，那吃奶也吃不成傻子。丫丫是后天得的脑膜炎，她根子里的基因是好的，况且母乳有很高的营养。”三说两说，说得娘没话了，最后老太太只回了一句：“反正我给你丑话说在前头，孩子吃奶吃成傻子你不要怪我！”

狗蛋娘照看着孩子，狗蛋叫孩子毛毛，后来毛毛就成了孩子的正式名字。

村里有个地方叫拐角子，是个略带拐弯的十字路口，为排水，路面铺就时地势西高东低，老人们常常坐在拐角子口晒太阳。不知何时年轻的丫丫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遇到村里有婚丧嫁娶敲锣打鼓的，她就嘿嘿地笑，然后跟着队伍疯跑一气。更多的时候她与老人们一起呆呆地坐着，一个个缩着脖子抬头望着从东到西的太阳。有时候丫丫会听他们扯着村里的新事旧事，陪他们用苍老的嗓音打发乡村漫长的日子。

每天吃过早饭，狗蛋就到后山的小煤窑炸煤炭去了，狗蛋前脚出门，丫丫后脚就来到拐角子，家里就只剩下狗蛋娘和毛毛。一个傻子，狗蛋娘从不指望她能为家里做些什么，她只期待再过一两年，丫丫能为她添个带把儿的孙子。

毛毛长相跟了她娘，脑子跟了她爹，两个算得上是残疾的夫妇生下了一个漂亮聪明的孩子。毛毛会说话后，每天晚上奶奶都要用土语很浓的本地话给她讲村里几辈人流传下来的童谣或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第二天毛毛就能咬字很清楚地一字不漏地背下来。狗蛋和他娘都很吃惊，心里十分自豪，日子过得松点紧点无所谓，丫丫傻点疯点也无所谓，有毛毛这颗开心果他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毛毛两岁时会背她奶奶教的童谣，也会背邻居小姐姐教的唐诗。毛毛三岁的时候，在小姐姐的帮助下认会了二百多个汉字，她的快速长进让狗蛋惊叹不已，于是他便有了个决定，一定要让毛毛接受最好的教育，将来上最好的大学，好让这几辈子在土里刨食的农门里飞出一只金凤凰。

是时，国家刚出台计划生育政策不久，独生子女这个新名词在村民之间口耳相传，“只生一个好”走进了狗蛋的大脑，他对这个词作了细致入微的研究，想到娘的年纪越来越大，人口越多日子越紧，丫丫对家务事一窍不通等等，于是决定不再生二胎。毛毛就是他的命根，他要把毛毛培养成一个天才，不像村里有的人家，生孩子讲数量不讲质量，越生越穷，越穷越生，好日子没个盼头。

计划生育服务队来到镇里，为一胎上环、二胎结扎的时候，狗蛋背着他娘来到镇上，让计生委的医生把自己给扎了。狗蛋娘知道消息的时候，狗蛋已经被人用板车拉了回来，一同拉回来的还有县里奖给他家的一台蜜蜂牌缝纫机和一张写着“计划生育光荣户”的奖状。

狗蛋娘愤怒地在狗蛋爹的牌位前哭骂开来，狗蛋娘边哭边骂：“活人就要活个人气，没有人气你还活什么人？天爷爷，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呀？我可怎样去交待他死去的爹呀？”

狗蛋娘越骂越生气，越骂越有劲，街上都能听到她响彻云霄的骂声。狗蛋知道娘的怨气从何而来，毛毛再聪明伶俐毕竟是女孩，在农村，没有儿子会被人耻笑一辈子的。娘这一骂，狗蛋便有些后悔了，是啊，该怎么向死去的爹交待呢？

狗蛋与丫丫的夫妻生活与村里其他人的夫妻生活没什么两样，毛毛一直跟着她奶奶睡觉，这样狗蛋的夜生活便比别人的频率多一些。

狗蛋搞了一天爆破，回到家洗了手脸，吃了娘给他做的饭，再用湿毛巾在身上擦一遍，便钻进被窝，有时会看一会儿武打书，放松一下劳累了一天的身体。丫丫比他睡得早，因为傻，因为思想单纯，躺到炕上不一会儿就会歪在枕头上香香地睡着。狗蛋看书困了，把书随意一扔，闭上眼睛，用不了二分钟也会打起呼噜。半夜醒来，看到面容姣好的丫丫，他便会抚摸丫丫的身体，吻她的眉毛、鼻子、嘴唇，直到睡梦中的丫丫傻傻地笑、傻傻地迎接、傻傻地绽放她迷人的身体。狗蛋觉得他很幸福，比起村里娶不起媳妇的光棍们，自己太幸福了。

谁也不知道丫丫又怀孕了，依旧是狗蛋出门做工，她出门到拐角子口与那些老人们一起晒太阳，她没有一点妊娠反应的迹象，直到肚子凸显出来。最先发现她怀孕的是狗蛋娘，丫丫的饭量呼呼地增长，困了倒头就睡，白天睡得慵懒，晚上睡得踏实，直睡得稀

里糊涂。狗蛋娘把自己的疑惑告诉儿子，狗蛋就像被人用木棍打了一棒一样愣住了，丫丫背着他失去了“贞节”，丫丫在自己心里的美好位置瞬间轰然倒塌。

狗蛋铁青着脸，脸上的肌肉横着，眼睛再次瞪得老大，露出凶恶的光，他好像要扑过来撕丫丫的脸，丫丫看他的样子是藏不住的害怕。

狗蛋的手扬起来，丫丫觉得自己在狗蛋的双目下矮了一截，狗蛋瞪起的双眼血红血红的。后来他把手放了下来，在家中来来回回走了几圈后，拿起桌子上的一只玻璃杯，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那只杯子上，狠狠摔在地上，砰的一声，玻璃碎了一地，他又拿起一只，砰的一声，地上又加了一层碎玻璃，接连摔了几个杯子，丫丫的身体像遭受打击一样，捂着脑袋抖一下，再抖一下，接连抖了几下后，傻傻地呆在了一个角落一动不动。

再没有可以摔的杯子了，羞辱感让狗蛋的心要爆炸了，他气喘吁吁地盯着丫丫，他的脚朝丫丫飞过来，一股风一样，丫丫吓坏了，捂着脑袋颤抖着把身子又低了一截，狗蛋的脚却没有落到丫丫身上，而是扎扎实地踢在了地上的饭桌上。木头撕裂的声音过后，丫丫眼睛眯开一道缝，偷偷抬起头看了一眼狗蛋，狗蛋金鸡独立般地站在地上，脚上的一只鞋子飞得老远。他单跳着走近丫丫，捶着她狠狠地骂：“你这个贱货，是谁造的孽啊？你去死吧你！”他骂得天昏地暗，丫丫觉得自己的末日就要来到了。

“你说啊，到底是谁？”明知道丫丫不会说话，他还是摇着丫丫的头喘着气问她。泪水哗哗地从丫丫眼中飞出来，她怯怯地看着他，没有回答。

“你说，你说啊！”丫丫肩膀的肉被狗蛋使劲揪着。泪水从丫丫眼中汹涌流出。丫丫没有回答。

狗蛋拽住丫丫的头发向后扯她的脸，他眼睛盯着丫丫，丫丫看一眼狗蛋又慌忙闭上，还没来得及再睁开，丫丫觉得眼前冒着一道金光，紧接着是眩晕般的疼，她倒退几步跌在地上。

狗蛋把丫丫提起来：“出去，你给我滚出去！”狗蛋指着丫丫的鼻子恶狠狠地大声说，并且向她使劲地挥着手，仿佛要把她挥到九霄云外。丫丫脸上挂了黑青，狗蛋让她滚，她站着没动，狗蛋就把她推出屋，又连推带搽地推出院门，转身把门闩住了。

丫丫坐在门口的一块长石头上，流着泪一动不动，天渐渐暗了，太阳收起最后一道光芒，躲到了西山背后。漫天的黑暗来了，她怕得不行，但仍坐着没动，直到夜深人静，她把自己坐成了一个黑暗中的影子。

狗蛋翻来覆去睡不着，自己在计生站结扎后被娘骂了很长时间，又被村人耻笑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不能生儿子了，娘都快跟他断绝母子关系了，终日对他爱理不理的。自己主动去结扎是想让家里省心一些，可现在丫丫出了这等事，能省心吗？他想丫丫肚子里的孩子，想给丫丫肚子里下种的那个人是谁，村里没有多少人家，村里的所有男人在他脑子里过滤了个遍也没过滤出是谁，他过滤到的每一个男人都似乎不可能，又觉得可能，他同时把丫丫每天的行动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他糊涂了，丫丫是糊涂蛋，此时狗蛋的脑子也像灌了浆糊一样糊涂了，比丫丫都傻。

半夜一点多，狗蛋仍睡不着，他蹲在院子里吸烟，明明灭灭的烟头熏着他的指头，烧着了我的心，他打了个激灵出了院子。

丫丫蜷缩着腿，窝在长石头上雕刻一样，她躺着的姿势在黑夜的映衬下异常孤单，她黑黑的影子犹如一个没人看管的孤儿一样可怜。一瞬间的怜惜，让狗蛋的眼睛模糊了，毕竟她是女儿毛毛的母亲。狗蛋拖起丫丫，丫丫蜷缩在肆意横行的泪水里。

那个年代堕胎不易，狗蛋只能强忍心里的耻辱让丫丫把肚里的孩子生下来。好在是冬天，丫丫穿着臃肿的衣服掩盖了不少外人的眼睛。

丫丫分娩是在腊月的一天凌晨，狗蛋正在做着让他心里充实的梦，梦是这样的：在他家的四合院里，一棵一棵的核桃树上结着硕果累累的青皮核桃，一种奇特的香味弥

漫着整个院子。美丽的梦正兴奋着狗蛋的神经，一种稀稀拉拉的声音把他唤醒了，这种声音的召唤让他心里很不舒服，因为梦中的他正徜徉在核桃丰收的喜悦中。声音传来，狗蛋美丽的梦飞快地从他的大脑中后退而去，他眯开眼睛，透过微微的光，看见丫丫睁着眼睛张大嘴巴，正痛苦地呻吟着。

阵痛开始以后，丫丫还用力憋着，过了一会儿她挺不住了，浑身上下疼出了一身汗，她脸上表现出一种惊吓的神色，惊吓得她不知所措。

狗蛋叫醒了娘，娘不让他去叫接生婆。在农村，像娘一样年纪的太婆都会接生，娘说只有她才妥贴又保密。当丫丫的身体被汗水泡出来的时候，狗蛋娘低声命令丫丫使劲，再使劲，胎儿的身体刚一落地，还没等到孩子第一声清亮的啼哭，狗蛋娘就用一双枯干的老手用力一掐，孩子便没气了。在门道里听动静的狗蛋听不到丫丫的叫喊，只听得一声轻松的长叹被释放出来，却没听见孩子的啼哭。

娘掀起门帘出来，把一个用旧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包递给他：“快去埋了吧，要走得远远的埋了！”

“孩子死啦？”狗蛋眼睛瞪得更大了。

“是个死胎。”娘若无其事地说。

“男孩女孩？”

“男孩！”

狗蛋这才知道丫丫生了一个带把的死婴，扑面而来的难过在心头升起。

怀孕事件发生后，狗蛋和他娘都在心里对丫丫有了很大的成见，尤其是狗蛋娘，如果不是丫丫的父母每月按时把二十元生活费寄来，她真有心思把丫丫打发走，可她没有把丫丫撵出家门，她和狗蛋决定把丫丫锁在南房里，每日给她按时吃喝。

刚开始丫丫受不了锁头的约束，站在房里嚎哭，是那种没有眼泪只是干嚎的哭喊，喊

累了就默默地休息一会儿，再干嚎，尤其到了晚上，那凄厉的声音很吓人，嚎得四邻都有了意见。狗蛋只好晚上把她接出来，接到他和丫丫的房子里，白天时再把她锁回去。

丫丫觉得干嚎不起作用的时候，又开始不吱声，是一句话也没有，狗蛋娘或狗蛋进了屋，她理都不理，头发散乱着，一丝不挂地躺在炕上一动不动。狗蛋娘生气了，尤其是见丫丫一丝不挂的模样，气就不打一处来，眼睛里快要起火了，火气腾腾往上蹿，她上炕扯起被子盖在丫丫身上，好像是她自己成了裸体的人，羞得脸都红了。即便这样，丫丫依然一动不动，也不睁眼，直到狗蛋娘大声骂起来，唾沫星子溅了她一脸，丫丫才将眼皮眯起一道缝，用失神的目光看了看婆婆，又直挺挺地躺下去。她怔怔地望着黑乎乎的墙壁，或默默地望着长满蛛网的角落，复又闭上眼睛沉沉睡去。

丫丫被终日不见阳光的房子养得又白又胖，在南房里锁了几个月后，丫丫再一次怀孕了。这下狗蛋和他娘都高兴了，他们感谢计生站的医生没有给他结扎干净，村里的人也知道丫丫终日被锁着，没有人嘲弄和讥笑他们了，丫丫怀孕的事情便成了天经地义。

经历两次分娩，丫丫显得更加镇定，她死死咬住嘴唇，拼命配合着接生婆，最后身体一轻，孩子出来了，是男孩。喜得狗蛋看她的目光都温柔了许多，但是丫丫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哗啦啦一泄而出。

最高兴的还是狗蛋娘，她首先在狗蛋爹牌位前烧香叩头，嘴中念念有词：“老头子保佑，老天爷保佑，上辈子行善积德了，命中有儿就是有，都结扎了还生下了儿子。老天爷保佑我孙子没灾没难没病没痛，健健康康长大成人……”

毛毛和弟弟鹏鹏一直跟着奶奶住，奶奶对他们寄予了很大希望，尤其是对鹏鹏，她给鹏鹏的脖子上系了长命锁，鹏鹏走在哪她就跟到哪，人们说鹏鹏是他奶奶的肉尾巴。在毛毛和鹏鹏幼小的心灵里，母亲是个傻子，很多时候，狗蛋娘与孩子们说起丫丫，总是疯婆子疯婆子地叫，从来没有说过你娘如何如何。狗蛋娘在平常的言传说教里，也让孩子

子们以为丫丫只是一个寄居在他们家的傻子。

转眼鹏鹏六岁了，他是一个聪明、调皮又捣蛋的孩子，平日里爬高爬低上房掏鸟，小胳膊小腿上经常是一块青一块紫，狗蛋娘为了他的安全可没少操心。

狗蛋的四合院上房是三间老窑洞，窑洞已有好长时间没人住了，破砖的缝隙里长满了一人高的草。窑洞西屋窗户前有棵果树，谁也不知道果树的年龄，狗蛋记得他小时候果树就是现在这么粗，果树结的是夏果，每到六七月就开始发红，吃一个满嘴生甜。

那年麦子丰收了，狗蛋和他娘都到村里的麦场打麦子去了。家里只剩下丫丫和六岁的鹏鹏。丫丫睡了一觉，醒来眯起眼睛从窗户玻璃望出去，看见西房屋顶上站着鹏鹏，头都大了。鹏鹏在摘半红的果子，他的背心在短裤里掖着，他摘一个果子往背心里放一个，再摘再放，背心里已经有几十个果子了，撑得背心滚圆滚圆的，小孕妇一样。

丫丫一骨碌爬起来，蹑手蹑脚走出屋子，爬上正窑的楼梯，从正窑跑到连接的西房屋顶，一把搂住鹏鹏，搂得紧紧的往楼下跑，倔强的鹏鹏挣扎，企图挣脱丫丫的胳膊，背心里的果子滚了一溜。直到下到院里，鹏鹏仍有再上西房顶摘果子的心思。丫丫随手抓起一根高粱棍打鹏鹏，打得鹏鹏撕心裂肺地哭喊，整个街上都听得见，丫丫打他的手却不停，高粱棍都断了，邻居们来了，看到鹏鹏屁股上红一道紫一道的，往开拉丫丫的手，丫丫不管不顾，板着脸，头发竖直，眼珠子愤怒得就要掉出来了。邻居们说丫丫是疯了，一个力气大的男人一把扭住丫丫的胳膊才将她打人的手停下来。鹏鹏在哭，委屈地哽咽着，身子一颤一颤。丫丫却走到水缸边，舀起一瓢水呱呱呱一阵痛饮。

狗蛋和他娘一阵风一样刮回来，狗蛋娘没说话，给了丫丫两个响亮的耳光，丫丫觉得自己有理，高昂着头不理睬婆婆。狗蛋拉住他娘的手说：“她不懂事，你也不懂事？你打她干吗？”

狗蛋娘回答：“她打鹏鹏，她打鹏鹏不对！”

狗蛋说：“她为甚打鹏鹏？鹏鹏上房摘果子就对吗？掉下来怎办？掉下来就完了！”

狗蛋娘依然有她的理由：“鹏鹏是孩子，鹏鹏是我的心头肉，我不能让他受委屈！”

下午狗蛋不让娘去打麦子了，他怕鹏鹏再惹事，索性让他娘照看鹏鹏，想起来都后怕呢。狗蛋娘抱着鹏鹏，看着鹏鹏身上血红的印痕，心疼得直掉泪。她板着脸骂丫丫：“你还是当娘的呢，你凭啥打孩子？”

狗蛋娘指着丫丫数落着：“滚吧你，滚得远远的，我不想看见你，别再回来！”

丫丫坐在板凳上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一言不发。

第二天丫丫出门后没有回来，她失踪了。

刚结婚时狗蛋怕丫丫走失，曾在她衣兜里装过两年多的纸条，纸条上歪歪扭扭写着家里的地址，但几年过去了，丫丫从没走失过，那张纸条便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后来狗蛋便再也不往她身上装纸条了，没想到纸条在该派上用场的时候却没有有了。

身边没了丫丫，狗蛋突然觉得自己的心也空了下来，晚上看着空荡荡的炕头，他整个人都失魂落魄。于是他放下手中的活计去找丫丫，几里以外的人们都能听见他叫喊丫丫的声音，他的声音清脆响亮，听着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在体内滋长。几天过去，狗蛋的声音几近沙哑，可仍然没有丫丫的影子或声音传来，路上问了许多人，都说没见。周围村庄都找遍了，狗蛋向更远的村子找去。

在一个名叫凤城的村子，有人告诉狗蛋，说前几日见一个疯女人在村里逗留过。狗蛋把寻找的目光投向村子的每个角落，接着他不得不又把清脆响亮的声音传出去。狗蛋叫喊丫丫的声音被清脆地传出老远，震得他的耳朵也嗡嗡作响，在他就要失望的时候，他看见他的丫丫从一条小路由远而近，被风吹着一样飘过来，狗蛋飞奔着向丫丫跑去，双手紧紧抱住丫丫，一声声喊她的名字。丫丫也紧紧抱住狗蛋，生怕他跑了似的，并将头拱进狗蛋怀里，呜呜呜地放声大哭起来。

狗蛋松开丫丫上下打量她，丫丫嘴唇裂了，流着血，身上的衣服早已褴褛得不能遮体，衣服上沾着草叶、泥土和灰尘，明亮清澈的眼睛荡着一层水雾。狗蛋双手搭在丫丫肩上，两人面对面地看着，他们站在傍晚的淡淡炊烟中。几天时间，丫丫除了喝水外，粒米未进，她的脸和身体消瘦了一圈。回到家狗蛋娘做好饭，丫丫端起碗就吃，不停地吃，饭量大得惊人，吃完后把碗一丢睡了。狗蛋坐在炕头，握着丫丫的手不一会儿也沉沉睡去。

村子东头是打麦场，打麦场是孩子们的乐园。暑假里的一天，毛毛、鹏鹏与村里的好多孩子在打麦场玩。大中午的，孩子们玩得忘记了回家吃饭。毛毛的奶奶让丫丫出去叫回两个孩子。毒辣的日头烤着人，丫丫戴着一顶草帽走进打麦场，用满是焦急的目光寻找着毛毛和鹏鹏，看到丫丫，许多孩子都嘻嘻哈哈地笑起来，丫丫是适时送给他们的开心果，他们觉得逗弄丫丫是一件挺开心的事，这个拽一下丫丫的头发，那个抹一把丫丫的脸，还有的学丫丫叫几声，都觉得很兴奋。

带头起哄的冰冰说了一句顺口溜：“下雨咧，打泡咧，王八戴着草帽咧。”

同时有其他孩子附和道：“不下雨，不打泡，丫丫戴着大草帽。”

孩子们哄堂大笑起来，一个个笑得东倒西歪。毛毛和鹏鹏的脸涨得通红，姐弟俩一起向嘲笑他们的孩子们痛骂，尤其是鹏鹏，愤怒的目光直视冰冰，冰冰却不甘示弱，走到丫丫跟前一个劲地撩拨她的头和脸，并夸张地模仿丫丫啊啊的声音。毛毛抢过丫丫头上的草帽，顺手蒙在冰冰头上，鹏鹏抡起拳头猛地朝冰冰头上砸去。被蒙了眼睛的冰冰伸出一只脚，猛地一脚踢在毛毛的后腿上，毛毛被摔在地上。

“哇”的一声长啸，没等孩子们反应过来，丫丫随手给了冰冰几个响亮的耳光，冰冰的脸噼噼啪啪地响起来，而后丫丫像押解犯人一样扭着冰冰的胳膊，让他跪在地上。刚开始冰冰还竭力反抗着，这更激起了丫丫的愤怒，她使劲摁着冰冰的头，让他的额头和鼻子抵着土地，摁一下，抬一下，摁一下，抬一下，最后冰冰变成了大灰脸，鼻子流出

了鼻血，他撑不住了，开始求饶，丫丫丝毫不理会他的求告，一把抱起他的身子重重地扔在了麦场中间的麦垛中。

丫丫的疯狂吓坏了其他孩子，好多孩子被吓哭了，她全然不顾，回头拉起毛毛和鹏鹏，顶着炙热的阳光，炫耀似地扬起头走了。路上，毛毛和鹏鹏以胜利者的姿态谈论着这场斗争，丫丫听着他们的谈话，孩子似的脸忽然红了，又咧着嘴角傻傻地笑了。

从此以后村里的孩子们再没有谁敢逗弄丫丫，毛毛和鹏鹏对他们的娘也越来越好，没事时就与丫丫聊天，虽然丫丫不会说话，但孩子们的话她听得懂，尤其是孩子们跟她聊天时露出的笑脸最让她欣慰。

丫丫是怕她婆婆的。丫丫打冰冰惹了乱子，婆婆知道后曾恶狠狠地骂过她。丫丫在家待的时间就更少了，更多的时候她与村里的老人们一起在拐角子坐着晒太阳，德高望重的七十多岁的老村支书也坐在那里打发剩余的日子。大部分村民都下地了，于是把没人照看的五六岁的小孩托付给拐角子的老人照看。丫丫非常喜欢小孩，一见到别人家的孩子就傻傻地笑，有时还拿个指头逗弄孩子的小脸，但没有一个老人愿意让丫丫接触自家的儿孙。

老支书的孙子叫亮娃，生下来就脑门发亮，因此取名，亮娃生来好动，聪明调皮，和村里的小朋友们在玩一种叫琉璃蛋的游戏。他们在平地上瞄准攻击，按照一定规则，一颗琉璃蛋打住另一颗琉璃蛋，这样就赢了对方。马路上的亮娃正玩得兴起，因为他攻击到了另一个小朋友喜娃的琉璃蛋，兴奋地去捡自己的战利品，此时西面一辆四十吨的拉煤车呼啸而至，司机看到亮娃立即紧急刹车，哪知地势西高东低，汽车随着刺耳的刹车声迅速向亮娃撞去，十米，八米，六米……在场的人们个个都瞪着双眼大张着嘴，呆了，空气也在那一瞬间凝固了。亮娃的爷爷老支书更是，眼睛和嘴巴像中了风似的一动不动，就在拉煤车离亮娃不过四五米时，丫丫，全村人都认为是傻子的丫丫一个箭步冲上去，

迅速抱起亮娃，由于惯性，她一头栽到了对面的砖墙上，砖墙上一片血迹，四周的人们全部冲了上去惊呼，是丫丫，是傻丫丫救了老支书的孙子亮娃。

丫丫受伤了，她怀里的亮娃被丫丫死死抱在胸前。十几秒钟后，丫丫竟然爬起来了，虽然很疼，但看着怀里的亮娃，她傻笑了。丫丫她自己当然不明白，无形之中她已完成了正常人难以完成的动作。此时，在几十名村民的眼皮下，接连扑通两声，老支书和驾驶四十吨拉煤车的司机，两个大男人朝着丫丫跪下了，他们都泪流满面，他们说，如果不是丫丫，这以后的日子真还不知道怎么过。

丫丫一个劲地傻笑，看着眼前两个男人的举动，丫丫也学着他们，与俩人面对面跪下了。

过后，人们把丫丫救人的事迹传说了很久，都说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也只有思想最单纯的她能做出那常人难以完成的惊世骇俗的动作。

日子就像有人在后面撵着一样，一天一天过得飞快。

其间，狗蛋娘病逝了，毛毛和鹏鹏一个上初三，一个读小学四年级，一家四口的日子很是艰难。在煤窑里搞了二十多年爆破的狗蛋不进山了，家里需要他每天按时给丫丫和孩子们做饭，不做饭的时候他就去地里种庄稼，村里的土地因为贫瘠，长不下几粒粮食，尽管他勤劳努力地翻遍了所有的土地，生活依然过得一天比一天紧。他们在粗茶淡饭中维持着平淡的日子。唯一让人高兴的是俩孩子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毛毛，长大了的毛毛不仅漂亮，也越来越懂事。

这不，她就要离开小山村了。初中毕业后，毛毛以超出分数线 20 多分的成绩考入省城的一所中专，她是沙河村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中专的人。这样的消息在附近的村子都引起了轰动，那时的中专在农村很火，只有考不上中专才会去上高中，考上中专预示着已经吃上了公家饭。

望着婷婷玉立的毛毛，狗蛋的心里比喝了蜜都甜，自己在山上二十多年下煤窑的苦没有白吃，他感叹自己三生有幸，祖上积德，感激冥冥上苍赐给自己一双好儿女。他的脸上也一片生机，牛眼睛看人的时候也就温和多了。

村人用羡慕的目光看着狗蛋，他们抢着跟狗蛋说话，希望沾点毛毛的灵气，村人即使不在他面前也会用这样的语气教育自己的儿女：“你看人家，瞎狗蛋、蠢丫丫生的孩子都能考上学，你为什么就不能？”

狗蛋从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威风，他想象毛毛学校毕业后留在了城里，嫁给城里人，女婿做了官，女儿坐着四个轮子的小车从城里回来看他和丫丫。想到这些他的心里就美滋滋的，仿佛毛毛真找了城里人，那个城里女婿真是大官，且真开了小车回来看他了。

开学日子一天天接近，狗蛋这才开始发愁，从来没有过的忧愁包裹着他的心，学校一次性缴纳两万元的学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此前乡长、村主任来过家里，乡政府和村委会都分别资助了五百元，但这离巨额学杂费还差很远。那些天狗蛋顶着火辣辣的夏阳，皱着可怜兮兮的脸，走遍了所有的亲戚，总算凑了一万元。剩下的一万他实在想不起该向谁借了，沙河村是个不大的村，村人靠种地维持生活，没有额外收入，向他们借钱，狗蛋开不了口。

德高望重的老支书给他带来了希望。他来到狗蛋院子里时，狗蛋一家正在吃早饭，见老支书进来，两个孩子忙紧张地站起来，老支书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小布包递给狗蛋说：“这是一万元，其中五千是那个卡车司机给的，剩余的是乡亲们自愿捐的，我知道你手头紧，一下子凑不够那么多，这是大家的一点心意，收下吧！”

狗蛋接过布包，零零碎碎的大钱小钱褶褶皱皱地装了一书包。毛毛的眼睛涌出一串泪水。

“孩子不哭，你为咱沙河村争了一口气，你要努力学习，将来工作后要好好孝敬你的

爹娘，他们是好人……”老支书话还没说完，毛毛更多的泪水涌了出来，她憋了很久的心情一下子释放开来。

开学日子到了，村委决定用敲锣打鼓的方式欢送山村有史以来第一个中专生。狗蛋到镇上给毛毛买了一个红皮箱，买了一套新衣，细心的他又把毛毛的日常用品都买了回来，包括女孩子家用的卫生纸。

狗蛋家里热闹了，邻居们都来了，他们把自己亲手做的各种各样的吃食给毛毛送来，有油炸糕千层饼，有煮熟的瓜子花生，有从地里刚摘回来的红枣和酸枣，狗蛋高兴地给邻居们散烟倒水，狭小的家里因众人的到来显得更加狭小，但很热闹。毛毛把用品都装进了皮箱，她收拾好，把皮箱立在门口，打量了一圈她生活了十几年的家。十几年来她家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想起奶奶，想起父亲、母亲和弟弟，再看看面前这些热情的好心邻居，她哭了。

狗蛋看着忙碌着的毛毛，心想女儿真的要离开自己了。锣鼓队已经在村委会等候多时，毛毛和狗蛋在邻居们的簇拥下来到村委会。

湛蓝的天空也像人的心情一样出奇地晴朗，披红戴绿的毛毛站在三轮车上，“咚锵锵，咚锵锵”，牛皮大鼓，红绸大铙，锅盖大小的铜锣，迎着古老的节拍传出有力的响声，锣鼓队尽情宣泄着心头的高涨情绪为毛毛送行。村人源源不断地涌来，一片节日景象。锣鼓队将绕村一圈后再送狗蛋和毛毛坐汽车去省城。

载着毛毛的三轮车来到拐角子口，十几年来，拐角子的老人们走了一茬又一茬，又一茬闲着没事的老人们结伴坐在拐角子口晒太阳，所有的老人都抬起了头，他们慈祥地朝着毛毛微笑。丫丫听见敲锣打鼓的声音传来，远远地就激动得嘿嘿傻笑，丫丫看见三轮车上披红戴绿的女学生，仍然嘿嘿地笑，笑了很长时间。毛毛脸上透着喜悦，但也隐藏着一丝掩盖不住的忧虑，尤其是看到她娘丫丫以后。

载着毛毛的三轮车缓缓向村外驶去，看着三轮车的背影，傻女人丫丫清醒了，她站起来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发疯地追向三轮车。毛毛忍不住回头看拐角子，看到她娘向她冲了过来，毛毛鼻子猛地一酸，泪水再一次流出眼眶，她下了三轮扑向丫丫，二人抱头痛哭。

毛毛走后，丫丫依旧每日坐在拐角子口陪伴那些晒太阳的老人们，她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看见有意义的人或事就会嘿嘿一笑，不笑的时候就傻傻地坐着，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

现在她坐在那不与老人们搭伴了，只是静静地坐着，那样子仿佛是在等待一个应该归来而迟迟未归的人，她固执地认为她要等的人会在某个时辰走近自己。孤单的时候，她会坐在那里看太阳照在地上的任何一个建筑物的影子一点一点地慢慢移动，她便在那日头寂静的移动中得以安宁，有时她会茫然看着山路尽头，她的目光懒散，而女儿毛毛一直盘踞在她的大脑里，毛毛的笑脸经常在她眼前闪来闪去。

阴雨连绵了半个月，老天终于露出笑脸，太阳晒了一周后，大地恢复了过去干净。

秋空中有清爽的风吹过，吹动着丫丫单薄的身影。她背着一个毛毛小时候用过的书包，那书包的颜色已褪成了由黄泛白的颜色。她斜挎着它向后山的东坡上走去，她的身影有一种与秋天气息一样的清爽和孤寂，她步履稳定，自从毛毛考上中专走了以后，她就不再到处乱跑了，变得越来越沉稳。远处的山上有红的、绿的、紫的、黄的风光，在她平静的眼神中异常美丽。

每年秋天丫丫都要到山上摘酸枣给毛毛吃，几年来，丫丫熟悉了山里地势，知道东坡上哪一处的酸枣好吃，她还知道东坡上一个地势较陡的地方的酸枣肉厚、皮薄、核小，毛毛最喜欢吃了。丫丫在往山里走的路上想起了毛毛，想着毛毛临上学时抱着自己哽咽着说：“妈妈你平时别乱跑，我一个月回来看你一次。”毛毛的学校在省城，离她们村

庄有二百里远，不是很近，但一个月往返一次的时间很充裕。丫丫不会说话，听力还是有的，孩子自小到大与自己的交流她能懂。也就是在不断的交流中，丫丫的傻劲一天天减少了。

丫丫飞快地走在一条山坡上，好像在蹿，她身姿轻盈，脚步敏捷，她知道她要去的目的地在哪儿，从她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对脚下的山路把握得既有耐心又信心十足。

离酸枣树越来越近了。秋风吹乱了丫丫的头发，有一缕被吹在她的嘴角，她就顺势含住，口含青丝的丫丫模样妩媚，如果不与她交流，现在的丫丫完全像一个漂亮女子，叽叽喳喳的鸟叫和着她轻盈的步子在山谷中回荡。

到了目的地，丫丫停下脚步，那棵曾经结过肉厚、皮薄、核小的酸枣树比去年长得更粗壮了，绿色的叶中点缀着不多几颗鲜红的酸枣，其余的大都被雨水淋坏了，尽管树上的酸枣没有去年的多，但一颗一颗犹如玛瑙，仍然在太阳下闪着光芒。丫丫激动起来，她沿着有些陡峭的山石向酸枣树攀援，最后一只脚落在山石上，一只脚搭在酸枣树上，摘一颗放进嘴里尝，嗯，还不错，仍然是去年的味道，枣肉好像比去年更厚更软了。她开始往书包里摘放。她一边摘一边想起第一次摘回酸枣后的情形，那时候她的衣服口袋里只装了两把酸枣，拿回去给孩子们吃。鹏鹏吃了一口就吐了，毛毛吃了几颗，笑着说：“又酸又甜，好吃，哪儿来的？”丫丫指指后山，摆了个自己摘的架势。毛毛没想到娘还会摘酸枣，由衷地赞道：“妈你真行！”丫丫脸上露出羞涩的微笑，毛毛看到娘的微笑非常漂亮。从此以后每年的秋天，丫丫都会去山里给女儿摘酸枣吃，几天时间能摘几书包，毛毛把酸枣在院里晒干，能吃很长时间。

秋风吹着丫丫的头发，也吹着她蓬乱的思绪，翻动着她为数不多的记忆。想起女儿，她加快了摘酸枣的速度，树上不多的酸枣让她有一种占有欲，能够得着的酸枣都被她摘进了书包。坡上的草，树上的叶，随着秋风起伏，正午的阳光依然很毒，丫丫衣服湿透

了。她一只脚踏在山上，一只脚搭在酸枣树上，在阳光照射的恍惚中，她看见女儿毛毛向自己疾走过来，她看见女儿笑嘻嘻地吃着她采摘的酸枣对自己说：“妈，真好吃！”阳光使丫丫有一种梦幻的感觉，她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女儿毛毛是自己等待的人，恍惚中，丫丫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女儿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她走了多长时间了？她看看书包里又大又饱满的酸枣，把两只脚撤了回来。

背着半书包酸枣，丫丫飞快地回家，她等不及了，她觉得女儿已经回来了。

轰隆隆的雷声由远而近，秋天的天气难道也像小孩的脸一样说变就变吗？空中刮起了东风，天边涌起了黑云，泼墨般将天空遮得严严实实，白天一瞬间变得像是夜晚，一会儿倾盆而至的大雨瓢泼一样直冲丫丫身上扑来，丫丫吓坏了，她加快脚步往家赶，一身泥一身水地蹒跚在弯曲的山路上。身后喇叭口的峡谷里传来了山洪倾泻的咆哮声，一会儿功夫，来势凶猛的洪水劈头盖脸地冲向丫丫。

谁也没有听清最后的丫丫叫喊了没有，她变成了一股风，变成了那个季节空寂山谷最后的主人。

（责编：杨振关）

嫁不出去的村姑

杜秀芹

—

她叫亚萍，她的名字和相貌一样靓丽。她中等个儿，身材匀称，特别是那张白晰的脸颊和那双大而亮的眼睛以及微笑时那对酒窝、披肩的长发，越发楚楚动人。一时间村花、乡花

成了她头上的桂冠。然而，岁月如梦。转眼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村花、乡花已无踪影。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亚萍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甚至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是生活欺骗了她？还是……反正她脸上写满了无奈。如今她已年近半百，但还是老处女。当人们有意无意提到她时，免不了说上几句：枉披了美人儿坯子；还不是穷斯文这山望着那山高闹的；这也不是那也不好，脸蛋子漂亮能当饭吃，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儿，剩下了吧。唉！话语中还带有几分惋惜。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当老师拿着她的作文当范文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地朗读时，同学们都向她投以赞叹的目光。这一刻，她便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成为一名作家！像冰心、谌容、王安忆……于是，她心里塞满了绿色的梦幻，那些梦啊，好甜好香……后来她写的散文《思念》在一家刊物上获得二等奖，这更激发了她追梦的信心和决心。

她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被乡政府聘为广播员，也算学有所成。乡里的重点工作、重点工程、工作经验、先进典型以及突发事件都通过她的笔写好投到县台、市台和有关报刊，看到一篇篇“豆腐块”，她又激动又兴奋，闲暇时她还看书、搞文学创作，大家都叫她“作家”，她心里美滋滋的。

这天是星期天，正好有两篇稿子要修改。她改了一遍又一遍，还觉得不满意，却又不知再改些什么……她放下笔，拿起一本书翻看着，却一页也看不进去，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儿。她拉开抽屉，看着一篇篇小说的退稿，如同坠入云雾，像掉进万丈深渊！她呆呆地坐在书桌旁，久久的，久久的。难道是自己太天真在做白日梦，难道自己根本就不是搞创作的料儿，难道……想着想着，两颗晶莹的东西在那双大眼睛里转了几转便越过眼眶，流到面颊上……几次，她都想放弃写作放弃追求，可心里总有种莫名其妙的不舍，她又觉得人活在世上，就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书上不是说吗，有志者事竟成！定是自己读书少阅历浅、生活经验缺乏，她坚信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她的作家梦一定能实现。

傍晚，亚萍徘徊在村外的林荫道上，宽宽的柏油路在脚下划了个弧儿又勇往直前了，两旁的白杨树，高大，挺拔，伟岸。晚风吹过，树叶刷啦啦地响着，宛如一曲美妙动听的交响乐。她竟哼出了“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她信步往前走着，那披肩的长发和蓝色的冰丝连衣裙随风飘舞着，更衬托出她婀娜多姿的身材。她顿觉心情舒畅许多。她抬起头，月色朦胧，几颗星星眨着神奇的眼睛，她走着、想着、看着，尽情地享受着夜色的温馨。

不知什么时候，乌云遮住了月色，遮住了星儿，遮住了整个天空。她下意识地望了望天，黑蒙蒙的，要下雨了。想着她急步往回走，没走多远，风大了，闪电划破夜空，随着一个个雷声雨下了起来，不一会儿她浑身上下都被雨淋湿了。

这时一辆大发车在她身旁停下。“快上车！”司机摇下了玻璃大声喊，随手打开前座的车门。

亚萍愣了一下，“我是徐扬，上车吧！”她这才记起他是她初中同学，便上了车。

徐扬边递过毛巾要她擦脸和头发上的雨水边说：“这么大的雨还往外跑。”亚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徐扬由于家里条件不好，父亲常年有病，干不了重活，他初中毕业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他种过瓜，追集卖过菜，在村里的包房组当过小工。但都是受大累不挣钱。后来，他干脆把自家临街的四间倒房腾了出来，装修好开了小超市。由于村子较大，开超市的就他一家，效益还不错。徐扬和亚萍一个住东头一个住西头，平时不大见面，徐扬要不说出自己的名字，她真就认不好他。这不，徐扬去县城取货又把前几回欠的账结清后，货主请他吃饭，才回来晚了赶上雨，恰巧遇上她，便把她拉了回来。

亚萍脱下湿衣服，顺便洗了个澡，换上一身素花的睡裙，斜靠在床上看书。

父亲去世早，哥哥已成家单过，从村南盖了新房，结婚就结在新房里。亚萍则和母亲住在老房。老房是三间，虽有些年头，但亚萍将房子整修一番：房的外面重新罩了一遍水泥面，

为防止水泥脱落还断了块儿。重新垒了院墙，为了严实安全，在院墙南侧留了门楼安上了绿漆的大铁门，平时只是套在里面的小门开着，到了晚上再关闭小门。院内墁了砖，由于庭院大，又在东侧盖了两间矮矮扑扑的小平房，一间为厨房，一间为卫生间。院子中央靠墙头处用砖砌了个花坛，还种满月季花儿，开花时整个院子香喷喷的，给人一种幽静清馨的感觉。室内重新刷了白，将东西屋的火炕换成了床铺并铺上了四件套，淡蓝色的窗帘垂靠在两边。外屋为客厅，摆着一套沙发和茶几；还把母亲屋她出嫁时的老式家具油了遍漆，更显得富丽堂皇。亚萍的屋里则摆放着办公桌和书架，书架上是排列整齐的书，办公桌旁是一把实木椅子，桌上是没写完的稿子。窗台上摆放着两盆儿吊兰，长得很茂盛。虽然房子老，但经过简单的装修和布置显得时尚、舒适、温馨。哥嫂常年外出打工，她便把抚养母亲的担子挑了起来。母亲端一杯水送到她面前：“下雨天还往外跑……”母亲嗔怪地说。

往常母亲把水放下就默默地离开，这回她站着没动。“妈，有事？”亚萍笑着问。老人叹了口气说：“你上了一天班，晚上还熬夜不说，你都二十八了，整天看呀写的，连对象都没个影儿，好小伙子都被别人抢走了，妈心里着急，怕你找不到合适的人家儿。”亚萍笑了，笑母亲为自己瞎操心。

母亲回自己屋了，她没再看书，却考虑起自己的婚事。唉，自己都二十八了，要不是母亲提醒，她还真没觉得有这么大。不错，像她这个年龄的人，她们大都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孩子，而为自己的家拼命挣钱，过好小日子……而自己呢？每天上班看书、写稿，也充实，也自在。但这跟搞对象结婚根本不冲突，何况自己又是乡里的临时工，终究有一天会被裁掉。长此下去，就像母亲担心的那样，还有好小伙子等着自己吗？岂不两耽误。母亲说得对，她得搞对象结婚，要有自己的归宿。

她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望着窗外的月色出神。说也奇怪，刚才还是电闪雷鸣，大雨滂沱，这会儿却又皓月当空，满天星斗，大自然真是神奇莫测。她真的不会自己搞对象。那

回，她买带鱼，那卖鱼的小伙子直勾勾盯着她，说啥也不要钱，她硬给，他只好收钱，回到家发现装带鱼的袋子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看中你，能谈谈吗？亚萍再也没敢去买鱼。她骑自行车下班回家，半路上，一个高大魁梧的小伙子，追上她：我等你好多次了，我没有恶意，只想和你交朋友。他的眼睛红红的，直视着她。像是要把她灼烧了。她忙说，对不起，我有男朋友。就这样，接二连三总有骚扰的，这样的人她不看好，起码这种方式她不能接受。她觉得都是脸蛋儿惹的祸。不用理睬。她又憧憬起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未来。反正已是末班车，可末班车怎么了，末班车也不能将就，她要有自己的条件和标准。她要找的对象要和自己兴趣爱好相同，要上进，要有理想，有修养，能干一番事业……这样生活在一起，才有共同语言，有情调，有味道。就像书里说的，那才叫幸福呢！

有些姐妹的生活就像两条直线，一条是挣钱，一条是侍候丈夫、孩子。还谈什么情趣爱好，整天忙死累活的，真叫她受不了，她从不羡慕她们。她们每每空闲时就跑来诉苦，唉！搞对象一定要长住眼……没结婚时他跟你低三下四的，要天上的月亮都给你摘，等结了婚立马原形毕露！现在世上就缺一种药，那就是后悔药。有的甚至控诉婆婆，怎么怎么事多，偏心眼儿，还会使唤儿媳妇……还专门对着亚萍说，告诉你搞对象千万甭凑合，一要看人，二要看家。一通后悔，一通怨天怨地，一通得怎么怎么“起义”。亚萍看的出她们嘴上这么说，可脸上却荡漾着喜悦和幸福。抱怨过后，又照旧该忙什么还忙什么，唉，大概这就是女人的生活！

二

为了一篇稿子她要去李村采访。采访豆腐大王——王卫平。一见面，他叫她亚萍，很亲切。他说，我跟你哥哥是同学，你不记得我？那时常去你家，你还小，有这么高吧。他用手

比划着。亚萍想起他来家找哥哥还在家里吃饭，妈妈老照顾他夹菜，把盘子里最大的鱼夹给他吃.....那时她恨他来家，把好吃的吃去不少。他和她打招呼，她也不理睬。

记得，她侧过头去看他，十几年过去了，时间在他身上没有留下多大的痕迹。他依然那么年轻，三十几岁的样子。刚毅俊秀的脸上漾着笑意。霎时间亚萍觉得大气、英气、帅气等形容词用在他身上都不为过。

他端详着她说，有很多年没见，没想到你长得这么漂亮。

她突然羞涩了。低声地、愧疚地说道，小时候不懂事.....

他似乎没有听到。他带她参观他的豆腐制作过程。他家的房子很多，有好几排，院子也很宽敞，也没栽什么树，亚萍在阳光底下静立，想着什么，王卫平站在那儿等她，他的影子打在她身上。

他们并肩走着看着，他跟她讲他的经历，说他如何起步，怎么赔本，怎么垂头丧气，怎么遇到他的妻子，怎么赚钱，怎么扩大生产规模，怎么成为豆腐大王。他说得有声有色，可她一句也没听进去。她时不时地凝视他，时不时敷衍他说，你真行。

哎，我说的怎么样？他的说话竟如此随便。她亲昵地拉着他的胳膊，好，你说的真好。他在看她，她吃了一惊，他也吃了一惊。那一瞬间，一切都昭然若揭了。在四目交接的一瞬间，她的神情是那样的仓皇。他装做很不介意的样子，笑了笑。

当他和她说话时，她抬起头礼貌地、客气地微笑着，而他却侧过头.....她知道有一些微妙的东西，在那一瞬间来到了他们的身体里。那几乎是无法言说的，也没有理由。所有的解释都是毫不相干的。也许这就是爱情！某个机关适时地打开了，存在于他和她之间。它像一个梦，似乎在那阳光底下，一切都被放大了，这虚弱的男女之情，一点一滴的被聚拢起来，在一个春日的下午盛开了，它是否有足够的基础和保障？它需要吗？他们偶尔相遇了。他们原本毫不相干。

她知道，他是不会说出那句话来的，她也不会。不到半天，半天的时间太短暂，一生也不够。他们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在他家的厕所里，她的眼泪出来了，很平静的一种哭泣，也不伤心，只觉得异常遥远，无力。在那静静的瞬间里，使得她能天高地远地想一些事情。她觉得自己格外清醒，她比任何时候都冷静、理性。她可以敞开自身的一切感情……是的，感情并不重要。在这个时刻，她尤其要追问，她这是怎么了？这一切从何而来？它是否真实？她是否有能力承受？她的感情虚伪吗？她敢承认吗？

她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她能找到答案吗？他们还没有开始，也许永远也不会有开始。这并不遗憾。在她以往的爱情史中，像这样擦肩而过的人太多了。可是这次总有一点不同……是不同的。它让她觉得疼惜。

亚萍的这次采访，什么也没有采到，她根本写不出什么稿子。回来后，有一阵子她写不出什么稿子，是沉浸在那次的采访里？还是追忆某种感觉，她说不清。

后来，乡长为她提亲，说他是私企的老板，干化工的，很有钱。还说他早就相上了她。因为是乡长提的亲，因为是企业老板，亚萍心里十分欢喜。她甚至憧憬起自己的未来。她若是嫁给他，他准能给自己建一所大房子，特别要有书房……他是老板见多识广、事业有成，肯定有素质、有修养，他们肯定会有共同语言，将来组成的家庭既温馨又浪漫。

见面那天她特意打扮了一下：眉毛画重了，眼线也瞄了出来，还涂了淡淡的口红。虽是三十岁的人啦，但脸色红润白皙，没长什么皱纹，看上去谁也猜不出她的真实年龄，经这一打扮越发显得美丽动人。那老板叫张有，甭看亚萍在乡里干了这么多年，她还真没见过他。他个头不高，肚子挺大，脑袋和脖子似乎连在了一起，那富态样儿一看就像大老板。乡长说，他为人忠厚，直脾气，人性好，你跟了他一辈子享福！乡长还说，你们要好好谈谈，着了解了解，千万不要顾忌他的面子。

“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喜欢你，不管你提什么要求，我尽量满足你……”他的声

音十分响亮。她想他还真够直的，刚见面就说这些，像是恋爱了多年，已到了谈婚论嫁似的。

亚萍扫了张有一眼，便羞红了脸，平时说话一套一套的她，此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心怦怦直跳，她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应对，只是笑了笑，露出好看的酒窝和整齐洁白的牙齿。

张有告诉她，他大她五岁，是张村人，原来成分不好，没人敢和她搞对象，改革开放以后，他市里有个亲戚干化工，效益不错。张有就通过关系把这个项目介绍给乡里，成为乡办企业，他也顺利当上了厂长，当时为乡里效力多年。那会儿，也有不少人为他提亲，有的甚至自告奋勇找上门，他都没看上。后来由于市场原因，企业一度不景气，再后来企业改制归了他个人，目前效益还说得过去。他笑眯眯地说，其实，我早就看好你了，前几年企业赔钱，怕你跟着吃苦，就没敢言语，生怕你嫁了别人，没想到老天有眼，也是自己有福气。他说着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他说他不急，让她慢慢想。

他走后，她满脑子里都是他。这个人行吗？他就是她托付终身的他！他相貌平平，谈吐一般，但他直率，不卖弄.....并且他看上了她，他还能满足她所要的。她又想起刚才见面时她的心怦怦直跳，听姐妹们说，那就是心动！就是自己对他有感觉。更何况自己这般年龄，早已错过了大好时光。可总感觉还缺少什么。

回到家，她把今天的事儿告诉母亲，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漾着笑意。忙说：“我看行，大几岁知道疼人，人家儿条件又好又实在.....再说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儿，你都多大了，能遇到他还真不错.....”母亲滔滔不绝地说着，总之，她老人家满意。最后她决定接触接触谈谈再说。

第二天，张有来找她，她正忙着擦桌子，她边干活边告诉他上班时间不要找她，别看领导说。他说他跟领导要好，不会说的。再者，他俩要是结了婚她就不用干了，他不指望她挣这几个钱。说着，他将她手中的抹布扔到盆里，抓住她白皙的手，放在他的脸上，又搂她。她挣脱了他，说：“别.....别叫人看见。”

“看见怎的，咱是搞对象又不是搞瞎八。”他声音很大，似乎生怕别人听不见。

“你……”她有些不耐烦，真想跟他纷争纷争。她又想昨天刚见面，今天就……她只想把他撵走，就耐心地说：“我还有两篇稿子得改，上边催要呢，晚上咱们再在一起”。他立刻高兴起来说：“那晚上我请你吃饭！”

张有走后，一股无名的怒火在她心里升腾，什么人啊，矜持一点不好吗？不是说不着急，慢慢考虑吗？刚见面一天就动手动脚，这人有没有谱啊！好像自己这就要嫁给他似的。她忙着写稿改稿，似乎忘了一切。下午还没到下班点儿，他又来了。

她上了他的奥迪车，坐在后座，他兴奋的开着车，还不停的从车窗上方的镜子里端详她，车子向县城驶去。

他在一家大饭店门口停了车。他说，就在这吧，这清静。

亚萍随张有走进饭店，服务员跟他打招呼，她听出他是这里的常客。他们来到最里边的单间，像是雅间。这间房装修很讲究，墙上有壁纸、有字画、还有窗帘。一进屋摆放着一个长沙发，沙发旁边是大衣架和茶几，屋中间是一个转盘式圆桌，桌上摆放着装有一半瓶水的小花瓶儿，瓶子里插着一束玫瑰花儿。她看出他费了一番心思。他不听她劝阻点了一桌子菜，还要了两罐儿啤酒两罐儿雪碧，他们边吃边聊。他不停地给她夹菜，她碗里的菜跟小山似的。不一会儿，他的两罐啤酒喝完了，他还想要，被她制止。她劝他和自己一起喝饮料，他不情愿地答应了。

他说自从昨天见面他心里就控制不了自己，厂子里的事他都懒得管。“你呢，想我吗？”他放下筷子深情地看着她说。她也放下手中的筷子看着他，头一次见面她没好意思瞅他，第二次见面，她只想让他离开，没顾上瞅他。她端详着他：脸微黑，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巴，耳朵也不小，头发也浓密，就是脸皮粗糙，像是青春痘留下的痕迹。厚厚的嘴唇裹着不齐而微黄的牙齿。她没作声。

他说：“我昨晚一宿没睡好，满脑子都是你，第二天就忍不住去找你，我心里老不踏实怕你看不上我，白天的事你不要生我气，我不是故意的……”他的话语十分诚恳。她被他的话所感动，她想投进他怀里，亲吻他的脸，可这张脸……在她呆愣的一刹那，他拉她站起身搂住她，他亲吻着她的脸，他的嘴慢慢游动到她的嘴唇时，他疯狂的搂紧了她，用力亲吻着她的舌头……这时，她觉得一阵恶心，刚吃下的东西一股脑涌到嗓子眼儿。她迅速推开他，刚吃下的东西都吐了出来。他不知所措，忙递过卫生纸，又为她倒水漱口，一阵忙活后她平静下来。刚才的亲昵和浪漫已跑得无影无踪了。他有些沮丧，她有些不知所措。一阵沉默，他拉着她的手，扶她坐在沙发上安慰说：“都怪我太性急了，慢慢就会好的。”说着他重新搂着她，一只粗壮的手抚摸着她柔顺的长头发。

他很失望，他不知她为啥吐，他虽说没结婚，但也睡过不少女人，她们任凭他怎么鼓捣儿，只要给钱一个个柔荡荡……可她也是女人为什么不一样？其实他计划的挺好，他亲自来这里瞅好了这个雅间，僻静，老板跟他关系不错。再说，他们都这般年龄，都是干柴烈火，未婚先睡也是常有的事，说不定在这里他和她能种下爱的种子，他也就吃了定心丸。唉！自己怎么这么迫不及待！老实说，看她第一眼她就让他心动，她不但长得好看还大气上档次，他就想搂她、亲她、睡她，生怕她像小鸟一样从他身边飞走。她的一阵呕吐，他的希望破灭了。自己哪儿叫她恶心！回来的路上，他要她坐在前座上，他一只手握住方向盘，另一只手始终攥着她的手。他把她送回家。

她躺在床上没有睡意。自己喜欢他吗？他那张脸真叫她下不了口，还有那一嘴的黄牙……唉！她又想妈妈不是说了吗，婚姻哪有十全十美的……好的不可能留到这会儿，甭挑三拣四的，你要是不同意有的是同意的。到时后悔也晚了。再说感情是能够培养的。她又想起王卫平，哥哥的同学，如果张有换做他，她会怎样？唉，别人搞对象那么简单，自己就这么难！真是捆着发麻，漂着发木。

第三天，由于一夜没睡好，她踩点来到单位，进门放下提包，准备整理室内卫生。张有又来了，他眼睛红红，脸色有些憔悴，他一把搂住她。他说，他在她家门口呆了一夜，天亮才回去，他老怕失去她，一会儿见不到她心里就不踏实。看他可怜巴巴的样子，也怕领导和同事看见她上班时间搞对象，她多没面子。她只好安慰他说，你先回去睡觉，晚上我去你家。一听她要去他家，张有高兴极了，很快走了。她后悔说去他家，可不这么说她会立刻打发他走吗？这回轮到她什么都干不下去啦，她坐在椅子上发愁。人家儿搞对象都盼着见面，而自己却烦见面，他这么粘人，真叫她受不了，不知道晚上会怎样呢？她想着。晚上下班她刚出机关大门，张有的车准时等在那里了。她上了车，他拉着她向县城方向驰去。

“我们不是去你家吗！”她问。

“是的，到了你就知道了！”他笑着说。

他把她拉到县城西边的住宅小区，在第一栋楼前停了下来，她随他上了三楼，他打开房门，这是一所三室两厅的大房子，他告诉她，这是他刚从朋友手中倒过来的，房间装修的也很讲究，特别是淡雅的窗帘十分随她的意，室内的家具摆设也很齐全，亚萍欣赏着。

“这是我们结婚用的房子，喜欢吧！”

亚萍真没想到张有这么用心，心里一阵感动，似乎有一股暖流流遍她的全身，她默默的点了点头。

张有看着她温顺的样子，欣喜的把她拥在怀里。他说：“我离不开你啦，这辈子我非你不娶！”张有心想：自己也谈过对象，也睡过女人，她们简直跟她没法比。她不但有修养、有素质，还温顺，还漂亮。让人有高不可攀的感觉。越是这样他越是觉得她的高贵，越是喜欢。他搂紧了她，她也附和着搂着他。他的心狂跳起来，他抱起她放到床上，便扑到她身上，微厚的嘴唇在她脸上亲吻着，最后堵住了她的嘴，她只觉得浑身麻酥酥的。她闭着双眼，享受他的爱。他一边亲吻她的舌头，一边解她的衣扣……这时她一阵恶心，她用力推开他，跑

到卫生间吐了起来。他仰躺在床上喘着粗气，他知道，今天又白忙活了。他不明白，他对她那么真诚那么动心，如果能他真想掏出心来给她看看，她为啥就不懂他？想着眼泪顺着他的眼角流了出来。她默默地坐在他身旁，情不自禁的握住他的一只手，她想安慰他，一时又不知说啥才好，一阵沉默。还是他先开口说，也不知怎的他老想她，见了就控制不住。他坐起身投到她怀里，像个乞怜的孩子。

他本想他们就住在这里，他还要了外卖，他准备了法国红酒……他要让她尽情地享受他的爱。可是，他怎么就……他痛苦极了。过了好一会儿，他平静了许多，她为他整好衣服，拉他到客厅的沙发边坐下，又从卫生间拿来毛巾为他擦了脸，他木然的坐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倒了杯水送到他面前，他摇头没接。她放下水杯，在他对面坐下。她很自责的说，她是一个慢热的人，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还没回过神儿，他就……她说她已经很努力了，可……她有些委屈，说着她哭了。他一见她哭了有点儿慌，“你……别……别哭啊！”他还告诉她，这几天他睁眼是她，合眼是她，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厂子也不想去，一心想迎合她。说着，他双手抱住头。他觉得跟她在一起太累了，累得筋疲力尽。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昨天在你家门口，我在车里睡着了，却梦见和你睡在一起，你是那么温柔，你主动的拥抱我，亲吻我，你赤裸的躺在我面前任我享受……外面的狗叫把我惊醒了，我的裤裆湿漉漉的，我真想把那只狗撞死，我也真想永远活在梦里！

“你说我是不是神经病啊？”他天真地问，样子很可怜。

她坐到他身旁，她想告诉他：她爱他，他是她一生的依靠，她要嫁给他，要他尽情享受她的爱！可说出的话竟是“你给我点儿时间，让我慢慢适应。”他痛苦地摇了摇头，他想他下这么大工夫都没得到她，要是三五天见回面会更生疏，他们之间肯定没戏，她迟早要和他分手的。他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就不讨她喜欢？

外卖送来饭菜谁也没心思吃，她要他送她回家，他点点头。上车后，她照例坐在前边，

他照例一只手开车，一只手攥着她的手，攥得很紧。一路上他们没有说话，直到她家门口，她下了车，他也没说话。

她回到家，心里有说不出的烦闷。心想亏他还是大老板，一见面就动手动脚，就要上床睡觉，拿她当什么了.....除了这些他还会说什么，会做什么？这样的见面叫她喘不过气来。她又想起他痛苦的样子，也许他真是对自己着迷，难道爱一个人还有错？可一想他那张脸和满嘴的黄牙，自己就.....难道就因为自己年龄大为结婚而结婚吗？这几天的见面也充分证明，他绞尽脑汁，他挖空心思，他做的一切一切就是想跟她睡觉。即便将来他们和不来，他已占了她的身子，甚至怀了他的孩子，她又能怎样，只有乖乖和他结婚。另外她要是嫁给他，他还不得像看贼一样看着她，不许她上班，不许她和男的说话，不许.....看这阵势他还不整天搓楞儿她，没有自己的空间，她还能活吗？想着她又害怕起来。不，不能嫁给他。她思前想后拿不定主意。不错你是有钱，难道有钱能买感情和爱吗？

最后她决定找乡长，说跟张有谈不来，让他再找合适的人。她想如果他真离不开她，说不定过段时间调整调整他会打起精神找她的。她也会等他，她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

三

亚萍跟乡长说完后，乡长很快找了他。没过多久，她就听说他跟乡长的小姨子好上了，几个月功夫就结了婚。她有些失落，也有些气愤，他不是说非她不娶吗？真是鬼话！她认定他是一个随便的人，她庆幸没有嫁给他。

这一年，乡里裁临时工，亚萍被裁回家。恰好表妹开了家服装厂，把她招去当出纳。可她总也忘不了乡政府，忘不了那次难忘的采访。而张有也时不时触动她某根神经。她时常反思自己，要不是自己毛病大，说不定早跟张有结了婚，住进了三室两厅的大房子，母亲也能

跟着享福。眼下，给表妹当出纳还要下车间干活不说，回家还要听母亲神经质的唠叨。可婚姻的事情哪里说的清楚。也只是秋雨绵绵的时候，闲暇发呆的时候，亚萍会想起她和王卫平，她和张有，并伴着几丝淡淡的伤感。但那种伤感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不刺痛了。

以前她总认为时间会等她的，允许她从头再来，弥补人生缺憾，岂不知时光一去不再复返，日子在不经意间远行，人生就在希望与失望之中完成了成熟的蜕变。转眼人到中年，唯心独醉，扬手是春，落手是秋，在这一扬一落之间，心中有种淡淡的酸楚，是被青春抛弃的无奈，是被岁月洗尽铅华的不舍。这一切其实她早该想明白。

空闲时她仍旧一门心思看书写作，追逐她的梦想，她期盼着梦想成真。一天晚上，有人敲门，她开门一看是徐扬，村里小超市的小老板。他抱着一摞书站在她面前。她把徐扬让进屋。那天下雨他把她拉回家，她根本没仔细看他，虽说是初中同学，这些年又不常见面，彼此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她端详着他，高大魁梧的身材，一张方正的脸，端正的五官，看上去，憨厚纯朴。他身着蓝色运动衣，更显几分帅气。她真没想到小时候不起眼儿的他竟如此相貌堂堂。

“这些书也不知你是不是喜欢？今儿去县城的书店转一圈买回几本，你如果爱看啥书就言语声，下次再给你捎回来。”他边说边把书放到桌子上。

“啊，喜欢。”俩人闲聊了一会儿，也许是同学，也许是坐过他的车，反正聊的很投机。他走后，母亲又唠叨开了，这小伙子不错，这回可别再错过去。

徐扬隔三岔五就来找亚萍，问问书看完了吗，还需要什么书。每次来他都坐在她对面的凳子上，一声不响地看书，只有她没话找话地问几句。开超市行吗，东西得全，价钱也得合理，质量得好。他说，他进的货渠道好，都是老户，人也实在，也保质量，咱不能坑人，有的食品临到期，就赶快处理，赔钱也卖。所以小超市的效益一直凑合来着。这个话题说完俩人便沉默啦。她又问，你为什么没找对象结婚？话一出口，她觉得自己有点冒失，想改口一

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他好像看书看了进去，头也没抬说，没有合适的呗。听了他的话她有些失望。她以为他会凝视她，她看他时，他会巧妙地避开。他会说，我等你，你不嫁人我是不会找对象的。真是个爱情白痴。

亚萍上班的厂子，离家有五里多路，每每加班或是刮风、下雨、下雪，那辆大发准时停在厂门口……有一次，徐扬去县城取货回来，又给她买了一大堆书，虽然这些书对她写作没有什么帮助，也没有几本她喜欢读的，但这毕竟是他对她爱的表白呀。她笑了，他也笑了，他的笑容里充满着幸福。他们就这么交往着。

他就是自己终身的伴侣吗？她扪心自问。她想来想去真的挑不出他哪点配不上自己。可是在她的心里隐隐约约觉得还缺了些什么，难道自己将来也将重复其他女人的生活，就像两条直线？还是……她觉得生活对她如此的不公平，更确切地说，是捉弄她。她在乡里干的挺好的，说不用就不用了。如果不想用干嘛招她……还有王卫平，你干嘛是哥哥的同学？你干嘛那么早就结婚？自己干嘛要采访他……爱上他……还有张有，她承认他们之间有距离，你除了有钱，死皮赖脸的缠人，你还有哪儿可取？可你又是怎么说的，非你不娶！虚伪！还有徐扬，你就是一个笨猪，笨蛋！她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委屈……

那天，他又来家看书，她终于鼓足勇气，对徐扬说，你以后不要再找我了。他愣住了，他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在她的眼神中，他发现没有余地了。他的眼里有两颗晶莹的东西在打转，为了不让泪水流出来，他急步离开了她。望着他的背影，她的心里像倒了五味瓶，她禁不住哭了起来，是为失去爱自己的人而感到惋惜，还是为这几个月没写成一篇稿子，作家梦成为泡影而懊悔？反正泪水真不听话。

第二天，亚萍晚上下班回家，母亲告诉她，徐扬出事了，他取货回来时，车撞在树上，听说当场就死了。她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泪水止不住往下淌，嘴里喃喃地说：“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呀……”

她疯了似的奔到书桌前 ,抓起书和稿子 ,拼命地撕了起来 ,不一会 ,书和稿子撕了满地.....

那梦也似乎被撕碎了。她跑到他的超市门口站住了，她大口地喘着粗气。

超市里和往常一样，不像出什么事的样子。超市门口堆放着像是新取的货物，里面有两个买东西的，收银台旁坐着徐扬，他额头上缠着纱布。亚萍的心顿时平静了许多。

这时，买东西的孙婶过来边结账边说：“下次开车可得注意，多险哪。”

“我太累了.....您放心，没有下次了。”他说话的语调是那樣的轻松。

四

亚萍回到家像变了一个人，一天也不说一句话。

接下的几年也有人给她提对象，她只是摇摇头。

母亲临终前闭不上眼，她没亲眼看见亚萍穿上新婚的嫁衣。

这年夏天，亚萍得了脑血栓住进了县城的医院。

亚萍的哥哥到医院旁边的饺子馆给她买饭，恰好遇到和朋友吃饭的张有，几句寒暄，张有得知亚萍在住院。

张有坐在病床前，安慰她说，不要着急，我找大夫问了，你这个病发现的早，会好起来的，出院后坚持锻炼是不会落下什么后遗症的。看着张有，不知为什么，亚萍的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自从住进医院，亚萍感到生命是如此脆弱，她害怕自己跟其他人那样，得了这种病嘴歪眼斜，半身不能自理。生活质量下降了，活着就没有意义。大夫说她栓的轻能恢复好，她半信半疑。张有找医院协调了单间，还特意从厂子找来两名女工专门侍候亚萍，把她的哥哥替换回家休息。每天晚上他都陪她到深夜。他告诉她，他碍于面子，也是报复她，娶了乡长的小姨子。可他的心里总忘不了她，他三天两头的住在厂里.....他结婚的第二年，他的妻

子就得了乳腺癌，发现时已经是中晚期，都怪他……发现晚了。她对他百依百顺，关怀备至，可他对她……哎！于是，他不惜花钱，在市里的大医院做的手术，手术后又是吃药，又是化疗，没少受罪，她的精神崩溃了。不论他再怎么对她好，不论他怎么弥补对她的爱，她都无动于衷。可不管怎么样，她是他的妻子，她是病人，需要人照顾。就这样他耐心照顾她十幾年。三年前，她去世了。他还告诉亚萍，他的厂子是化工企业不环保，他正准备转产。他说这些年他太累了，不，是累伤了。伤的很重，不能愈合。说着他眼睛湿润了。亚萍发现他老了、瘦了，脸色憔悴，和以前判若两人。亚萍听着，情不自禁地抬起一只手，抚摸他的脸。他把这只手攥在自己手里。

亚萍出院了，张有将一把钥匙塞在她手里说：“那所房我从来没动过，你住过去吧，那方便养病。”

张有把亚萍写的小说找有关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题目为《难忘的记忆》。

（责编：杨振关）

村官周三戒

张延峰

“三戒叔，我老婆快生了，快……快找车送医院啊。我不能眼睁睁看她生在床上！”一阵急促的声音结结巴巴地传来。

三戒刚吃完饭，喝了口水要找香烟，猛然想起戒烟了。随着喊声临近，有人气喘吁吁破门而入。

来人叫刘方，外号“二刘子”，只因在家排行第二，所以叫了这个名字。他中等个，平时喜欢算细账，半点亏不吃，四十岁才说上媳妇。媳妇是外地人，原本和他同在一个建筑队打工，两人一来二去勾搭上，便火箭般神速地结了婚，不到一年，这不孩子就要生了。

三戒听二刘子说完，并不慌张，而是沉着地低着头，二刘子突然想起啥，连忙从裤兜里掏出香烟两手恭恭敬敬递给三戒，三戒抬头说：“我戒烟了。”二刘子讨了个没趣，紫涨着脸摸着头说：“那.....以前找村官办屁大的事，没烟没酒办不成事，叔啊，你这大烟鬼能戒吗？”三戒似乎从烟瘾中苏醒过来，巴掌一拍说：“有了。”二刘子说：“谁去？”“我去，怎么，坐摩托车掉价？”二刘子说：“求你.....能借村西刘鹏家的三轮车用用吗？”三戒说：“要借你自己借，我只有摩托车，坐不坐随你。”二刘子说：“那.....那好，反正坐你的不花钱。”

三戒临走，看了一眼东屋梳妆台上方相框里的妻子，妻子起先似乎笑了笑，很快变得严肃起来，好像在向他说啥，又似乎难以启齿。三戒对相框里的人说：“你不同意也没办法，谁叫我是村官？”

村官周三戒真名周铁锤。说起“周三戒”这个外号有段来历。铁锤一巴掌岁数时选举干上了村主任。铁锤想改改前几任的恶习：不送礼不办事，送礼乱办事。随便收烟收酒，成夜玩麻将。有时明明输了，人家硬是变着法给你好处。于是村民私下给前几任起的外号叫“三不在乎”：不在乎抽烟、喝酒、玩麻将。抽烟、喝酒、玩麻将这几样铁锤样样都出手，听到麻将声手就发痒，干上主任后他兑现选举时的承诺，把三样嗜好全戒了。俗话说“没有外号不能当家”，村民就把铁锤改称“周三戒”。时间长了，叫铁锤他不喜欢听，叫三戒他朝人家笑。

三戒戴上头盔把摩托车发动起来，驮着二刘子就跑。此时二刘子媳妇胳膊拐着包袱，脸色蜡黄地在门口捂着肚子喊疼，正眼巴巴地盼车来。三戒驮着男人真的来了。二刘子一下车，女

人一条腿伸出门槛问二刘子：“车呢？”二刘子把手指向三戒说：“这不就是。”媳妇把腿收回门里，包袱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在地上说：“二刘子，我把你的根苗生地上吧。”二刘子扶起媳妇说：“快……快，那哪成？快起来，孩子别……别凉着。快起来。”见媳妇固执地不起来，二刘子说：“村官送你去医院你还不愿意？”女人忽然站起来说：“哎妈呀，村官大还是建筑队队长大？”二刘子说：“村官管500口人，建筑队长只管30人，当然村官大。”媳妇一听，一骨碌爬起来上了摩托车。

摩托车窄窄巴巴坐着三人，车压得吱扭吱扭响，二刘子媳妇坐中间，后面的二刘子紧紧抱住媳妇的腰部。摩托车急急跑到镇医院。三戒守护孕妇，二刘子到急诊室挂号，接着办住院手续。医院要1000元押金，二刘子说没带那么多钱，窗口里的收款员问：“带多少？”二刘子说：“500块。”收款员说：“差多了，想法凑一下。”二刘子说：“我上哪凑去？”突然一拍脑门说：“哎，有了，活人能让尿憋死，找主任得了。”三戒只好把布兜里头昨天卖花生的500元给垫上。二刘子笑嘻嘻地从主任手里接过钱，把手伸向窗口。

一切安顿好，三戒看快晌午了，就对二刘子说：“你守着，我走了。”二刘子说：“别，你别，帮……帮人帮到底嘛。”继而又说：“你忘了，你拉我选票那回……”三戒边看日头边琢磨，他从腰上摘下手机打电话给邻居的梅花，一会儿梅花接电话，三戒电话里说：“梅花，不好了，我骑摩托车被别人碰了，挺重的，对，我在镇医院里，对，在病房大楼六楼601房间，对，好的。”

二刘子老婆在病房床上边打滚边哭喊，二刘子擦媳妇眼泪也擦自己的泪水。手术车来了，孕妇上了车，二刘子怕三戒跑了，连忙拉起三戒的手跟着上电梯。走出六楼电梯，二人把孕妇车推出来，这时随着一阵口哨声传来，另一个电梯门开了，走出来一个女人，满头大汗，头发紧贴在脸上，是梅花，四十岁的寡妇。男人三年前患病离开了她，因男人生前有病，梅花始终没有孩子。梅花长得不赖，苗条身材，瓜子脸杏仁眼，笑起来两个酒窝。不论忙闲，她总不忘

吹口哨，哨子在病房里吹着，人们还以为是男人吹的，见是女人吹的，有人说这女人轻浮，梅花听着却不在乎。梅花还会武功，三巴掌两脚对付三两个男人没问题。梅花死去的爷爷是远近闻名铁砂掌功夫的传人，手臂功夫出众，一堆河沙他能一拳捅到底。有人打架，一方打不过人家就会叫喊：“铁砂掌来了。”打仗的双方都会散伙。晚上孩子哭夜不止，妈妈会吓唬道：“铁砂掌来了。”孩子吓得立马不哭了。梅花父亲单传，自小娇生惯养，加上社会安定了，人们安居乐业，杀人越货的少了，父亲觉得没必要再学防身功夫。可小时的梅花虽是女孩，自小习性却与爷爷相似，爷爷早晚在院子里练习武艺时，躺在床上的梅花总会听到院子里噼里啪啦伸腿撂胳膊的嗖嗖声，每到这时，被窝再怎么热乎梅花也会爬起来，靠近窗，用舌头舔透窗户纸，透过硬币大小的窟窿窥视爷爷的一举一动。她觉得爷爷的武艺真好玩，也想跟着学，学成了好对付那些欺负人的坏蛋。于是她开始偷偷模仿爷爷的铁砂掌，爷爷在院子里伸腿，她在床上伸腿，爷爷撂胳膊，她也跟着撂，一举一动倒像那么回事。一天梅花正练习手掌穿沙武艺，由于太专注，只听轰地一声，梅花的手掌打进了床板，一大面床板被手掌生生打凹下去。父亲气咻咻道：“一个女孩子，干嘛学武？”尽管父亲反对，梅花多多少少算是继承了爷爷的铁砂掌武艺，别人推一车粪气喘吁吁，她推几趟也不见累。

梅花见到三戒，上前问：“让我瞧瞧，伤在哪儿？”三戒说：“你一来我这腿就好了。”梅花忽然看见躲在楼梯口的二刘子，她大惑不解，手指着三戒说：“怎么？”三戒说：“这回你得帮帮二刘子，他老婆生孩子，全当帮我一个忙。”梅花脖子一仰眼一瞪，厉声道：“这是谁家的规矩，你个大老爷们管女人生孩子，啥事都找你，你忙得过来吗？”梅花故意说给楼梯口的二刘子听。二刘子抹了把眼泪说：“梅花姐，你可不能那么说，选举时我是投……投了三戒叔一票的。”梅花红脸道：“照你这样说，谁投三戒票，三戒就该给谁擦屁眼儿？那不把主任累死。”三戒向梅花使了个眼色，梅花还想说啥，连忙打住了。

三戒骑摩托车回了村，梅花留在医院里帮忙。

三戒把摩托车停放在过道里，钥匙也顾不上拔，进屋摘下墙上挂的水瓢，掀开水缸盖舀出半瓢水，脖子一仰咕咚咕咚喝下去，喝得满嘴串串水珠。

门吱扭开了，进来个大块头，额头两条皱纹，酒糟鼻子络腮胡，约莫四十岁。他腋下夹着皮包，嘴里叼着烟，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来人叫刘经理，长得壮实，人称大块头。见主任在家便高兴地说：“谁也没有我幸运，主任正好在家。”说着把眼睛四下瞧。三戒对来说：“你还为租房那事？”大块头手一摆说：“不急，瞧你满头汗水，歇息歇息再说。”说着眼睛眯着从皮包里找到大中华，抽出一支给三戒递上，接着打火机上点来点火，三戒咂咂嘴推回去说：“谢谢，我戒烟了。”大块头脸色霎时变得阴沉：“我这可是大中华，离了这村摸不着这店了。”三戒眼睛瞟了瞟对方手中的名牌香烟，再次咂咂嘴唇说：“戒了就是戒了。”大块头坐下狠劲地抽了几口，说：“还没听说有不抽烟的干部。”接着问道：“喝酒吧？”三戒说：“也戒三个月了。”大块头突然把抽了半截的香烟扔在地上，吐口痰将冒烟的烟蒂熄灭。心想三戒这个村官不大好对付，啥都戒，大块头忽然想起啥：“玩麻将吧？”三戒把盆子里的菜和玉米面加水搅拌均匀，一点点往鸡食槽里舀：“也戒了。”大块头两眼看着天空，像是在向老天爷寻找答案，两条皱纹猛地一收缩，阿嚏阿嚏打了几个响嚏，摇摇头想说啥又没说。

大块头折身走出去，不大会儿提着一条活蹦乱跳的大草鱼进门，往锅台盆里一摔说：“这鱼你总不会戒吧。”随后对三戒诡黠地笑了笑说，“我还要办别的事，租房的事你看着办吧，我走了。”

大块头刚走，三戒觉得肚子确实有点饿了，忙从墙上摘下菜刀，把鱼拿到案板上将鱼鳞刮去，鱼翅鱼尾剁掉，接着开膛破肚。刀从白白柔柔的肚皮下去，觉得有点吃力，再用力仍割不动，三戒忽然想起啥，连忙拿着刀走进里房梳妆台跟前，对着相框里妻子的遗像说：“秋芬，我这可不是受贿，吃条鱼算啥，你说是吧？”三戒耳朵伸到遗像跟前，静谧了一会儿，像在聆听妻子说话，然后说：“我知道你会同意的。”这才大胆杀起鱼来，猛然发现鱼肚子上有线缝

补过。拉开，里面有个塑料袋，三戒胡乱地把塑料袋取出来扔到鸡食盆里，塑料袋猛然张开了，三戒发现里面是一沓整齐的百元票子！三戒猛地把身体遮挡在盆前，然后转头瞧着里屋梳妆台上方相框里的妻子，生怕妻子看见眼前发生的一切似的。这下三戒无心做鱼了，心绪完全被这鱼搞乱了，肚子似乎也不饿了，他双手颤抖地数着钱，共 5000 元。大块头啊大块头，你出手也太大方了。

草鱼还在盆里，满屋鱼腥味。院子里突然闪出一个胖乎乎的人。怎么，大块头夹着包又回来了？这次大块头也不讲客套，进屋坐在椅子上仔细端详三戒表情的变化，问道：“怎么样？三戒主任，租房的事，你给别人年租金是三万五，给我两万元，只有咱俩知道，这样定了吧。”三戒笑了笑，凳子没坐稳，屁股差点落地上：“你让我考虑考虑。”有门，大块头开心地笑了，世上没有不吃腥的猫啊。三戒戒这戒那就是不戒钱，行，我等好消息。

大块头走后，三戒的手机响个不停，手机是梅花打来的，说二刘子媳妇难产，胎位不正需要手术，还得 4000 元押金，现在等着钱呢。三戒听后触电般地站在那儿：自己给老婆治病欠下一屁股债，到哪去借钱？三戒郁闷时习惯摸布兜找烟抽，这次他却摸到了钱，一脸的灿烂，对，不是正好有大块头刚送的 5000 块，三戒瞄一眼相框里的妻子，闭上眼睛自言自语道：“反正没花自己身上，用正道上了，怕什么。”于是他骑上摩托车向医院方向驶去。

“谁敢挖我门口过道，我就给他点颜色瞧瞧。”市里帮扶单位拨款对村里的自来水进行改造，工程正紧锣密鼓进行。喊声是从前任主任刘家奇门口传来的。刘家奇外号酒流子，有酒便是娘，此时的刘家奇正叉着腰，手掐酒瓶，紫涨着脸，耀武扬威地阻止施工人员挖他们前的过道。施工只能暂停。施工队长急得两眼冒火，恨不得上去扇他几巴掌，现场围了好多村民。

安装自来水是集体拿大头，各户拿小头，一户只交 120 元钱就可以了。大部分都按时交上了，只有极少数不同意交这笔费用，刘家奇就是其中之一。

刘家奇举起酒瓶子，一仰脖子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把酒瓶放在地上，扇着厚嘴唇说：“我

家有自来水，我不交钱，也不用安装管路，谁安装找谁去！”队长笑了笑说：“你家那是用水泵吸的水。”酒流子取下耳朵上夹的香烟，插到嘴上点了火狠劲抽几口，眼睛四下扫扫，又叉腰咕咚咕咚喝了几口酒说：“我喝的是自己的酒，你们管得着？”他又放下酒瓶，用袖子擦一把嘴唇，见聚拢的人越来越多，酒劲上来了：“我在台上没办成自来水安装，他姓周的搞啥形象工程，我就不信他能搞成！”施工队长眼看拉不回这头老倔驴，撒腿往三戒家跑。有村民说：“三戒哪有功夫在村委会呆着呀，你干脆叫会计在喇叭上喊喊得了。”

果然队长到三戒家扑了个空，而村委办公室也只有会计一人。队长一进门就问：“三戒呢？”会计五十左右，左眼有点斜视，点在计算器上的手指半空中停下：“队长你有啥事？”队长扔过一根香烟：“妈的，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酒流子不让施工。找三戒看怎么办。”会计一只眼朝左一只眼朝右，看了看窗外说：“三戒不好找，他忙得裤子套头上，再说你不是和村里签合同了吗，合同里写的明明白白，中途有困难你自己想法，你以为钱就那么好挣？不然我早就让女婿干了。”说着翻抽屉找出合同，队长当时没注意，可不是，合同里写着一切由施工方负责。队长摸着平头咬咬牙说：“不教育教育这酒流子，算我没本事。”说完转身走了。

不到一小时，一辆红色出租车停在酒流子门口，车上气冲冲下来四个人，为首的头上有道伤疤，嘴上叼着烟，上前问道：“谁叫酒流子，我们来见识见识。”人群里有人说：“痞子来了，痞子来了。”大家便把酒流子包围起来，酒流子突然从人群中消失了。原来酒流子见痞子来了，担心吃亏，身体猛地蹲下，拾起酒瓶喝了一口酒壮胆说：“没事没事。”伤疤扒开人群找到酒流子，上前猛地一把将酒流子揪起来说：“敢情你不是本村的，平头哥办个事，你掺啥沙子，你是活腻了吧？”酒流子带着浑身的酒气：“哪里话.....挖就挖吧.....”伤疤说：“怪了，我一来问题就解决了。”接着喊道：“平头哥，还等啥，挖呀。”队长喊道：“干吧。”

痞子没走，他在现场看着平头把酒流子门口的管路挖通安装好，时间已到了中午，队长领着痞子到村南饭店里撮了一顿。

其实三戒并没有离开村，他反锁着门躺在床上，头有点发烧，服了几片感冒药盖上被子想发发汗。脑海里正在数落安装自来水的事，现在该安装到哪里了，明天是安装到哪里……对，应该到酒流子家门口了，不可能顺利，有些事自己回避比在现场要好，如果自己在酒流子家门口，酒流子借酒耍疯，有的没的都说出来，自己会招架不了。

发了汗感冒好多了，他才打开门。回来又拱进被窝，突然一阵口哨声，三戒迷迷糊糊似睡非睡，觉得有啥冰凉东西压在头上，睁开眼，一股扑鼻的香味直往鼻孔里钻。是梅花？三戒匆忙套上秋衣咕咚下床，跑到院子把门抵住，这才回屋。

屋里的梅花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脸色绯红。三戒习惯地摸梳妆台找香烟，一想戒烟了，只好干坐在床边，心乱如麻，平时他特别注意家里来女人，舌头底下压死人啊。三戒盯住梳妆台上方相框里妻子的遗像，妻子表情平静，并没有格外的谴责。

“二刘子媳妇没事吧？”三戒终于找了个话题问，梅花说：“二刘子姑姑去了，我就回来了。生了个带把的。二刘子人不怎样，倒是续上香火。”梅花发现三戒脸上直滚汗珠，浑身湿漉漉的，伸手摸摸三戒的头，吃惊地说：“啊，怎么你发烧？快到医院打针去。”三戒攥开梅花的手，梅花趁机一把抓住三戒的手，抓住就不放，紫涨着脸说：“瞧你，都烧成这样了。”三戒心跳加快：“你瞧上面。”梅花不解，以为另有外人在场。三戒把手指向相框里的人时，梅花才恍然大悟，连忙松开手：“都啥时候了，你还犯妻管严，胆子叫狗吃了？”三戒时不时看着窗外，生怕有人撞见。

梅花要给三戒烧姜汤喝，三戒不同意，梅花偏要做，梅花满屋找生姜，翻遍每一个角落都没找到生姜，她只好回自己家拿。可回来时三戒的门已挂上了铁锁，梅花气得用力吹了一声尖利的口哨，一挥手把生姜隔着墙头扔进了三戒院子里。

“张虎你干什么？”一阵突突的拖拉机声传来。雾气腾腾的天气里，张虎正得意忘形地开着拖拉机费力从河里探出头。三戒上任后重新修改的村规民约里，规定偷拉河沙一次罚款 1000

元。他满以为偷沙的风气煞住了，岂料张虎又干上了。历任主任都为偷挖河沙头疼，由于长年偷挖河沙，河两边的大坝都快要挖垮了。村民选举时都把这事拿出来质问，因为前几任村主任不在乎，捉住了偷沙的，往往一条烟几瓶酒就完事了。张虎这回被三戒逮个正着，张虎想，三戒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送礼物摆平也难。他便钉子般地坐在车上，三戒双脚呈八字型站在拖拉机前面阻止拖拉机行进，拖拉机偶尔吼叫一声像是在抗议，这是张虎有意试探主任是不是动真格的，三戒脚步钉子似的扎进沙里。张虎这才跳下车笑脸对三戒说：“叔啊，我只拉这一趟，再拉我是小狗，不是人养的。”三戒说：“狗能改得了吃屎？”说着他将机器熄火后把钥匙抢在手上，拖拉机想跑也不成了。张虎傻眼了，搓着手说：“至于吗，你能看着村民吃不上饭？”三戒说：“村民不能靠偷来维持生活。”张虎看看日头，心想软的不成那就来硬的，三戒你是欺软怕硬，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不知我姓啥，你忘了，你三戒修房子的沙还不是我给拉的。于是张虎麻着脸说：“算我晦气，不拉了，我回家。”三戒说：“把沙卸下再走。”张虎说：“你把钥匙还我。”三戒把钥匙给了对方。张虎把拖拉机启动，拖拉机一前一后，几个来回便拱出沙土加足油门往前跑。幸亏三戒躲闪快，要不恐怕要吃亏。这时河边洗衣服的妇女们站起来，几乎同时嘘起来：“我说嘛，三戒能有那本事？”这声音传到三戒耳朵里，清清楚楚。三戒突然挽起袖子连跑几步，伸开胳膊挡在拖拉机前面，猛地躺在沙地上，手指肚子声嘶力竭喊道：“张虎你有本事往这上轧，来，往肚子上轧，轧呀！”张虎眼睛血红，像要鼓出来的样子，拖拉机没有停下的意思，仍突突往前跑，河边洗衣服的女人着急起来，只见三戒仰面八叉地躺在沙地上。张虎咬咬牙：“轧就轧，轧死你我拉沙挣钱没人阻拦。”张虎猛地加大油门，闭上眼睛让车轮向前挪动，眼看车轮就要轧上三戒，这时只听啪的一声响，张虎头顶冒起一股烟，张虎觉得头有些痛，停下一摸头，发现头顶满是泥土。他四下转头看，不是三戒扔的，难道是河里那些臊娘们扔的？也不是。这时从路边草丛里钻出来一个40岁的女人，她胳膊里夹个盆子，笑吟吟地吹着口哨走过来。张虎明白了，是主任相好干的。三戒每次出事总有这骚寡妇

在场。河里洗衣服的女人见三戒终于把张虎制服了，有的大快人心，有的说还不是梅花那一个土块的作用。

“哎呀虎子，我那一土块打你头上了吧，瞧我，我是想打路边的麻雀的，谁成想打在虎子你头上，算我有眼无珠，对不起了。”张虎开始有点痛，手摸没流血，也就不大在乎了。张虎眼睛盯着梅花的拳头，他清楚梅花的铁砂掌拳头不是闹着玩的，见梅花走近拖拉机，他靠近梅花说：“梅花姐打人就是不痛。”接着小声说，“今晚我找梅花姐摸摸好吗？”梅花说：“行啊，不过我有个条件，你以后不能偷沙。”张虎说：“不偷沙卖我吃啥喝啥？”梅花说：“挣钱门路多得很，非得一棵树上吊死？”说着手指张虎的脑袋，“这颗脑袋挺聪明的，怎么想事干事就和别人不一样。”三戒已经爬起来，梅花赶忙上前扑打三戒身上的沙土。虎子嘴巴一撇说：“梅花姐你和主任说说，我只拉这一车，以后保证不拉了。”梅花说：“哎呀虎子，这话我可不说，再说你就差一车沙的钱吗，卸下吧。”虎子眼看没辙，斜着眼睛看看主任，三戒嘴唇咂咂，手在布兜里翻找啥，这是烟瘾上来时的习惯动作，戒烟后他这习惯动作仍没改掉。

张虎一锹锹地往下卸沙，卸一锹看看主任，再卸一锹又看看主任，其实拖拉机是自卸车斗，开关一开瞬间全部卸下，不必这么费事的，张虎自有他的小算盘，他是故意拖延时间，也许主任等得不耐烦离开了，他可以再拉走。看着地上小山似的一堆沙，张虎心想算我倒霉，80块钱又泡汤了。

三戒离开河滩时嘟囔一句：“妈的，怕你。”他仍心有余悸，倘若车轮上身，自己不就完了吗。他打心眼里感谢梅花，梅花总是在关键时刻帮助自己，有这样的邻居协助自己工作，自己似乎有使不完的劲。见拖拉机走远，梅花这才晃开步子笑吟吟吹着口哨向河边走去，她老远看见河滩上张虎和三戒争斗，担心出事，于是躲在草丛里见机行事，见拖拉机就要轧上三戒，梅花在地上拣个泥块扔了过去，准准地扔到张虎头上……

晚上张虎气得饭也没吃，躺在床上想心事。一想起梅花答应了自己，心里就高兴，想到这

里他忽然坐起来，老婆说：“虱子咬了，翻来覆去干嘛？”张虎来火了：“管你屁事。”说完跑出了门。

梅花与三戒只隔条胡同，两家大声说话都能听见。黑咕隆咚的晚上，街上很少有人走动。梅花没事关灯在看电视，窗上荧光闪闪。张虎猫似的顺着墙根摸到梅花门口，推了几下门推不动，轻轻敲打几下，没见开灯，再敲还是没动静。这时谁家的狗叫起来，张虎想起梅花，浑身燥热，还不如痛痛快快爬平房过去。于是他折身回来用力猛地向平房上蹿，结果没成，再来一次终于把住了平房边，可两脚乱蹬着正要往上爬时，忽然鬼使神差像有人拽住腿往下拖，转头看，恍恍惚惚见身后有个人影一闪，眨眼功夫又不见了。张虎仍不死心，再蹿，这下终于把住平房边，忽然张虎哎哟妈的一声惨叫，接着扑通一声跌落下来，真的有鬼！张虎吓得爬起来屁滚尿流地往家跑。这时胡同里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向另一个方向悄没声地走了。梅花的门响了，她手里拿着擀面杖出来，她估计张虎挨了自己一擀面杖。梅花朝那个黑影一个劲地“哎，哎”，可那个黑影头也不转走了。

起先梅花想用擀面杖吓唬吓唬张虎，哪成想正好打在张虎手上，张虎挨了一擀面杖，骨节伤了，从此伸曲不能自如，再也不能举锹开拖拉机拉沙了。

三戒到镇上开会，镇驻地离村十五华里。三戒在公路边等客车，不一会嘎的一声，三戒以为客车来了，转头看是三轮车，三轮车上急匆匆下来一个三十左右的男人，上来拽住三戒的衣领怒气冲冲地说：“好呀三戒，你这人不好找，老鼠窟窿找遍也没有找到你。”村口有两个妇女正好看见，一个说：“不好了，饭店的二性子老板怕是够三戒受的。”另一个说：“我们回村找人，不信对付不了二性子。”年轻的问：“找谁？”年龄大的说：“还能找谁，找梅花，她头发稍都是心眼。”年轻的直往村里跑，一路上边跑边喊：“梅花快救人，梅花快救人。”

村南的饭店属外村地盘，离村只有二里地。过去村里来客大都在这饭店吃饭。几任村主任吃完饭，签字擦嘴走人。年复一年，欠下了饭店好多饭费。这会儿二性子老板拽住三戒不松手，

三戒脸憋得火红：“老板，有话说话，我要到镇上开会，回来再说，何必这样。”二性子老板露出空洞的门牙，三角眼弯一下扭一下，唾沫飞溅：“你说说，啥时给饭费？”三戒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等有钱就还。”二性子老板说：“我问你，村里的大仓库不是让人租了吗，人家预付的租金5000块，听说你装进了个人腰包？你吐出来还我的饭费。不还，你今天别想离开这半步。”三戒说：“谁说的？那钱……”话音刚落，二性子巴掌已落在三戒脸上，三戒被打得蹲下，他摸着火辣辣的脸要出手还击，想起自己的身份就忍了。二性子叉腰喘粗气：“啥臭主任，我算看透了。”

二性子上车要走，刚钻进车里，猛然听到一阵口哨声。才要发动车，一只手突然伸到自己胸前，一个风风火火的女人猛然揪住他的衣服往车外拉。二性子抬头一瞧，笑了：“梅花呀，我犯你了？”梅花胳膊往后一拽，将二性子整个身体拖出车门，紫涨脸说：“我们主任犯你啥了，你干吗打他？”二性子说：“欠揍，多年来欠两万块的饭费不还，饭店都快被这些村官吃倒了，你说这几年光利息就是多少？”梅花说：“抽大烟拔豆根，各事归各码。谁签字找谁要去。”这时一辆客车驶来，三戒担心开会晚了，连忙跳上车说：“怕你。”车外的梅花看见三戒已上车，这才放心离开。

梅花回头说：“你把欠款单据给我看看。”梅花想把单据撕了就没有根据了。二性子说：“你又不是村官，看有啥用？”“怎么，我就不能看了？”二性子想了想说：“大姐，我听说你和三戒有那么一腿。”梅花一听，脸刷地红到脖颈，她牙根咬得生响，趁二性子不备，举起拳头猛地照他脸打了一拳，二性子被打懵了。梅花比量拳头说：“摆平了，算是给我们主任‘结账’了。”二性子蹲下，连声说：“打骂没啥，我不和女人一般见识，大姐你只要把钱帮我要到，再打我几巴掌我都认了。”梅花甩甩手吹口哨要走时，猛地转身说：“你再欺负我们主任，我可不饶你。”说完吹着口哨向村里大摇大摆地走去。

傍晚三戒开会回来，下了客车没走几步，从饭店方向跑来东张西望的三个人，把三戒团团围住，一人上前问：“你就是三戒？”三戒说：“是啊，怎么了？”那人说：“那好，你跟我们走一趟。”三戒警觉起来，停下脚步说：“你们是……”那人说：“别问了，你跟我们走一趟。”三戒说：“我有急事，没功夫。”那人一把拽住三戒衣领说：“你没有功夫，我们更没功夫。”三人上前拽住三戒胳膊往饭店方向推，把三戒直接推到饭店院子一个杂屋里，按在木板上坐下，那人在院子里喊道：“老板，货来了。”接着从厨房出来一个扎白围裙、戴白帽子、手拿刀子的厨师，三戒从窗口认出那是二性子老板。二性子抖起闪亮的刀在三戒眼前比量几下说：“三戒，这是啥，认识不？”三戒说：“怕你。”这时雅座里有人急着要菜，二性子连忙回到灶房忙活起来。

三戒被三人看着，一人说：“主任，你快把那两万元欠款结清，好放你走人，要不……”那人突然从裤兜里掏出锃亮的三节鞭在三戒跟前摆弄起来。三戒说：“我不认识你们，欠款的事与你们无关，请你们放开我。”三戒刚要动身，砰地一声，三节鞭打在他旁边的木板上。三戒觉得老这样自己要吃亏，还不如慢慢等待时机。他忽然想起村治保主任，他今天去亲戚家喝喜酒去了。梅花呢，梅花你现在在哪儿？他摘下腰里的手机，看护人马上制止他，三戒说：“我打电话送钱过来。”接电话的梅花悄悄问：“三戒你咋了，你在二性子饭店？啥？两万元！我一个女人到哪儿凑那么多钱。三戒我告诉你，我可以给你打帮锤，但这么多钱我绝对不能借到。”三戒挂了手机对眼前的人谎称：“钱马上就送来。”

吃饭的人陆续进来，三戒通过窗口看见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人，心想怎么没有把这些耀武扬威的地痞给收拾了。他盼望梅花他们能马上到来。也许她能带钱来。他恨前几任主任留下一坨臭屎要自己擦，也恨二性子老板像土匪！

一阵吵闹声传来，只见离饭店不远处浩浩荡荡来了一群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人，他们

手拿着木叉、锹镢、棍棒，径直进入饭店，为首的梅花一脚迈进饭店大门口，嚷嚷道：

“二性子老板呢？让我们见识见识。”一时间饭店院子里挤满了村民。二性子老板见势不妙，不敢出来，他解下白围裙，倚在窗口说：“乡亲们，你们被三戒蒙蔽了，这是我和村委的事，与你们无关。你们给评评理，几任村官来我饭店吃饭签字画押不给钱，我这小本生意受得了吗？三戒说没有钱，我问他，人家交的5000元租金哪去了，还不是装他个人腰包里了？你们瞎了眼，怎么能投他的票。”村民议论开了：“欠钱还钱天经地义。”“刚上来就往自己腰包装钱，这哪成，我们真是瞎了眼，走，咱们回去。”……村民不少转身走了，最后只剩下梅花和四个村民，这时传来三戒的喊叫声，梅花吹声口哨，晃开臂膀，举起木叉猛地捅开一间屋子，不见三戒，接着又捅开另一间屋子，突然屋子里嗖嗖地亮出旋转的三节鞭，梅花沉着地举起木叉上前把三节鞭挑飞，三节鞭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不知去向。屋里三个痞子认出是先前会功夫的女人，面面相觑，傻眼了。梅花说：“你们谁再动，我就叉鳖一样叉死谁。”三个痞子都规规矩矩站在那儿。

走出屋子的三戒对梅花嘀咕，梅花悄悄递给三戒一些钱说：“我把自己2000元拿来了。我担心二性子会狗急跳墙，你看……”三戒呆在那儿，看着手里的钱，再看看眼前这个经常给自己打帮手的女人，他突然发现梅花是那么可亲可爱。他接过梅花手里的钱，喊道：“老板……”二性子探出头问：“干吗？”三戒说：“先给你2000元。”老板露出空洞的门牙满不高兴地说：“挤牙膏吗，只这点？差远了！”梅花说：“这点都是借的。”老板说：“房租钱呢？”“房租？房租关你屁事。”老板打怵和眼前这女人交涉，忙出来把钱接了，回头自言自语：“看样子不来硬的就是不行。”

二刘子媳妇跑了，跑时差点没把被窝一起卷走。

二刘子媳妇从医院生孩子回家后，似乎有些心不在焉，不断接到外面打来的电话，每次接电话后她都坐立不安，既不按时给孩子喂奶，还不时问二刘子家里还有多少钱，二刘子想孩子

都生了，女人真正成了自己的老婆，还有什么值得隐瞒的，于是把多年积攒的一万多元给老婆管。没出五天，老婆说要到集上给孩子买衣服啥的，二刘子答应了，结果媳妇一去不回。二刘子怀抱孩子到集上找老婆，也没有音讯。回村后只好将孩子抱到了三戒家。

三戒说了一句：“怕他！”二刘子摇着怀里的孩子说：“咋不怕……谁能伺候。”二刘子坐在椅子上不时摇晃怀里的孩子。孩子偶尔哭叫几声，瞧瞧二刘子，小手扒拉二刘子的衣服，像是找奶嘬，找不到就哭。三戒问：“你和你老婆认识多久？”二刘子说：“来来往往两个月就在一起了。”“你知不知道她家庭的真实情况？”“她自己说从来没有结婚，家庭情况我不知道。”“刘方啊刘方，乌鸦絮窝还绕树三圈，你是香臭不知，有你这样草率结婚的吗？”二刘子说：“现……现在孩子要妈，我……我真没办法。”三戒说：“要妈我能有啥办法，钱都卷走了，你到哪儿找去。”

这时口哨声传来，梅花胳膊上挎着蒙着白布的篓子走进来，空气中立刻弥漫着一股馒头的香味。三戒立刻站起，几步跑去把院门敞开。梅花吹着口哨进屋，猛然看见二刘子在座，吃惊地说：“刘方，你怎么把孩子抱主任家了？这……”三戒把情况说了一下。梅花说：“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的，果然……”三戒说：“那女的肯定卷钱跑了。孩子你让他姑来帮助看一下，这样的事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刘方抱起孩子哭丧脸往外走：“主任，我在医院借……借你的那4500块，我可没办法还。”三戒这才想起自己把4500元租金借给刘方使用了，其中500还是自己卖花生的钱，三戒说：“早一天晚一天都行，你把孩子交给他姑看护，你打工赚钱，那是集体的钱，一定要还。”

梅花和二刘子一起走出三戒家门，三戒回屋，拿出梅花带来的热乎乎的馒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越嚼越香。

大块头请三戒吃饭，地址选在靠近城里的饭店，三戒说肚子疼头发昏，大块头放下皮包摸着三戒的头说：“不发烧。”三戒只能跟着往外走，心想大块头你又演哪出戏，莫非还是为租

房费。看看也好，也许在酒桌上能认识一些人，多个朋友多条路。

大块头的车停在村南路边，三戒为避嫌，让大块头先走，他后面到。大块头心想：这下好了，只要你三戒跟我走，看你还要租金！后面的三戒走到半路，遇到在地里拔菜的梅花，梅花问他：“干嘛去？”三戒第一次在梅花眼前显得扭扭捏捏吐不出话来。梅花看见村南路边的车，明白了八九分：“好，我知道了，你走吧。”又想起啥忙喊道：“三戒，我到城里有点事，捎上我吧。”三戒说：“这……”梅花说：“这有啥难的，捎着我。”梅花快跑几步把簋子送回家，转身赶到。

梅花走近，大块头问三戒：“三戒，这是……”三戒说：“村民，村民，捎着吧。”大块头诡秘地笑了笑。梅花上车和三戒坐后排，大块头坐前面副驾驶位置上。三戒不时挪动身体，与梅花保持一段距离。

到饭店已11点钟，梅花下车仔细看了看饭店牌子，然后转身走了。大块头把三戒推进饭店雅间，先到的客人都早早坐下，首席位置留给了三戒。大块头挨个客人介绍给三戒，三戒站起来寒暄几句，互相握握手点点头。大块头给三戒递烟，三戒接着，大块头想：三戒你到底开戒了。马上有人给三戒点火。三戒把香烟放桌子上说：“对不起，我戒了。”菜上来了，身着艳丽服装的服务小姐娇滴滴地给三戒掌酒，三戒手挡过去：“对不起，我戒了。”其他客人说：“你这主任干得太累了，戒这戒那，多没意思。”有人风趣地问：“戒女人不？”大块头说：“不戒也没有，老婆早走了。”说起老婆，三戒的眼睛往上看，还以为在家正寻找相框里妻子的遗像，可这是饭店……

不知啥时，三戒酒杯里已经倒了满满一杯酒。大块头笑眯眯地说：“来，为了友谊干杯！”其他人端着酒杯，齐刷刷看着首席上的三戒，三戒也看着大伙。大块头见此，说：“三戒，其他人都看着你，你就不能给我赏赏脸吗？”三戒心里说：怕你！他端起酒杯抬头瞧墙壁，眼睛突然呆滞了，咕咚一声喝了口茶水。大块头见场面尴尬，只好出去找个小姐来陪三戒，小姐坐

在三戒身边，大块头说：“小妹妹给我好好伺候三戒，保证少不了你的小费。”小姐揽着三戒的肩膀，端起酒杯往三戒口里倒，三戒闭住嘴巴就是不张口，大块头挠三戒脖子，三戒才张嘴又闭合。大块头批评小姐没能耐，其他客人见此，也不多劝：人家三戒有主心骨，戒了就是戒了，何必强求人家。

酒席结束，其他客人打麻将去了。大块头没让三戒走，说要开房休息一会儿，仍让那个小姐陪，三戒说什么都要回家，可架不住大块头有力，到底被推进了客房，砰地关上了门。屋子只剩下小姐和三戒，三戒用力开门也打不开。此时他后悔来吃饭了，三戒清楚，要是一切照大块头的办，租金一分都收不到不说，预付的还要退回去，幸亏自己把酒给戒了，这时他用呆滞的目光看墙壁上面，又在寻找妻子的遗像，小姐对他也无可奈何。

传来一阵敲门声，小姐开门一看，是送水的服务员，接着一阵口哨响，一张熟悉的脸伸进来，是梅花！梅花显得很愤怒的样子，从她激烈的口哨声就能辨出。梅花手里提着一包花花绿绿的衣服，瞪着两眼说：“我说吗，男人没有几个是好东西，离眼就干坏事。”三戒连忙上前解释说：“梅花你听我说，我没干那号事。”梅花转身往楼下走，三戒在后面追，梅花在路边等车时，三戒赶上一同等车，客车来了，梅花上车，三戒跟着上，车上乘客不多，俩人一前一后坐着，一路上很少说话。梅花两手把住前排的椅子背，时而抬头把眼睛看向窗外，看那一掠而过的车辆和行人，时而转头看看后座上的三戒。霎时梅花脑海里沸腾起来，她利用这个间歇在脑子里前前后后过滤了一些事，其实自己先前的举动是试验三戒，并非是怀疑三戒干了那事。她低头沉思着，在思考一个人，这人是村里的主任，是村民们的主心骨，他的一言一行都在自己心上挂记，自己图的啥，图他长得好？图他有钱？不，都不是，只图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颗金子般的心无时不在村民心中闪烁，也在她心中燃烧。自己的确爱他，爱得有点过分，有时像一个女保镖围绕着他转，梦里全是他的影子。三戒呀三戒，你还就得说个像我这样经心的女人，要不是我，你吃亏多了。我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特别是刚才到酒店里骚扰人家，似

乎有点不近人情，不，爱情是自私的，为了心上的男人，我宁肯豁上自己的一切，即便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

梅花这样想着，当她把眼睛往前扫视时，眼睛聚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身上，那女人把头埋得很低，好像是晕车，她偶尔透过胳膊缝隙看一眼窗外，梅花越看越觉得后背有点熟悉。梅花站起往前走一步想看个究竟，那女人头又低下，她没看清楚。这时她发现坐在后排三戒旁边的座位上的男人下了车，座位空着，她过去坐下，此时三戒像在闭目养神，梅花猛地握住三戒的手，三戒似乎受到莫大的惊吓，三戒想，除了死去的老婆碰过自己的手，还从来没有第二个女人碰过自己呢。三戒看看左右，猛地用力把手从梅花手里抽出，哪知三戒根本不是铁砂掌女人的对手，梅花虎钳似地握住就不松手，握出汗水了。身体贴近再贴近，突然梅花一头栽进三戒怀里，像温顺的羊羔，似睡非睡。

梅花像被梦中情景惊醒，她差点忘记接近三戒的另外一个目的，她拨拉几下头发说：“三戒，糟啦，我差点忘了，你快……快抓人啊。”三戒问：“抓人，抓谁？”她说：“就是前边那个……”三戒站起来走近那女人，车辆猛地晃动，他整个身体差点倒在那女人身上，车辆再晃动时他有意碰到那女人，女人没有抬头，也没有谴责，而是向三戒一瞥，接着笑了笑，瞬间她擦擦脸又低下头去。也许那女人饿坏了，面黄肌瘦，没精打采，就连那笑也觉得掺假。三戒想起那女人好像在哪见过，一时想不起来。这时梅花站在三戒身旁，撅着嘴巴贴在三戒耳朵边嘀咕道：“二刘子，二刘子媳妇呀。”三戒这下才想起来，的确是二刘子媳妇，她咋回来了，不是跑了吗，这到底怎么回事？

认准了那女人就是失踪了好长时间的二刘子媳妇，二人就多了一桩心事，他俩重新回到座位上窃窃私语起来，三戒对梅花说：“要见机行事，绝对不能惊动，别让她再跑了，哼，怕她。”梅花说：“咋不怕呀，腿长在人家身上，你能拴住人，能拴住心？她真要骗婚再跑，谁有啥法子？”三戒说：“盯紧了，记住客车过了前面的十字路口，她如果不下车往我们村的方向走，

就说明问题严重。我们暂时不能下车，也不能正面接触。”

客车快到十字路口，上车的乘客多了起来，把二人的视线给挡住了，梅花拖着三戒的手往前，到那女人后面站立，梅花的眼睛紧紧盯住眼前的女人，她铁砂掌的手有的是力气，完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眼前孱弱的女人拎小鸡一样拎起来。眨眼十字路口过去了，三戒他们本应在此下车，但见前面的女人没有下车的意思，只能跟随她走，她走到哪就跟到哪。

客车快到下一个站点，那女人站起来看看窗外，又坐下来，三戒心在祈祷：你快下车吧，我们没时间和你磨了。果然那女人拿起行李架上的包袱，车门打开后她下了车，三戒和梅花一阵惊喜，跟着跑下。这里离村子不太远，此时，梅花看清楚的确是二刘子媳妇，几个月不见她变化很大，满脸愁云，人瘦了一圈，眼睛凹下去了，脸像几天没洗，指甲老长，简直判若两人。

路边只有他们三人，梅花突然吹了一声口哨上前说：“哟，这不是二刘子媳妇吗，敢情出外刚回？”三戒也走近女人，想帮助提包袱，女人把包袱一甩说：“我不回去，回去二刘子非把我打死。”原来怕二刘子打，梅花心想：打算是轻的，不好好过日子该打！嘴上却说：“你不回家，能到哪儿去？”女人说：“哪儿都能过日子。”梅花上前扯住对方衣襟，嗤的一下衣襟撕碎了，梅花接着说：“有家就回家，二刘子要是打你，包在我身上。”梅花说着亮出拳头，二刘子媳妇笑了：“那好，我跟你走。”梅花吹一声口哨，转身拍了一下三戒的肩膀说：“好啦，可是完成你大主任交给的任务了。”三戒想，二刘子一个驴脾气，把不住会揍她。一个招手，一辆出租车停在身边，梅花打开出租车后门，二刘子媳妇犹豫地不想进车：“我不坐车，我走着回去。”三戒上前猛地把她推进后排正中位置上，两人把二刘子媳妇夹在中间，嘭地关紧车门，车一溜烟往村里跑去。

出租车转弯抹角开到二刘子门口，二刘子家门大开，三戒和梅花下车，梅花先进门喊二刘子，屋里没答应，二刘子媳妇也没下车的意思，突然从屋里传来孩子的啼哭声，车里女人才探

出脚。这时二刘子怀抱孩子走出来，看见车里多日不见的媳妇，紫涨着脸说：“你有脸回来吗，你回来干啥，我孩子没妈，你走吧！”车里女人又缩回脚，梅花上前，轻轻把车里女人拽出来。

回到屋里，三戒把二刘子叫到跟前说：“老婆回来你应该高兴，别急着理论为啥，只要她回来，我们也跟着高兴，全村人跟着你高兴。”二刘子抱着孩子坐在门槛上，一把鼻子一把泪，老婆想抱孩子，二刘子说什么也不给，嘴里唠叨：“孩子没妈，你不是我老婆，你走吧。”梅花一把拽过孩子转手递给二刘子老婆。孩子这才不哭了，直勾勾地看他妈，嫩嫩的小手一会摸摸妈妈的脸盘，一会摸摸妈妈的胳膊，当妈的生怕孩子被别人抢去似的，用力把孩子抱得紧紧。三戒仍在说服二刘子，临走时三戒特别叮嘱梅花要密切关注二刘子动向，看来二刘子对老婆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时钟敲了11下，突然从二刘子家传来女人“救命啊，救命啊”的凄切喊叫。村民们的灯光陆续亮起来，都出门互相询问：“谁家怎么啦……”

梅花第一个来敲二刘子的家门，门被关得死死的，里面反插推不开。这时一道闪光过来，三戒打着手电来了，他说：“梅花，这点事能难住你？活人能让尿憋死，从墙头进去，怕他。”只见梅花双手把住墙头，身子一跃，接着听到咕咚落地声。梅花把门打开，三戒和几名村民陆续进院。只见屋里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梅花刚要进去拉灯，觉得有点怵，伸进的脚步又退了回来。

三戒喊道：“二刘子，你在哪儿，说话，你三戒叔来了，你别办傻事！”突然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向三戒飞来，三戒反映敏捷，就势一躲，手电一照，飞来的是木凳。这时手电照到了二刘子，只见二刘子歪倒在墙根橱柜上，满屋酒气，他喝得一塌糊涂，手中还握着一只鞋。手电一转，一个女人倚在门口，一只手握着刀，像要杀人，又像要自杀，脖子上满是血痕。梅花拉开灯，柔和的灯光下，梅花去扶门边的女人，可怎么也扶不动，钉子钉上似的，梅花不相信自己铁砂掌的武艺会扶不起一个女人？几个村民帮忙扶还是扶不起来，三戒过来，手电在女人身

上照，陡然间，一道白光在女人身下闪了一下，梅花上前用脚碰一下，有响声，原来是锁链。

后来才知，二刘子趁老婆不备猛地用锁链锁住了老婆的一条腿。二刘子一边手把瓶喝酒，一边玩着菜刀，喝着喝着，突然把菜刀扔向老婆，不偏不斜扔到老婆脖子上，幸好脖子只擦伤了皮……

二刘子带着醉意对三戒说：“她是魔鬼，我要杀魔鬼，不是我老婆，不是我老婆……”又说：“魔鬼把……把我的钱都掏空了，拿去给她……她老家的前夫治病，把前夫送……西天去了，她空手回来，她不是我老婆，我没……有这个老……老婆……”二刘子喝多了，满嘴乱话，三戒走近二刘子，猛地举起巴掌道：“哼，我怕你！”噼啪噼啪左右开弓，狠狠搥了二刘子两嘴巴。二刘子似乎被打醒，揉揉眼睛道：“你主任叔打人，你主任叔打人……”他跟踉跄站起来扑向三戒，嚎啕大哭起来。梅花他们给女人松开锁链，被锁的女人突然朝着梅花他们一个劲地磕头，念念有词：“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救命之恩……”

当晚三戒和梅花担心二刘子再折腾老婆，二人在二刘子家的屋里一东一西地坐着，直到下半夜，二人才倚着墙迷糊了一会儿。三戒觉得脸上痒痒，睁眼一瞧，日光从窗口照在他脸上，外屋的二刘子正在地上抽烟，媳妇在床上一只手搂住孩子一只手捂住脸，浑身颤抖，看得出她仍心有余悸。

二刘子似乎醒悟过来：“三戒叔，我想好了，老婆不会跑了，昨晚我那么教训她，她还敢跑？我现在能外出打工挣钱还账了。”三戒和梅花这才放心地走出二刘子家门。三戒前面走，后面梅花没忘记把锁链带上，二刘子摸着头上前说：“梅花姐，那链子还我吧。”梅花朝着对方挥舞着拳头说：“你还拴老婆欺负妇女不？”二刘子说：“看你拳头就打怵，我敢吗？我这是10块钱买的，以后用它拴不听话的狗。”梅花这才吹起口哨走了。

村里响起锣鼓声，原来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敲锣打鼓庆祝自来水通水了。村民站在村口的宽敞地方，高兴地议论起来，有的说：“还得换官，一换一个样，不换老样子。”有的说：“安装自来水，大势所趋嘛。”“是啊，幸亏帮扶单位出钱安装。”“三戒有钱都装自己腰包里了，

还顾得安自来水？”大概村民都在这里，三戒也在他们中间站着。

前任酒流子仰脖子吸酒，带着母鸡下蛋的脸大声说：“三戒，大块头预付的租金听说你全装自己腰包了？”三戒听后心里一惊，这样也好，他可以当着众人的面说清楚。三戒向人多的地方挪动脚步，尽量让村民都听见自己说话，他轻声轻语地说：“大块头的确交了5000块租金，不过……”三戒说不下去了，越是这样人们越疑心，有村民说：“瞧你，没话说了吧。坦白从宽，吐出来现在还来得及。”三戒的眼睛向上看，似乎在找妻子的遗像，大天大地，没有妻子的遗像。酒流子来劲了，他声嘶力竭地说：“我们历任主任都没有像他这样的，明目张胆把公家的钱装到自己腰包，大家说该怎么办？”人们把目光盯住三戒，似乎要三戒当着大伙的面把事情说清楚，可此时的三戒哑言了，他在人群里寻找谁，他的目光不断越过人群，酒流子趁势说：“三戒，装啥蒜。”接着现场一片喧闹声谴责声，一浪高过一浪。

“我说两句。”话音刚落，一个男人站出来，是二刘子。只见二刘子站在土堆上说：“我知道三戒把钱花……花在什么地方了，他把5000块花在我……我老婆身上，里面还包括他卖花生的500块钱。”现场一片哗然，人群瞬间像炸开了锅，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有的说：“我说嘛，不是花在赌博上，就是花在女人身上了。三戒，戒个屁！”酒流子也抓住机遇没完没了地嘀咕。

不知咋的，二刘子见这么多人就结巴，半天也没有说出个囫囵话来。他脸色通红，仰着脖子扯起嗓子，费力说道：“我……”酒流子说：“二刘子，你老婆和三戒肯定有一腿。”二刘子结结巴巴：“我……老婆生……生孩子难产，找……找三戒叔帮忙，他……他用摩托车把我……我老婆送到医院，幸亏他帮忙，要不老婆孩子早没命了。老婆跑了，又是他帮我找回……怕出事，晚上还陪……陪我……我打心眼服……服三戒了。”人们发现酒流子不知啥时从人群里悄悄溜走了。

“三戒，大块头领你去吃饭是怎么回事，饭后你开房要小姐，你以为我们不知道。”是偷

沙的拖拉机手，他两手用绷布挂在胸前，说这话时他眼睛充血，脸色蜡黄。三戒想他咋知道的？看来人就是不能干坏事，干了坏事人家就能知道，哼，我怕你？三戒再次陷入困惑境地，真是有口难辩啊。

突然一阵口哨声传来，只见一个女人走来说：“开房的事我最清楚。”是梅花，她手里还沾着白面，她说：“那天我和三戒进城，我去城里买东西，回来时到过三戒的饭店，三戒已吃完饭，正在房间里休息，我保证啥事没有。大块头交租金的事，年底时我相信三戒会在公开栏里公布的。”大伙一听，一哄而散。不过几个小脚女人却没走，有个老婆扯着梅花的手，靠近三戒说：“你和三戒双簧唱得太好了，我老听不够，你俩敢情凑合一起过日子算了。”梅花低头不语，三戒却抽身跑了。

突然传来汽车喇叭声，一辆的士在渐渐散去的人流里停下，是大块头。人们又凑过来，原来大块头到三戒家找三戒，见不在家，听说在这里就赶来了。大块头拍着三戒的肩膀说：“这么多年，我头一次遇到你这个干净村官，来，余下的三万元租金我今天全给你。”然后抽出一支烟递给三戒，三戒说：“我戒了。”大块头拍打脑袋说：“瞧我这记性。”三戒将余下的租金三万元如数收下，转手递给在场的会计，会计有点不相信，斜视着眼看着大把的钞票，又看看大块头，说：“这下好了，整修休闲广场的钱不愁了。”

掌灯时分。梅花悄悄提着一包东西，打开三戒的门猫似的溜进去。三戒屋里没有开灯，屋里静悄悄的。梅花打开东屋的门，看见一个人影正坐在床上，梅花着实吓了一跳，她镇定后打开灯，只见三戒两眼看着梳妆台上方相框里女人的遗像，哭得泪人一般，泪水直往下落，胸前湿了一大片。梅花进来三戒完全没有察觉，只见他站起，走近妻子遗像，自言自语地说着些啥，梅花没有听清，她也不想听清。这样也好，让三戒把肚子里的烦心事全部哭出来，或许是一种解脱。

“三戒，三戒，我来了。”过了好久，梅花叫着，三戒似乎仍没有察觉。梅花打开包袱，

翻出一个彩色相框，里面镶着她近期的彩色相片，梅花伸手把原来的黑相框摘下，挂上了自己的彩色相片。三戒见此低下了头。

三戒这才想起没有敞开大门，连忙出去开门。三戒把门打开后又担心被风关上，用木棍抵住门。梅花见此，连忙跑过去把门重新关上，三戒又打开，梅花又关上，往往复复了好几次，梅花突然拽住三戒的胳膊把他往屋里拖……

回屋，梅花抖出给三戒洗过的衣服说：“怕啦？”

三戒这才回过神，说：“梅花，我算领教了，做人难，做好人难，当个好村官更难。你说是不？”梅花说：“你怕啦？”三戒说：“有点……”

已是夜深人静，谁家屋梁上有两只猫，正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唤……

（责编：杨振关）

字 黑

赵松林

屋里很静。

张老板坐在自己的树根雕茶几前，端详着棕色泥鳅壶，他沏好了茶，这会儿冒着热气儿，然后轻轻斟了一小茶杯，呷了一口，感觉味道不错。张老板喜欢喝功夫茶，特别偏爱“龙井”。打拼了多年，眼下拥有两家加工企业，日子过得也算舒心，他最怵头的是酒场，一般情况下他就委婉地拒绝，实在推辞不了，夫人也会临时代办，第一为了他的身体，不能让肝脏病复发。第二要有理智，控制自己的不良嗜好。想到这，他又斟了茶，正端起来细品，门铃却响了起来。

张老板离开沙发忙过去开门，来人是刘副局长，“哎呀，刘局，对不起有失远迎，快快请进。”

刘副局长笑容可掬，“咱哥俩谁跟谁呀，这么客气。”说着走进了客厅，顺手把皮包搁在了沙发上。

张老板急忙拿出软包中华烟，刘局长却婉言谢绝了，说是已戒烟了。和你一样了。张老板斟上茶，礼貌地送到他面前的茶几上。刘副局长端起来轻轻抿了一口，赞叹道：“茶叶不错，是龙井吧。”张老板很佩服，伸出大拇指，赞美刘副局长懂茶。

张老板沏茶，换水，一直忙着，刘副局长品着，时间一长，两个人只能默默地品茶。

刘副局长觉得不能这样，尴尬地品下去办不成事情，他要达到自己上门拜访的目的。以前他也跟张老板打过招呼，张老板也表示有事就说话。因为刘副局长觉得平时对张老板的企业多有支持，他目前遇到了困难，如果求助张老板他不会袖手旁观吧？于是刘副局长特别关心地询问了企业的经营情况，资金周转问题以及张老板最近的身体健康状况。刘副局长语重心长的话语，让张老板受宠若惊。

寒暄了半天，张老板半开玩笑地说：“你们这些当官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喜欢直来直去，有啥事你就直说！”

刘副局长用手推了推眼镜，苦笑了一下说：“老兄，不瞒你说，给儿子买房，我手头紧，所以……”

“哦，用多少你说个数？”

“还缺八万块钱。我想……”

“别说了，我明白了。”张老板摆了摆手，慷慨补充一句：“刘副局长，我给你八万够不？”

“够了够了。”刘副局长有些激动。

张老板走进内屋，从保险柜里取出八万块钱，放在茶几上。刘副局长没料到事情如此顺利，

心中暗喜，便打开皮包拿出准备好的借条，递给张老板。张老板推诿说：“这是何苦，你我之间用不着呀。”

刘副局长微微一笑：“这是手续，你放好。老兄你放心，这钱我只用一年，年底还清，君子一言。”

“不急，你先用着。”

刘副局长走了，张老板把借条锁在了抽屉里。

时光荏苒，一晃到了年节。

张老板坐在办公室里，依然抽烟喝茶，接电话。当、当。门响了两下，“请进，噢！刘局长。”只见刘副局长夹着黑包，手拿一幅装裱得精美的字画走了进来，谦和的脸上有些不自然的表情。“年节到了，我过来看看，顺便裱了幅字画，当新年礼物送给你，不成敬意。”

张老板讪笑道：“刘局，你又客气了。花钱买这么贵重的东西，这不是浪费吗？”

“不贵，不贵。一平尺万数块钱。北京荣宝斋要收藏哩。”刘副局长谦卑地来到张老板面前，两个人用手展开了画卷，只见四个大字，大展鸿图。

“哎呀，这么贵重，我可受用不起。刘局，你知道我是个粗人，没有文化，也不想附庸风雅。这字画你千万收好！我可不想买这东西。”

两个人你推我让，纠缠起来。

刘副局长有点急了，“张老板，你不给我面子呀？”

张老板说，“刘局，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我想你放在我这里，我给你卖不上价去咋办？”

刘副局长长叹一声，“我写的。送给你，当作年节礼物呀！”

张老板受宠若惊，“哎呀，我送刘局什么好呢？”

刘副局长说，“我什么也不要，祝你新年快乐，事业发达。”

张老板说，“祝福刘局长前途无量，健康长寿。”

刘副局长终于告辞了，但他没提欠款的事情，张老板又不好意思当面提起。只好把他送出大门，回到办公室，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一晃五一劳动节到了，张老板一心想找刘副局长把事情挑明了，说好一年还，现在都过去一年半了还不还？张老板找出刘副局长给他打的欠条，揣进衣服兜里就直奔光明小区，刘副局长就住在那儿，那儿是富人区，别墅群。

张老板来到楼下，他看到花坛旁边的轮椅上，坐着一个人正在晒太阳，像刘副局长。走近一看果然是他，“刘局长，你好？”

刘副局长摇摇头，咧着嘴大哭，眼里却没有眼泪，想说什么，张老板也听不清楚。这时，刘的夫人来了，她热情地和张老板打招呼，张老板插入衣袋的手松开了，但没有勇气掏出来。

“嫂夫人好，大哥他……”

“唉，过了年就中风了，现在刚出院没几天。”

“哦，大嫂，我能帮助你们什么吗？”

“不用，你把你大哥交给你的那幅字卖了吗？”

“没有。哦，那我回家给你取来。”

“没卖就算了。你大哥好的时候说有幅字放在你那里了，能值八万。你真是个好人，说话呀不昧良心。我也算心安理得了。这样就两不欠了。”

“哦，不欠了？”

张老板不知道怎么和他们告别的，悻悻地回到家里，把字画打开后挂在墙上，连连摇头，不屑地说：“墨倒是弄得吓人，字却像块肥嘟嘟的猪屁股，筋骨皆无。值八万？八毛钱谁要呀？”他一赌气把字画撕成了两截，连同借条团吧团吧扔进了纸篓……

（责编：秦万丽）

娟 嫂

李克山

二憨在大棚里给西瓜打了一上午枝蔓，蹲得腰酸腿麻。他看看手表，已经是过午的时间了！他站起身，望着吊在架上翠绿的枝叶间大大小小杏黄诱人的西瓜，慢慢地挪着脚，加着八分小心，一步步朝瓜棚出口走去。

光棍儿一人，省事又别扭：没人替看瓜，没人给送饭，夜里更没女人作伴。二憨怕有人爬瓜，不敢离开半步，便索性把锅灶和柴米油盐搬到了瓜棚侧的小砖屋里。引柴淋了雨，想做饭怎么也点不着火，瓜棚旁好像下起了大雾，弄得脖子、脸满是汗水和黑灰。他赌气不再做饭，倒出锅灶里冒着生烟的柴草，揉着熏得发红的眼睛，穿过一块玉米地，沿小路奔向二百米外的龙凤新河。

刚刚开发“美容”过的龙凤新河两岸，有花木、露台、长廊，特别是浅水处一簇簇伸出绿叶红艳欲滴的莲花，使得河岸秀雅而年轻。然而，二憨无心观赏美景，他跳到水里噤里噗噜洗了一通，一边用毛巾擦着，就又从原路折回瓜棚。饭，晚上再说吧，还是来个水饱算了。于是，他从铺底下的凉水桶里捞出个西瓜，放在几块木板拼成的案子上，开始动手切瓜。

“咯咯咯……”砖屋外传来女人甜柔的笑声。

二憨身上一激灵，嘴里叼着半口瓜，把脑袋探出砖屋的小窗户，瞪着眼睛惶惑地往外看，可是看了好一阵，却什么也没看见，只隐隐闻到一股细细的脂粉味儿！莫非是那些“狐女”“鬼妹”的来取乐于他？……他正在狐疑，忽听地埂的柳丛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接着，走

出一个漂亮的女人来！染得栗色的卷发披在白润的肩头上，好看的瓜子脸泛着淡淡的玫瑰色，浓黑微蹙的柳眉下那对圆溜溜的杏眼像鹰眼一样明亮，两片薄薄的嘴唇像两瓣红花瓣。她臂弯里挎着个十分精致的小竹篮儿。啊，这不是下凡的仙女吗？二憨稳稳神儿，揉揉眼惴惴地定睛细看，心头一阵喜又一阵忧，哦，原来是“俏寡妇”——娟嫂！

人们当着面儿称她“娟嫂”，背地儿里却叫她“俏寡妇”。快40岁了，男人没了，给谁看呀？衣裳总是熨得棱是棱角是角的，身上总是散发着一股香胰子花露水的味道，走起路来像脚下生着风，脚步轻飘飘的连点儿响儿都没有……引得不少男人见了她就眼馋就想入非非。而二憨却不是个轻狂的人，但他是从心眼儿里喜欢这个女人，特别是欣赏她说话的声音，轻快甜润就像唱歌一样，仿佛她的咽喉里安着美妙的乐器，听着叫人感到轻松而温馨。

大晌午的，她来干什么呢？二憨望着俏寡妇匀称俏丽的身影，想：莫非对他有意啦？……然而，这个念头转瞬又化成了云烟，脸上微微透出的一点儿笑容又顿时消失。父亲患绝症耗尽了积攒十几年并不丰厚的家财，他一出溜三十好几了，近几年靠种大棚西瓜经济上才缓上一些来。脸因为长期风吹日晒而变得黝黑，头发因为好久没理而显得有些密匝和蓬乱，然而他是胸间开阔方方正正的男子汉，特别是他那对熊一般黑亮的眼睛，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智慧和魄力。他想：说大姑娘是没门儿了，说个像样的寡妇也好哇！于是他想到了她——俏寡妇。但他又不希望真娶她，他只是把她当成思念的偶像。唉，比他大点儿还好说，只是名声太糟了，风流儿事成捆成串儿，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想到这儿，他便蔫耷耷地垂下头，尽管他未必相信那些活灵活现的传言都是真的。

今天他见娟嫂不请自来，刚一心动，却又想起那些可怕的传言，好像肺腑被谁撕扯一下，一阵剧痛，像只被枪打断翅膀的鸟儿，一头从高空跌落下来，坠入幽暗的深谷……还是忍了吧，兴许人家心气儿高着呢！

二憨瘟鸡一样半垂着头，憨呆呆地望着案子上切开的西瓜，他额上的横纹愈来愈深，那

是清苦岁月给这个年轻的庄稼汉刻下的沟痕。娟嫂却满面春风，喜眉笑眼，面腮透着桃红，莲步款款地朝砖屋走来，一边走一边“咯咯”地笑。

“您……”二憨嘴里的瓜，不知嚼没嚼就咽了下去，窘得只憋出一个字来。

“我怎么啦？不兴来你这儿吃块瓜吗？咯咯，咯咯……”

“兴，兴。嘿嘿，嘿嘿……”二憨不自然地笑着，抓起一块瓜朝娟嫂递过去，心里略微踏实了些。

“放下，我自己会拿。”娟嫂说着和二憨并排坐在铺上，眼睛火辣辣地斜瞥着他。

二憨的瓜没放下，也没敢再往娟嫂面前递，难为情地停在半空，刚刚放松一点儿的心又紧绷起来。

娟嫂见他这个样子，“咯咯”笑得更响了，一边拿瓜自吃，一边指着二憨拿着瓜的手，用命令的口吻说：“吃！”

两人默默地吃着瓜。

娟嫂反客为主，二憨吃完一块，她递上一块，二憨一停嘴，她就板起面孔指着他的脸说：

“快吃，要不我喂你！”

她这是想咋的呀？二憨叫娟嫂给闹蒙了。本来龙凤新河吹来的风，滑过齐刷刷的玉米淡绿的梢头儿，溜进砖屋小窗凉丝丝的，而二憨却热汗淋漓，比前会儿拾掇瓜闷在大棚里还热，窗外小杨树上小鸟儿的叫声是他平时最爱听的歌，此时反使他更加烦躁不安。

二憨吃完最后一块瓜，娟嫂笑嘻嘻地问他：“饱了吗？”

“饱了，饱了。”二憨用手背抹着嘴唇说。

“胡说！”娟嫂瞪二憨一眼，打开身边的竹篮儿，向二憨推过去。竹篮儿里是半下冒着热气的肉包儿，油浸透了雪白的包子皮儿，散发着一股咸津津香喷喷的味道。

二憨心里滚过一个灼浪，年轻女人给他往田里送饭，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他怔

怔地看着肉包儿，却不下手。

“快吃，快吃！几块瓜顶什么用，那不是糊弄自个吗！”娟嫂说着，眼圈红了，嘴唇颤抖着，委屈地继续说，“我一直等你，盼你，你却不理那茬儿，难道你真的没看出来吗？……”

娟嫂说着低头啜泣起来。自从没了男人，她与小女相依为命，长夜孤灯，寂寞难捱，日子艰辛不说，那些莫须有的是是非非如同污水一样无缘无故地往她头上泼，她满肚子苦水不知跟谁倾吐。她爱女儿，爱生活，爱美，她把泪水化作笑脸儿，以女人最顽强的意志与命运抗争。她想嫁人，想早些结束那种凄苦可怕的日子，可总觉没有可心儿的。今年春天，家家都用牲口犁杖种地，唯独她一个人用小镐一下下刨坑儿点种，累得腰酸腿痛，半天儿种不了几垄。人们都在抢种，谁能顾上她呀，她也张不开嘴在这个节骨眼上求人。她家的责任田恰和二憨家的责任田挨着，憨厚热心的二憨，看着她可怜巴巴的样子，心里受不住，唉，寡妇人家，缺人少手的，包点儿地多难呐！于是他放下自家的活计，回村拉来牲口，扛来犁杖，帮助她很快把地种上了。一来二往，修房垒墙，耕地除草，他成了她的帮手；可当她几次给他送去报酬，他却死活不要，她被感动了，啊，他的心眼多热呀！要是能嫁给他，也就知足了。此后，二憨的影子总在她心里晃，她是爱上他了呀！她想：他也一定很需要她，孤单单的一个人不苦吗？他就不想身边有个知疼着热的女人吗？于是她便借着自己放荡不羁的性格，不只一次地向他表示爱意；谁知这个憨直的汉子，心如古井，连点儿波纹都不起！她被爱恋折磨得茶饭难咽，思来想去，决计找他说个明白，看看他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

其实二憨的心里也时刻在想着她，觉得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春天帮她种地，更加深了对她的理解与好感。她跟他说话的时候，那双湖水样明净迷人的眼睛，磁石般吸引着他的魂魄，还有她那嘴小白牙，那双细长灵巧的手，嘿，真是太美了！……有时他竭力遏制自己不要想起她，想把一切关于她的回忆统统从头脑中驱除出去，但却无济于事。而每当想起她，他的心里就不由迸发出一股兴奋与躁动的激流，这使他如痴如醉，使他感到美好和甜蜜！而

那些不堪入耳的传言，却又像掺杂在美好与甜蜜中的一小股尘沙，使他感到痛苦和茫然……

娟嫂见二憨默默不语，冷笑说：“哼，你也不相信我？那些夜里到我那想找便宜的男人，哪个没叫我赶跑？难道你一点儿没听说过？……”

怎么没听说过？二憨想起来了：大年初一，村主任郝二愣瘸着腿出来给人拜年，说是三十黑夜玩牌回来没走好摔的。而娟嫂街坊却传出实情：大年三十夜里，郝二愣提着一桶豆油打着“慰问”的幌子叩开了娟嫂的门，呆到凌晨一点不走，后来听见屋内传出打斗撕扯声，接着就见郝二愣从窗户摔了下来，娟嫂举着火棍子在后边追，郝二愣瘸着腿提溜着裤子在头里跑……正月里小村闹得沸沸扬扬，人们见了郝二愣就交头接耳，指指点点；郝二愣倒打一耙，反而骂别人一肚子养汉心。……娟嫂说得有道理啊！二憨想：人们占不着便宜，就造谣生事呗！……

“还有，”娟嫂见二憨依然沉默不语，接着说，“我比你大三岁算得什么，你没听说，‘女大三，抱金砖’吗？”娟嫂说着，蓦地，一把抓住二憨粗壮有力的胳膊，看着他的眼睛，使劲儿摇着说，“我想嫁给你，你愿意不愿意？你说，你说！”她的声音急切、恳切，充满渴求与热望。

二憨再也忍不住了，闪电般握住娟嫂柔嫩的小手，紧接着，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这些年，因为穷，哪个女人把他放在眼里？哪个女人如此炽烈地爱过他？她不正是他日思夜想的人儿吗？他那健壮的身躯，由于过度激动而有些轻轻地震颤。娟嫂的手指被那双粗壮的大手攥得发痛，一直痛到心里，然而她觉得这痛是幸福的，仿佛几年来积压在内心的乌云一下子给化开了，随风飘散了。她从二憨的泪眼里看出同样的快乐，她感到龙凤新河里浪花的撞击声，砖屋外地埂小杨树上的鸟叫声，以及邻近大棚隐隐传来的村妹断续的歌声……一切声音，都是那样美妙动听。

“我们托个媒人，秋后就把事办了吧，好吗？”娟嫂抹干泪眼，换成笑脸，有些羞怯地

冲二憨说。

此时的二憨憨态全无，灵魂中的阴影给爱情的气息一扫而空，一边使劲儿点头，小熊一样黑亮的眼睛射出炽热的烈焰。他紧紧地盯着娟嫂那张姣好的瓜子脸，突然，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勇气，猛地伸出强有力的大手把娟嫂揽在怀里，用他那厚而发烫的双唇在娟嫂的脸上脖颈上狂吻起来，最后停留在那两瓣花瓣样的芳唇上。一种强烈的从未有过的爱火在他身上燃烧，他感到一阵咽干，心魂仿佛离开躯壳飞了起来，在绿洲上，在白云间，飘，飘……娟嫂身上软软的，就像漂浮在温暖的小河里，就像对方把身上的全部热力一股脑注入了她的体内，使她感到无比的充实与幸福。两人都被爱情的蜜汁浸透了，谁也没说一句话，心里只有甜蜜、纯真、舍身、忘我……那是一生中至纯至美的时光。

“晚上我给你送蚊帐来！”娟嫂使劲儿推开二憨，用手理着自己的头发说。

“我不怕蚊子。”二憨用手背擦着额上的汗水说。

“你不怕我还怕呢，憨样儿！……”娟嫂绯红着脸，娇嗔地瞪二憨一眼说。

娟嫂起身要走，憨实的二憨却来了灵气，眼里闪着神采，一把拉住娟嫂，笑呵呵地说：

“忙啥，天怪热的，再吃块瓜！”说着从铺下的凉水桶里舀出个头号大西瓜来。

（责编：朱新民）

文化的继承及其他

华 元

我有不少潮汕籍朋友，每每与他们提起韩愈，他们就左一个“韩文公”，右一个《祭鳄鱼文》，其敬重之心溢于言表。其实韩文公贬为潮州刺史，时间只有短暂九个月，而他带去的文气却在当时的那块岭南荒蛮之地郁郁勃兴，自此之后，水有韩江，山有韩山，学有韩山书院，俗有“文公帕”，文脉流长承续积聚至今。岭南文化中的潮汕文化作为一个重要板块，在全国乃至全世界，

其影响可与广府文化相匹，宋人杨万里甚至称潮州“如今风物冠南方”，可见文气之盛。岭南艺术中的潮州木雕、潮绣、潮州音乐等，也是儒雅精致、圆融开放，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大观园中都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奇葩。潮汕人才济济，远的不说，今人就有李嘉诚、饶宗颐之辈的国际顶尖人物。我想，潮汕文化之所以能蔚然勃兴，人才辈出，这与韩文公植下的文脉绵延不绝有重大关系。长期的历史积累，必然形成强大厚重的文化土壤，滋养着一方居民，并由此形成生生不息的文化再造功能，使其文化从内容到表现形态不断丰富充实，从而积淀出地域独异的文化景观。如此说来，韩文公作为潮汕的文祖，或也不至于言过其实。

其实，韩文公与韶州（今广东韶关）的渊源缘分之深，比起潮州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史料记载，韩文公曾先后三到韶州——第一次是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公元803年）时翻越梅岭经韶入连；第二次是16年后（公元819年）被贬为潮州刺史时途经韶州作过短暂停留，并将家眷亲属百余号人托友人照料；第三次是贬为潮州刺史9个月后（公元820年）移任袁州刺史，再次途经韶州。韩文公因谏迎佛骨而获罪遭贬，他曾有一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诗，诗中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句子，诗中所提到的蓝关，清人屈大均认为就是现在位于广东乳源西京古道的蓝关。屈大均在《广东新语 山语 腊岭》中写道：“……梅花峒，山谷阴寒，更多积雪，梅花繁盛，一名小梅岭，亦曰小岭。初梅岭未辟，小岭为西京古道。韩昌黎赴潮州时，因昌乐泷险恶，舍舟从陆道出乳源蓝关。蓝关或即此小岭也。”从韩诗表现的内容来看，我认为清人屈大均的判断是正确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首联为“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诗中的“秦岭”“蓝关”一北一南，恰是对“路八千”的具体照应，如果是秦岭的蓝关，“路八千”则无着落了，全诗顿失路途茫茫、生死难料的凄怆悲凉感。《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在韩诗中算得上是重要作品，即使放在唐诗中也是难得的名篇，这首诗恰恰作于韶州。

韩文公与韶州的渊源其实还可追溯到他的少儿时代，十岁时，他就曾随被贬韶州为官的兄长韩会在韶城居住了二年，后因兄病故，他才随嫂扶灵柩回归故里。这段少儿经历在他一生中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故后来从潮州刺史移迁袁州刺史再次途经韶州时，公作诗《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一首：“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图经将人借，每逢佳处便开看。”表达了韩文公对自己少时曾居住过的韶地的深情向往。现今广东曲江的一些地方，常常见“曲江山水闻来久”的宣传招牌，而能知晓此语出处者却是寥寥。由此推知，韶州这个地方实在是没能接续上韩文公这一文脉，这是很惋惜的一件事。今天的广东韶关已很难找到与韩文公有关的历史遗存了，只是听友人说起他们多年前到乐昌九泷十八潭漂流时，曾在滩流旁见一韩公祠，小而残破，门口悬嵌的“韩公祠”三个大字斑驳漆落，孤零零地兀立在荒野中，四周的茅秆包围了它，而今那祠还在吗？

韶州没能将文脉香火延绵下去的先贤又何止韩文公一人！历代寓韶者且不说，就连韶州本土前辈张公九龄，在清代以前有关他的历史遗迹很是不少，如风度楼、张家祠堂、九龄祠、书堂岩等，而今除了九龄家族墓地、风度路可以让人怀想起这位唐代开元名相的风姿外，其余的旧址都已被历史的风沙永远掩埋了。而九龄家族墓地能有今日的模样，要感恩的却是云南腾冲人李根源，此人于上世纪（民国8年）任中华民国粤滇军总司令时，见九龄家族墓地“湫隘芜秽”，遂“用银万两”重修，“越俎代庖”地做了这件本应由地方官来做的事。

文化首先应该有“历史”，对历史，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对文化，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珍惜。韶州自宋以来即有“湘江书院”，曾为岭南四大书院之一，至上世纪初的1906年才废止。韶州的浈江又名“湘江”，是为纪念曲江公由此水路北上考取进士而命名，为什么不能循其旧名以唤起韶人的历史记忆，以添加韶郡的历史文化厚重感呢？笔者曾到过山西平遥古城，但见城内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民族特色鲜明的历史街区，不禁为先人的超凡智慧自豪，也为当地人对祖先遗产的尊重、珍视、保护而心生敬佩。据介绍，平遥古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虽旅游业每年可有一亿多元的收入，而当地投入古城保护的经费却远大于此。

（责编：李善成）

第二十三届“东丽杯”全国梁斌小说 奖颁奖本区作者再创佳绩

日前，天津市第二十三届“东丽杯”全国梁斌小说奖颁奖会在东丽区举行。今年恰逢梁斌先生诞辰100周年，此次“东丽杯”全国梁斌小说奖评奖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征集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本次评奖也格外受到了全国群众文学爱好者的广泛关注与参与。据悉，今年有北京、上海、贵州、海南、湖南、青海等十几个省市区群艺馆组织报送了一大批高质量作品。最终评出东丽大奖2名，新人新作奖2名，长篇网络人气奖3名，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小小说一、二、三等及优秀奖112篇。本区作者在高手如云的参赛作者中脱颖而出，3人获得奖项。其中，周子妮以作品《那一夜》斩获小小说类一等奖；杜秀芹以作品《看病》夺得小小说类三等奖；赵学俭以作品《假铜人》获得短篇小说类优秀奖。此外区文联获得单位优秀组织奖，杨立男、秦万丽获得个人优秀组织奖，为武清赢得了荣誉。

（武文）

往事如书

费城

在茶楼里斟满茶水，暗香四溢，沉淀，是时光的颜色和味道。透过旧宅庭院被风掀动的纸窗，我看到院前花坛上的木槿正将层层枝叶舒展，花蕾在薄暮下吐露芬芳。

倚靠在门窗上的脸被风吹皱了。平日里，我们埋头于一切，甚至忽略了四季的更替，以及

青草和花朵暗自枯萎时隐忍的苦涩。薄暮里，青草的气息在庭院里酝酿，一些细小的素白色小花在枝叶间晃动、颤抖。微风拂过时，一闪一闪的，如同暮空中抖落的点点星辰。

突然想起那年那月，我们沿着铺满野花的山道踏青，鞋面上满是清晨的露水和青草的气息。树枝上的点点露水落在脸上，有种沁入肺腑的凉意。沿途，我们谈起那些人生中的过往，那些迎风消散的浅白记忆，如今，早已长成各自内心的风景，更日显繁茂了。

纸窗上残落着岁月的烟尘。许多时候，我们无暇顾及周遭的景致，漫看远山上的青草期期艾艾，在一岁一枯荣之间，以及花朵在瑟瑟秋风中暗自枯萎时强烈抑制的苦涩，竟显得如此美丽、触目惊心，不忍去触碰。

旧宅庭院，木窗虚掩，我在窗边阅读，如同翻阅昨天。那已经是多年前的事情，那个门槛上端坐的寂寥少年，思绪总是飞得很远。单薄无比青春从来都是如此奋不顾身，直到某天有人在耳边淡淡说起，“其实和文字沾上边的孩子从来都不是最快乐的，他们的快乐好比贪玩的孩童，在人海中游荡到天光还不肯回来。”

多年以后，忘了某年某月某日，大约在那个花开的季节，我在院前的花树下捡拾被风吹落的叶子，在阳光渗透的叶面上，我分明看到写满整个季节的怅然与苦涩，一种久违的凛冽流遍全身。此去经年，那种迷离与绝望只有自己知道。

有人说，人为什么喜欢旧的东西？因为上面有时间。在一个阳光和煦的正午，我在窗边阅读，我深信总有一天，时光潦草地翻过一页，呈现的将是另一番新的天地。如同草地拂过的清风和流云掠过我们生命的河床，吹开那些暗藏的阴霾，剩下彼此透明的心，被晨露濯洗，被阳光照亮。

脚下踏着星光，我独自穿行于那些旧街巷，在前尘旧事中，渴望拾回那年那月那时遗落的脚印，以及花树下，你嫣然绽放的笑语。那年那月那天的旧山冈，那足下的野花和青草将记住你遗落在半途的叹息，同时见证我们一路走来的沧海桑田、艰辛迷茫抑或快乐忧伤。

汝之素年，谁予锦时？我们终将明白，某些人、某些事终有一天会从我们身边转身离去，甚至不留下任何可供时间追溯的只言片语。在人生的某些个段落，总有些时候，是一个人独自寂寥，抑或难过。在寂寞无人处，神情黯淡，心中溢满忧伤，在回忆里转身，最后消失在街角。天空的巨型舞台，在寂静的轰鸣中绽放出生命的色彩，只是无人献花，无人喝彩。那些无声世界里的精彩繁华，退居在一个人的心里，大约只有自己知道。

岁月的风吹拂在脸上，独坐窗前，斟一盏清茶，沉淀，是时间的颜色和味道。

（责编：周淑艳）

避暑宝地

李茹凤

老李家住的是平房，出入很方便。

这些年，由于高楼大厦的迭起，许多人都弃平登高了。老李却别出心裁，从楼房转移到了平房。她说，平房接地气。这不，她还利用门口空地，创造了花盆式的花园菜园组合。你别说，还真是小区的一道风景呢。

五月以来天气热了，不是渐渐的热，而是爆发性的，想来颇有些“不热则已，一热惊人”的气势。

面对炎热的天气，老周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改造一下家庭小环境，给炎热的天气增加点凉爽的色彩。他向领导打了申请报告，得到了老李的首肯，但有一个条件，改造环境可以，要少花钱，办大事！

领导都同意了，还等什么。老周马上开始了规划解说，他的鱼池里不但有山有水有桥梁，还要有花有草有凉亭。

听了这样的设计，老李觉得难度比较大。她说：“就是有这方面技术的人都有难度，别说你了。”可不是吗，对于一个普通的工人来说，要把这个景观设计成功，简直就是赶鸭子上架。

老周不信那个邪，非要搞成功不可。为了实现老李关于节俭的指示，他从附近拆迁的废墟里捡来一些砖块，买来沙子水泥，便开始大兴土木。老周行动起来，老李乐观其成。

邻家看着老李家门前的砂石料，不知何事，纷纷纳闷，猜不透老周家闹的是哪一出。

老周同志很有一套，铺地基，打防水，砌砖墙，贴瓷砖。短短几天，鱼池渐渐有了雏形。老周很得意，一边干一边说：“我这手艺，还是地震那年练出来的。”老李倒是不只一次听他说过，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家里的房子全部倒塌。是他自己在那废墟上重新盖起了防震房，一家人才得以从防震棚里解脱出来。还别说，这沉寂了接近40年的泥瓦匠的技术，竟然还派上了用场。

“鱼池要有一座假山就好了。”老李梦想着。

“没问题。”老周得意洋洋。

“啊！没问题？哪里有卖的？”

“瞧好吧——您呐——”

鱼池里的山石，竟然来自废墟。老周很早就发现了这块石头，只是一直没和李透露。不过老周还是花了一百元的运费才弄回家的，这家伙太大了。

石头的模样很好，老周又对山石进行了加工，用大号钻头从山石的底部一直打通到顶端，安装上喷淋增氧机，接通电源，一座喷淋式的假山完工了。

邻居送来了白色的大理石，本是不知能有什么作为，到了老周手里，切切割割，粘粘贴贴，老周动手，老李配合，几片白色理石竟然变成了一座三孔桥。老周对此略微遗憾，鱼池不够大，够大的话，他要做九个九孔桥摆在里面！

在阳光普照的下午，老周把桥梁做好了。摆放进鱼池里，真是锦上添花。

“要是有个凉亭就太完美了。”老李心里这样想。

老周似乎看透了老李的心思，决定给她一个惊喜。

他反复推敲，想把凉亭做成古时候模样，并画了几张草图。最后决定，就地取材，用做桥梁的下脚料，

拼接一个凉亭。

凉亭落成，老李真是惊呆了。没想到老周不声不响，把自己想象的东西变成了现实。

看着凉亭，她想做什么。左思右想，只凭借自己的技艺，在亭子边缘画了活灵活现的花、鸟、鱼、虫。

老周找来工具，把这些花、鸟、鱼、虫雕刻成壁画，然后涂上了各色颜料。哈，真是能工巧匠。

凉亭摆放在假山上时，真是一种画龙点睛的妙笔。鱼池里马上有了灵性，点缀了富贵竹，加了水，养了金鱼，就有了动感。走进老李家，感觉还真有点苏州小院的韵味。

后来，老周征求老李的意见，花了点本钱，买来了材料，把庭院封闭起来，形成了一座天然的空调。

漂亮的山石，就像一件艺术品耸立在鱼池的一角。水流溅起的浪花拍打在石头的边缘，一片片白色的气泡好似水中珍珠一般。鱼儿摆动着扇形的大尾巴，穿梭于桥洞与山石之间，老李看着它们感叹：做鱼儿真好，真是无忧无虑。亭子无言的挺立在山上。小桥连接着那座山石与池塘边。来参观的邻居们无不赞叹，真是巧夺天工，太漂亮了。

今天，老周用他灵巧的双手建成了一座微型的园林景观。

现在，老李享受在园林式的天然空调里，远离了炎热和暴晒。

一切都要归功于老周。老李由衷地说：“老周，辛苦了。把咱家的平房变成避暑宝地了！”

（责编：李克山）

荷

钟 荧

有人说，荷是江南女子的转世，盛开在当年初见的桥边，每一个夏日的绚烂都是赴着前世的约。然而荷花年年满塘，踏过木板桥的人却代代不同，昔人已去，下一世的温柔永远不能弥补上一世的遗憾，再是接天映日，也只能在桥边沉默地叹息追忆。

我自幼时起练画，笔下水墨也晕染过芙蓉朵朵，虽然足够娇艳，却少有一种清雅的气质，更

没有那哀而不怨的凄婉神采，好在国画总被墨香掩着，也显不出俗气。但我敢言写得出竹清瘦，点得出梅傲骨，却从下笔的第一天开始，从未画出一幅含着情愫的荷花来。

如何才能画出来这自然的宠儿呢？从通彻的茎中舒展出来的花朵，秀丽而端庄地摇曳在水面上，起则俏然独立，落则羞掩叶间。曲线勾勒出粉红的轮廓，即使用最富有弹性的笔法也描不出其中婉柔。幼小的碧色莲蓬被明黄色的花蕊护着，紧抱住渐渐鼓胀的莲子，如生动的玉雕，被静水映着，轻轻含笑。

仅水色便往往能让人觉得清爽。荷花长年寄居在清爽边缘，自然也带了些凉意。蓬蓬勃勃的翠色浸在一起，间杂几点嫩粉，娇弱不胜又精致圆润。路人便忍不住看一眼，再看一眼，终于驻足其间。

“芙蕖半放，夜来香澈”，这是《三京画本》里对一个女孩儿名字的描述。人们用各种关于荷花的修饰来描述少女，芙蓉面，步生莲，荷花天生便是那段美丽韶华的代称。那是低头观鱼戏弄莲子的少年时呵，莲花怀念的，代替的，引人迷醉的，都是那些清如水的时节。只有在不知天高地厚的日子，未尝人间辛苦无奈，才意外地在如画美景中放心做一个赤子。后来长大，即使依旧采莲江南，被生计所迫的人们早已只会盯住残荷后那饱满的莲子，以及污泥中一段段幼童手臂般的白藕。生活让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只有闲暇之时，带着孩子们来到这里，才能从他们的惊叹中回味当初的心情，在他们的眼睛里读出那段无忧时光。

最动人的悲哀，往往被时间所洗涤。在交织的传说中，那莲花便盛开在时间的河流旁，散发着充满记忆的馨香。

那个蒙蒙雨天，白蛇收下许仙油纸伞时，烟波湖上，可否有素白或粉红的莲花朦胧，如她微湿微甜的心情；那个晴空六月，泛舟湖上的诗人与朋友对饮时，迎了日光的火红花朵，化成了多少相思红线，缠绕对于江南的思念；那个明净月夜，朱自清徘徊在水木清华中，那些躲藏在莲叶阴影中的深沉思绪，如远方飘荡的歌声。出水芙蓉，一次次地成为美丽的布景，却在种种幻境与

真实的交错中坚守，直至成为最终的主角。

莲花亭亭，摇曳在夏日风中，连着跳跃在其上的阳光都显得微凉。如当年那痴痴等候的温柔少女，守望着千年的传说，代代如烟花，绚烂一霎，又渐行渐远。

（责编：李克山）

曲阜 游 记

朱新民

曲阜是孔子故乡，想象里只不过是一个村落，或是一个小县城。待我真的身临其境，一展那人杰地灵、恢宏璀璨的盛景之后，才如梦初醒，竟惊得我目瞪口呆。

抵曲阜，已是日衔西山的时候，但见街道齐整，市井肃静，仿古建筑鳞次栉比，很少有像其他城市的杂乱与喧哗。入夜，勾月纤纤，独步夜色中，让人顿觉有阵儒雅飘逸的思古之风拂入情怀。

次日晨，兴致勃勃地向古城中心奔去。

羁绊住我的，先是那些陈列于市井两边的工艺品摊点。不论是看的、听的、玩的，还是石的、玉的、金属的，一应俱全、琳琅满目。徜徉于此，即使不买不卖，也会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我注意到在这些摊点中，有许多雕刻高手散落于街市，不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个个刀笔娴熟，技艺精湛，并且镌刻速度相当快！我跃跃欲试，想附庸一下风雅刻一枚“藏

书”印章，便随口诌出一个“堂”号。那刻章人说“立等可取”，但同来的伙伴催我快走，只好先付了款，回来时再取。

导游小姐的燕语莺声，把我们带入了浩如烟海的孔庙之中。

孔庙是历来祭祀孔子的地方。据说，孔子故去的次年，先是鲁哀公初次祭祀，是以孔子的故宅三间当庙的。后经历朝扩建，至明，已占地三百多亩，殿阁厅堂皆为仿皇宫之建筑，气宇宏阔、金碧辉煌。四周筑以高墙辅以角楼，古木参天，布局不俗，与北京的故宫、承德的避暑山庄，并称为国内三大古建筑群。遗憾的是，这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之处，“文革”中数千块碑刻被砸毁，连清雍正年塑的孔子全身像，也被捆在汽车上游行示众后，推入护城河中淹没了。巨大的浩劫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后来，石碑的修复，是经历手捡筛漏，将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碎块儿，对在一起粘合。尽管修补得天衣无缝，但依稀可见累累的伤痕；重塑孔子像，还多亏了一个瑞典人寄来的一张原先的彩色照片，这才得以复原了孔子的丰采。

呜呼，孔子在世周游列国，授弟子3000人，编《春秋》、定《诗经》、删撰《尚书》，可谓功高如山。他提倡仁爱，主张正名，反对苛政，实施有教无类……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开明。他的光芒如日月经天，在古神州乃至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这样一位儒家鼻祖，打得倒吗？……

走出孔庙，刻章人将石印交给了我。是一长方形挂骨签的小盒为外装潢，紫色的石印，整体是以缩小了的孔子像为模具，“勤耕堂藏书”几个篆字古朴端秀，令我爱不释手，一直保存至今。

走进孔府，就另有一些味道了。这里是孔子嫡系后裔的府邸。孔子生不逢时，死后被历代皇帝追封至圣，恩泽子子孙孙，连绵不断的后人，皆享有朝廷重臣一样的待遇。代代显赫，世世腾达，孔子九泉之下不会不笑的。孔府分三路布局，东路即“东学”，有一贯堂、孔氏家庙等；西路即“西学”，有红萼轩、花厅等。主体在中路，前为官衙，后为内宅。这里“官

味儿”十足，大堂上“肃敬”“回避”字样刺人眼目，还有惊堂木、令箭、鬼头刀、朝天凳等等，威严煊赫气势森然，这种气氛大大减低了我的游兴。不过这里藏有古代青铜文物、历朝服饰，还有各朝的真迹墨宝，令人大开眼界。

孔林是孔子及其后代人的墓地，占地3000亩，坟墓十万座。林中古木绕云、碑文数千块，殿、门、坊、亭古朴别致，是世界延续最久的家族墓地之一。

穿越至圣林门，迈过洙水桥，五间大殿后面，是一座巨大的孔子坟。它东为其子孔鲤墓，南为其孙孔伋墓，据说这是“携子抱孙”。其孙孔伋撰写的《中庸》发挥了孔子学说，并后传孟子，为一大家。孔林西侧是明代墓群，墓前碑石如林，其中还有严嵩写的碑文，字颇有功力。有趣的是戏曲家孔尚任也葬于此，只不过是在东侧。他的一曲《桃花扇》为传世之作，剧中李香君楚楚动人，曾轰动朝野。孔尚任性直且才华不凡，授国子监博士，只因该剧有反清复明情绪，终被罢官。他是孔子64代孙。

我要在孔子坟前拍一张留影，我手扶石香炉，背衬“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石碑。这块石碑，“文革”中也曾被砸碎为无数块，孔子坟被夷为平地后，又深挖数丈，使其穴内积水盈盈。据史书《孔氏祖庭广记》载，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也曾“盗”掘此墓，一个“盗”字说明秦始皇尚且不敢明目张胆，而所谓的“彻底革命派”们却在朗朗乾坤下斗胆如斯，甚至将有的尸体掘出，挂在树上进行“批斗”……

据传，古炎帝建都于曲阜，黄帝出生于曲阜。曲阜周时为鲁国国都，34代皆都于此。

“郁郁乎文哉，我从周”，是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民族文化为基础，才诞生了“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的孔子和儒家学说，其精深恢宏，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打开旅游图，才知道曲阜临近还有许多名胜，如孔子的出生地尼山、古老的周公庙、肃穆的少昊陵、清幽的孟母林……

曲阜使人迷恋，她是一颗耀眼的明珠，我击节高呼——伟哉，曲阜！

（责编：李善成）

唯文字有生命力

《人文武清 文学作品选粹》出版

《人文武清 文学作品选粹》四卷本，历经数月编辑整理，终于尘埃落定，近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这部文集可以看成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撤县建区以来我区文学事业发展繁荣的集中展示，是我区作家、文学爱好者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贴近生活，紧扣时代脉搏，唱响主旋律取得的重大成果。

文集分为小说、散文、诗歌、纪实文学四卷。限于篇幅，长篇小说只节选其中最精彩部分，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小小说每人均不超过 3 篇作品，散文、诗歌部分每人均不超过 10 篇作品，纪实文学选编的大都是记录近年来武清重大事件的作品。

我区文化底蕴深厚，但自从建国以来，我区尚未编辑出版过综合性的文学作品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和遗憾。为此，区委、区政府对这项工作高度关心，给予了大力支持，使她得以面世。《人文武清 文学作品选粹》的出版，既是总结地方文学成就、泽被乡里，也是文脉承续、薪火相传的益事。作为本书的编辑，我们算是尽到了一点责任，合力完成了这一艰巨的文学工程，感到无比欣慰。

为了编撰好这本文集，我们还邀请了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诗人作为编辑人。最初的来稿量达到 2000 余篇。虽然来稿质量较高，但由于页码有限，在文集最后定稿时，不得不忍痛割爱了部分作品，因此，确有遗珠之憾。

唯文字有生命力。随着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注重自身文化修养和个人品位的定位。文学将永远是我们精神的栖息地。

（武文）

三访“英谈古寨”

赵学俭

“你真带着一家子来啦！”坐在村口树荫下的李秀妮老远就冲我笑着大声打招呼，满口地道的邢台西路山区的口音，怪好听的。

“哦，全家，一个不少。”我答应着。

她咯咯地笑着快步迎上来，抢着提我们的旅行包，带着我们向她家走，并和我老伴儿亲热地说：“房间打扫好了，晚上叫你们全家尝尝我们太行山里的菜团子！”

果然她亲手包了一大锅菜团子。没有肉、没用复杂的调制，少许盐、一点儿葱蒜，便把玉米的甜、山野菜的清香烘托到了极致，那种只有大山才有的清香挑逗着我的食欲，着实叫我们从天津大都市来的这一家子饱餐了一顿。

这是我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第三次来到“英谈古寨”了。

第一次我来“英谈古寨”完全是邂逅。今年五月中旬，我去邢台做一项培训工作，期间赶上一个周末，寂寞难耐，午饭时随意和餐厅服务员搭讪，问：“邢台有什么好玩儿的地方吗？”服务员只是摇头，没有线索可答。六十多岁的老板听见了，拉了一把椅子坐在了我对面，原来他是从运输公司退下来的，曾有过行走四方的经历。我们聊了起来。那时我才知道邢台界内的太行山东麓有个“英谈村”全部保留了石头房子，历史文化挺深，可去而且不远，在邢台市往西百余里的大山里。

第二天，我真真去了。

不宽的柏油路，弯弯转转通到村头。村头石桥边散散落落地坐着几位老人，小孩子在玩耍，年轻的女人在奶怀里的娃儿，狗儿懒洋洋地卧在树荫下，鸡儿散漫地啄着地上的东西……一切显得那么恬静，那么宜人，看不出这儿是旅游景区。离村口石桥还有六七十米的路边儿

上有一个彩钢板小房，门窗敞着，门外坐着三四个人。若不经意看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其实他们是在售票兼做导游。那天就是李秀妮给我导游。

“我们这个村子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唐末黄巢在山东起义，其中一支队伍曾经住在这里，是起义军安营扎寨的“营盘”。当地人“营盘”两个字的发音近似“英谈”，久而久之就把村子叫成“英谈”了。永乐二年明成祖朱棣，为了扩充北方汉人的势力，抵御外族入侵，从山西洪洞大移民。其中“路通”、“路达”俩兄弟便落脚到这里，经历一代一代的苦心创业、闯过一次次灾难，几百年来世事沧桑，为我们留下了这座完整的古村落。不久前经过北京几所大学考察认为，它是我国北方第一古村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李秀妮用带着当地口音的普通话带我一边看一边介绍。走过石桥，一条石板路直通东寨门，古寨依山而建。寨门是红石砌成的拱形门洞，门洞上层是面北而建的“文渊阁”，门洞左右的红石寨墙，很有高墙壁垒的气势。寨门前一通新立的黑色花岗岩寨碑镌刻着“英谈古寨”四个大字，并标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东寨门很有讲究，是双层拱结构：门洞的上券分里外两层构成，靠外一层稍矮而厚，紧贴着的里层稍高且薄，并且是从下往上由厚逐渐退缩收薄。原来，寨子的主人想借此意喻一个道理，即做人要礼让三分，退一步海阔天空；两扇巨大的寨门使用的是当地的柞木打造的，每扇门是五块竖着的木板拼的，横着各穿五条带，关上寨门象征着“十全十美”。门洞上那块厚木板上还隐约可见“大清咸丰七年九月吉日立”的字迹。可见寨门的年代久远了。

英谈古寨兴盛在清咸丰年间。路家当时分立了四个堂口：“德和堂”、“贵和堂”、“中和堂”、“汝霖堂”，分别经营绸缎布匹、瓷器、药材、盐、茶、油漆、骡马皮毛市、百货综合商业……当时路家走出2000里不住别人家的店、不吃别人家的饭，所到之处都有路家的买卖。路家祖先靠的是“忠厚持家，德义生财”。早年，相邻地方赶上灾荒有逃难的来到这里，英谈村的路家便开粥棚赈济灾民。清政府表彰路家乐善好施，特给汝霖堂（这个堂口当

年有一名举人)挂了一块匾“慷慨济民”。民国三十七年河南发大水，英谈村又收留救济了大批灾民，国民政府把匾上的字铲掉改成“为民立功”，这块匾若不改的话已有157年的历史了。

抗日时期八路军总部、129师，及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左权、陈赓；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国民党省党部，都曾在英谈村驻过。英谈也是中央苏区冀南银行、冀南银行印钞厂的驻地。国际友人白求恩，在英谈建立过野战医院，抢救过无数抗日军民。

英谈的历史太深厚了，如今它终于披挂着一身风尘，向世人讲述着往事。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里，英谈村显得那么矜持，无处不表现出深邃厚重的历史积淀，我啧啧赞叹：“太好了，明天我一定还来！”“那就别走了，村子里吃住都方便。”李秀妮说。“不，我回邢台去，买只录音笔来，明天还来你再讲详细点儿，把它录下来做资料。”我说。

“又来啦！”“来啦！”“李秀妮今天特意把她的老师请出来给你讲，正在村口等着你呢。”彩钢板小房售票的人们都笑着望着我，其中一位稍长一点儿的男人对我说。

“今天你是第二次来我们‘英谈古寨’，有什么要了解的事情尽管提，我给你解答。”其实，昨天在他正给省里来的人们做讲解时，李秀妮在一旁向我介绍过，说他是原来寨子里的干部、路家的老人儿，叫路嘉禾，称得上是英谈的一本书了。

我打开录音笔、挎上照相机，蛮有一股不把英谈记录个详详细细不罢休的样子。“我就叫你路老师吧。”我上前握着他的手说。“你说，英谈在历史上最苦难的日子，是什么时期？”

“哎呀，看来你对我们英谈村的历史真是很认真的，我接待了这么多的游客，你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路嘉禾停住了话，思考了好一会儿他说：“我们英谈村历史上一一直在忍受着人祸、抗争着天灾。1937年10月15日日寇占领了古城邢台，一时间国民党南退的军队，为了避开日军的追袭纷纷离开铁路线，十几个军头逃窜到邢台山区。再加上那些占山为王的土匪部队，英谈村所在的路罗川一下子涌进了十几万人。本来人口还不到十万人的邢台山区，

当时百姓承受的负担可想而知。不仅要面对外辱，更要承受国民党不抵抗政府的苛捐徭役，还要应付土匪的敲诈……”路嘉禾的话止住了，他抬头望了望停了一会儿，说：“来我带你看看八路军总部。1939年3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129师师长刘伯承跟国民政府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会谈的地方，那个房间的墙上至今还保留着邓小平提出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战必胜’的口号墨迹。”“英谈村在抗战期间曾经同时存在着两个政府：一个是八路军的抗日民主政府；一个是国民政府。比较长的时间是冀南的红色中心！日本鬼子千方百计地派汉奸打探，不断扫荡、不停地轰炸，整个村子烧毁近半。英谈人遭受了历史上空前惨烈的抗日战争的洗礼，从这一面来说又是它光荣的历史！”

路嘉禾骄傲地说：“英谈人没想创造历史，但是世代代默默地坚守着的那一份朴素耐劳的品质、坚韧不拔的精神、为善中和的文化理念，却是给后人留下的无价的精神财富，这又是一份骄傲！”

“路老师，你越讲越让我对英谈村着迷。我有一个想法……”“啥想法？”“八月份等孩子们放暑假我带他们来，你好好讲讲英谈的文化，也算是给孩子们上一堂实实在在的精神文明的教育、历史的教育课吧。”“好哇，欢迎欢迎！”

这次，是我第三次来英谈村，是带着家人一起来的。原以为孩子们一定会受教育，谁知，他们一见这石头村觉得倒是挺新鲜，但不如游山玩水有意思，纷纷开小差去附近的天河山漂流去了，这叫我心里好不是滋味。路嘉禾看出了我的心思，说：“其实英谈村能留下这么一份文化遗产，是啥原因？就是一个‘穷’字。到现在村子里还保持着就地开山取石垒石头房子的习惯。”路嘉禾说着用手指着一拨村民说：“你看，他们是去采石的……”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见那伙人个个背上背着一个木架子，上面捆着硕大的红石板，艰难地攀登着不宽的石板路，进行着粗笨原始的劳作。“假如太行山早就修通了公路，假如人们的口袋里早就有了很多钱票子，英谈人还守得住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吗？

还会有这个石头村吗？”我听了路嘉禾的话也在想：“是呀，其实路嘉禾的话里含着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钱，文化，好比社会的两条腿，不能弱了任何一方——社会发展没有经济支持，不行；文化趋势弱化了，社会便缺少了良性的内涵，便催化了浮躁，好比是社会得了软骨病、弱视症。’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文化教育不够强势，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亲和力正在减弱。”

这天我俩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如何给孩子们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也许对梳理咱们的话题有帮助。”路嘉禾说。

1940年的10月一个深夜，一队八路军开进英谈村，他们号了村子里最高处的宅子。村子里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这里干什么。自打八路军号了房，全村只有两个人进去过那个院子，一个是盘灶的师傅当天垒了一盘大灶；第二个就是一个接生婆在一天夜里进去接生了一个孩子。后来日本飞机轰炸这个村子，接着鬼子大部队进村扫荡。鬼子的目标是抗日根据地的“冀南银行”，当时这个院子就是冀南银行的印钞厂。八路军撤退时，把一个女孩儿寄养在一户姓路的村民家。这个女孩子叫路继玲。她19岁那年，亲生父母通过政府来英谈找她，把她接到北京。当时不少人为她们亲人团聚高兴；羡慕她有一个当官的父母；庆幸她终于跳出了穷山僻壤，眼前就是一个锦绣的好前程……（路继玲的亲父叫银宾，当年是八路军第二纵队政委，湖南人，前南峪129师纪念馆里有他的事迹，他逝世后安葬在了邯郸烈士陵园。）不多天，路继玲回来了，又回到了英谈村不走了。她说，她舍不得英谈，她得回来孝敬服侍养父母。果真把养父母养老送终。许多人不解。路继玲说：“我不能忘记了英谈的父母的恩情，他们何止是养育之恩呐？当年我亲生父母是军人，他们是队伍，手里有武器；英谈村的乡亲们呢，英谈的父母呢，他们仅仅是山里的农民，谁来保护他们？那时，各方面的敌人都在千方百计地找我，要断我这条八路军的根，为了我他们踩着刀尖儿度时光，不惜舍命护犊之情感天动地！”后来路继玲一直生

活在英谈，在英谈村寿终。

路嘉禾那天很动情，一直给我讲到深夜。他说：“英谈村的养父母不仅保护了路继玲的生命，英谈村乡村们的一言一行也给了她一生极朴素的道德的滋养，培育了她淳朴的人性，在名利面前她头脑特别清醒，不然她不知道有个当大官的亲爹好哇？！”“前人给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远比物质财富重要得多。对孩子的教育长者有责呀！”路嘉禾着意又补充说。

我听着路嘉禾讲的故事，望着窗外夜色里太行山逶迤的山影，星光在天幕里闪烁，英谈村这时静极了，好似和我一样在想着什么……

（责编：李蔚兰）

今天，为你而歌

方纪民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

朋友，今天是你的生日，

娇艳的鲜花为你绽放，

美好的日子为你开启。

火红的蜡烛为你点燃，

香醇的美酒为你斟起。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

朋友，今天是你的生日，
一年 365 个日子，因为你的降临，
这一天注定是个传奇。
消逝的时光只能为你镀一分成熟，
平添的月华更是为你增一分美丽。
你那青春的树越长越葱茏，
你那生命的花越开越艳丽。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
朋友，今天是你的生日，
一年 365 个日子，因为你的降临，
这一天注定让我铭记。
我的人生多了一份精彩，
我的世界多了一份友谊。
我的生活多了一份诗情，
我的今生多了一份画意。
还记得，在我们相约银屏的日子里，
锁定一个钟情的频道，
就仿佛锁定了触手可及的惬意。
你是微笑的天使？
还是行业平素的规矩？
你用一腔流利的普通话，

绽放着一座城市的表情，

为时代留下美好的回忆。

一则新闻，

你用清亮亮的音质，

读得跌宕飘逸，

足够让行云屏住呼吸。

一首诗歌，

你用甜润润的嗓音，

读得春风化雨，

足够温暖一个花季。

我不是诗人，没有华丽的词语，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真诚地送上我的祝福，我的敬意！

朋友，你是我心中的云，

朋友，你是我心中的雨。

朋友不一定是金钱和财富，

朋友一定是我生命的唯一。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

朋友，今天是你的生日，

仰首是春，俯首是秋，
在你生命的每一天，
愿所有的欢乐都追随着你。
月圆是诗，月缺是画，
在你生活的每一天，
愿所有的幸福都陪伴着你。
光阴荏苒，
在你缤纷的人生旅途中，
愿幸福和快乐永远是你生命的主题。

（责编：朱新民）

乡村诗情（组诗）

王志刚

怀念一头老牛

一头老牛悠悠地反刍被动的时光
不堪重负的胃，摇醒村庄的午睡
一些内心憔悴的草，经过再一次咀嚼
虚拟了牛蹄踩踏的春天

这时候的父亲，目光已越过土墙
在垄沟里翻找不知去向的阳光。犁尖的碎片
用锈迹压制鞭稍儿甩响的高度。扶犁人的弓背
低过老牛的脊梁，祖辈传下来的犁套
迸断在现代化机械的叫嚣声里

喇叭花还开在篱笆上

露水打湿她紫色的短裙，媚眼中
光着脚丫的小男孩是她的情人。她等着
他脏兮兮的小手捧着，吹出
春风里不再矜持的动词

喇叭花还开在篱笆上，等她的情人
篱笆已不再是她熟悉的玉米秸秆，坚硬的竹竿
没有熟悉的土腥味。她只能循着
母亲扎篱笆时划破手指留下的体温，追赶春风
用最初的虔诚回应生命的呼应

南支渠

一些事物始终不变，像流水的足音

我还以为是我的脚步，惊动了童年脱钩的锦鲤

蛙鼓停歇，水草根部雀跃的小脚印

又搅混了蜻蜓顾影自怜的明镜

向鱼问水，鱼沉水底

向水问鱼，风从左桥洞来

打个旋向右桥洞去。向风问路

风把我吹个趔趄，以飞翔的姿势冲刺

在俯冲的过程梳理生锈的翅膀，抖落失去咸度的盐粒

扑向镜像中浮起的仿佛隔世的澄明

喊出一个熟悉的名字

喊出一个熟悉的名字。我就站在村口

截住隐隐传来的阵阵喧哗。却无法分辨

那些朝气蓬勃的回应，是小麦、玉米

是镰刀、锄头，是在河里摸鱼的小黑、狗蛋

还是父亲膝前的牛犊、母亲捧着的小鸡仔

他们的回应经过我，攀住炊烟的软梯

挤进我身后白杨树顶没了喜鹊的喜鹊窝。一起喊出

一个熟悉的名字。空旷的村庄摒弃所有的风声

从前街到后街，只留下两扇磨盘相距五百米的青梅竹马
以及某处颓墙下因追逐一只断了一条腿的蚰蚰儿崴脚的少年

嘿，普者黑（组诗）

——我想以水为你命名，又怕辜负这满目青山

健如风

遇

仿佛哪一世的摇篮

遗忘在这里

没有谁比你更甜，普者黑

你是母亲的乳房

存留前世的奶香

将一粒苦心密密包裹

孕育成蜜糖的芽

我是渐渐饱满的莲子

日日打坐

在莲花山上

江山停在脚下

不再是奔跑的动词

时间的马儿你且停下

容我与群山对饮

叙一叙乡愁

莲

走着走着

就忘了路

忘了路的行者

坐在湖边，看你开

春风十里不及你的笑脸

为此，我恋爱

我仿佛也开着

在你的近旁，是同样的一朵

你是静寂的小世界

我是另一个画

如今我是更远的云彩

不再雨落乡关

北方的大平原上

祖母的老屋是一架倾颓的纺车

倒带般退后、再退后

我误入歧途

向前、再向前

岁月是一幅抹不平的画卷

一个人行走在画中央

落笔苍茫

十六岁的蝴蝶结飞不过中年的山岗

青春更适合遗忘

每当有雷声从北方隐隐传来

故乡啊，我亲亲地把你唤作眼前的山水

——嘿，普者黑

慈悲（组诗）

老 臣

怀念

屋顶用餐

忽然想让你看看

风掠过

屋檐 脸颊 水面

驻足 瞩望 怀念

一波涟漪鼓涌夕阳

一串风铃磕破铜脸

心驰神往 四肢僵硬

我的奔跑如同梦魇

银杏树叶碰瓷

那喧响 宛如末世的决绝

精致的南瓜汤

没被风撩起波浪

牛排停泊于瓷器

那块肉体

不再回忆高山 草原

对面的椅子空空荡荡

没有你 这西餐吃的

仿佛一块牛排与一头牛的差距

我用刀子切肉

用叉子把肉送到嘴里

原谅我 每一次

都仿佛咀嚼岁月

我的胃有炎症

我的胆有结石

这五分熟的牛肉

带着血丝 和一头牛临终的抽搐

让我在风中无法下咽

风起于青萍之末

终于远处金黄的宫殿

听说 夜里有宫女在红墙内现身

我没有遇见

想她们也有许多往事

念念不忘 常常到今生

看看现在 谁是谁的翻版

刀叉与瓷器磕碰

好比舌头和牙齿的关系

而你不再是我的嘴唇

我也不再是你的舌尖

我咬不动牛排

你已经不再心疼

屋顶 风中

切割 吞噬

一头牛的尸体 带血丝

我把骨头省下来

想在路上丢到那片树林

狗有了骨头

就不会再蹿出来吓你

原谅我

天堂和人间的差距

短暂得只剩 37度

你知道 那是一个人

正常的体温

刀锋

刀锋 最伶牙俐齿

切割时 最薄情

无情的 总要率先腐烂

可是因为 杀孽太重

传说 刀子若有灵性

可在静夜出鞘

无需杀人的英雄动手

就可呼啸嗜血的本性

残忍 最害怕时光的遗忘

好比那个杀人如麻的老人

满头银发 面色慈祥

谁会相信 他屠夫出身

对刀子的惩罚是放下

用一双佛眼 立定红尘

铁的冷 锈迹斑斑

刀锋腐蚀的缺口

已成为蚁穴的门

庭中垂钓

鱼的问题

不是如何 躲开网

而是如何 拒绝诱饵

网是避不开的迫害

饵是可以唾弃的勾引

被网住身体 可以同情

被钓住嘴巴 怎么可怜

在水中生存 鱼

总是身临险境

读史

读史书 要学会

稍息 立正

因为《史记》的作者

被强权 施予酷刑

因为正史 是侧歪着肩膀写的

因为野史 是嬉笑着媚眼写的

好比广场上的正步走

都叫操练 不是兵演

荣与辱 爱与恨

于生前有功 于死后无奈

立正 稍息

不识字的清风 总是翻乱书

（责编：朱新民）

四季恋歌

高 伟

春雨丝来宛如烟，

江庭花畔玉珠帘，

鹊啼枝头双飞去，

伴君相守不羡仙。

夏夜河畔听雨阁，

琴箫一曲为君歌。

此情可比金如玉，

伴作连理天地合。

蝉声幽幽已进秋，

天高日暖碧水流。

春发一种今玉硕，

佳偶良缘千年修。

夜静心明西阁前，

腊梅花雕紫炉烟，

晓看窗棂双飞雀，

爱君执手共婵娟。

被你的文字深锁

苦藤真人

淡然而唯美的文字

在你的笔端倾泻

流经时光的长河

流淌过岁月的荒漠 我看见

纷纷绽放的花蕾 雪片般

缥缈而来 和着我的泪

滴洒在我干涸的心窝

你的文字 如淙淙的小溪

“叮咚、叮咚”地唱着

十数年来忘不了的儿歌

当我侧耳聆听 寂寞

打马而过 阵阵马蹄激起

洁白的浪花 湿润着

我的眼角

绵长的乡愁也随之滑落

秋风 追着枫叶在窗前飘过

灵魂颤抖 心如击鼓

有点惶恐 有点害怕

害怕 那些盛开在你笔下的花朵

簇拥着空虚 优雅地把我

在思念的城池中 深锁

深锁 在异乡那流淌千年的运河

（责编：周淑艳）

北山耕夫诗三首

北山耕夫

耕夫自道

强作疏狂又一年，愁心但寄白云边。

情难如意由他去，叶不经霜任自蔫。

惯把辛酸当馥郁，更无佳兴辩婵妍。

营生维继能温饱，问趣依然山水间！

登西山顶

西山高矗万山中，举目堪能览洞宫。

十县云峦归一脉，百川烟雨阅千重。

浮生难弃红尘劫，此日来依顶上松。

光景无边皆我有，长吟短啸任随风！

赠别欣菲老师一家

津门儿女访鳌阳，云路迢迢柳絮长。

西浦迎来尊贵客，槐湖盛赞美风光。

青山着意言难尽，碧水含情歌未央。

古道同行留影后，蓝天万里好还乡！

王向丽诗词三首

王向丽

七绝 电视塔观景

神工重彩绘祥云，

姹紫嫣红满目春。

细草微风浮夜月，

樱香蕊暖醉游人。

菩萨蛮 游黄沙古渡

黄沙漫漫无垠远，波光渺渺烟汀浅。万里水滔滔，千年芳草遥。 昆仑东自转，浊浪排山满。
 闰梦起狼烟，谁人忆葛丹？

临江仙 印象丽江

三月丽江三月雨，雨花飘落雕梁。红油伞底绮罗香。小桥流水地，篱下剪阳光。 梦绕霓虹纱胧夜，歌声起管弦扬。风花雪月染成伤。青石犹作响，不见影成双。

诗二首

李善成

抒怀

吾本一寒儒，

终生育骏雏。

室中无重物，

唯有半床书。

秋原

雨霁禾香百色娇，

柳河风静细波遥。

白云戏我时时变，

忽作峰峦忽作涛。

尹凤起词二首

尹凤起

蝶恋花 公园美景

环水栏杆雕隼秀。溪水晶莹，垂柳腰肢瘦。两岸坡平碧草？花开烂漫蜂蝶诱。 四野清明
空剔透。百鸟飞鸣，秀木和风奏。生态宜人无秽垢，新兴城市新成就。

一剪梅 公园见闻

芳草萋萋露未浓。泉水清凌，飞燕轻盈。花坛锦簇露峥嵘。小鸟飞腾，溪水坡平。 生态
平衡映碧空。绿草丛丛，花径重重。太极拳手显真功。站立如松，动步如风。

（责编：李善成）

岁月沧桑人有情

张维安

庚寅虎年五月初五中午，全家老少正围坐在大圆桌前时，庆祝节日的祝愿还没出口，突

然拍门声大作，“维安、维安”的呼喊，非常熟悉的声音却一时想不起来是谁，我就立即起来去开门。原来是老友王秉臣兄满头大汗地立在门口，他提着两袋东西微笑着说：“想不到吧，我是赶来与你们欢度端午节的。”我虽然喜出望外，但见他那不断喘息的疲惫形象，就埋怨地说：“你一个七十有五的老人，还要带这么多东西，风尘仆仆地从千里之外的东北赶来，已经很是辛苦受累了，到了天津火车站，怎么不来个电话，好让我们驾车去接你呀！”

“不就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嘛，你左盼我右盼我，又催促的电话连连。”“你打个到站的手机我们一样惊喜，你这样多受罪！”“嗨，其实挺方便，”他说：“下火车后就坐上611公交，到武清问至水电部招待所，再向门卫一打听就知道你们的住家了，何必麻烦呢？再说了，我们曾经都是南征北战的水电人，什么苦没有吃过？那时生命中有许多时间不都是辗转在途中奔波吗？”

看来秉臣兄的思想还停留在昔日艰苦的战山斗水的年代里，丝毫没有奢望享受的意识。全家老少立即离桌，有的沏茶，有的打热水。秉臣兄一边洗脸，一边说：“我们分别快四十年了吧，我的外孙女都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多年了。你也三代同堂了，也从过去的小伙子变成今日的老爷子了。”

洗漱完毕，又让秉臣兄坐下来压了几口香茗提神，就把他请到餐桌的上位。我先向他简要地一一介绍了儿女媳婿与孙辈们的情况，之后就全家举杯，个个兴高采烈或笑逐颜开地向他敬酒，并人人献辞：有的感谢他盛情来访；有的称赞他体格硬朗；有的祝愿他活到茶寿（108）岁；我与老伴是最高兴亢奋的，我对儿孙们坦言：“你们的王伯伯，王爷爷是贵客，是稀客，是我们全家最知心的远客。半个世纪之前，我们在灌县鱼咀施工时就相识相知了。鱼咀电站竣工后又一起转移汶川映秀湾工地，形影不离。文革时，他以秉正的人格保护我，使我少受摧残，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患难见真情。我‘平反’之后，从水电六局调到水电基础局，他依然关心牵挂，不管他是在四川还是后来退休到太平湾六局基地，经常托人送来口信，

亲笔写信，之后又频频打电话发短信。得知我患有严重支气管炎，几次找良方，土方寄来，对待我比亲兄弟还亲，虽然他人在千里，我总觉得近在咫尺。”

秉臣兄的眼睛红了，并不是因为我感恩的表白。他说：“今日一得知有的服役于军队，有的执教于讲坛，有的继承父辈依然献身于水电基础事业，你们全都受到高等教育，并用勤劳的双手，用智慧的大脑，用奉献的精神，去筑中国梦，任重而光荣。”他又摸了摸坐在他两侧的孙子 and 外孙女的头，又说：“第三代心灵纯美，品学兼优，都考读到重点学校，将来必定大有作为，实在是个希望之家，出息之家，这才是我所想看到的。”他用袖子抹了下喜泪，又感慨地说：“我太感动了，也太羡慕了。想当初，你们爸妈落难受苦，谁能想到今天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父母有个天伦之乐的温馨晚年。”

我们边吃边聊，都情不自禁地共同回忆着往昔与别后的日子，畅谈着三中全会之后各自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下，渐渐走向温饱和小康的经历。在触及到从反右倾、四清、尤其是“文革”的那段畸形的政治历史和酸涩苦辣的难熬岁月，我感受最深的是人性的丑恶和美好。我最初被揪出来与“阶级敌人”列队被批斗时，秉臣兄说：张维安不就是旧社会的官宦之后吗？可现实中既无反动言论，又无不轨行为，这叫什么罪恶？怎么不掌握“出身不由己，重在表现”这个中央政策呢？当时有造反派问：他有什么重在表现？秉臣兄理直气壮地说：有！《大洪河水电报》、乐山地委《跃进报》就刊登了他写的十多篇歌颂党，歌颂水电人的诗文。那都是有感而发，都是张维安的心声。因为我知道自己出生在官僚地主家庭，成分不好，学生时代就夹着尾巴做人，养成低调、收敛的性格，只把情感寄托在文字上，不敢得罪人。是非场中，人用口，我用耳；热闹场中，人向前，我向后；实在没有丝毫劣迹。作为工程处工会副主席兼革委会委员的秉臣兄，既是党员，又是三代贫农出身，根正苗红，才直言敢谏，故只要有秉臣兄参加的批斗会，造反派都不敢对我过分造次，避免了拳打脚踢的蛮行，最多跪着或低头坐一坐“喷气式”飞机而已。但那年头派别多，极左思潮泛滥，“反到底”战斗队

批了我，又被“卫东彪”保卫军押去斗，“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直攥在造反兵团手里。

那时我的工资被扣，家里的箱柜被缴，五口人不到30元的生活费，实在是苦不堪言。

秉臣兄就发动他双职工的老乡，悄悄地救济我。他们都很古道热肠，这家馈赠五斤挂面，那家送给十个鸡蛋，时有施舍，让我度过那个窘迫的难关。那时造反派命我给食堂卸煤，清理周边臭水沟，为来串联的宣传队演出扛枕木搭台等累活、脏活、苦力活，秉臣兄只要见到，就鼓励我说：乐观一点，坚强一些，权当锻炼筋骨，但千万要注意安全，留得青山在，总有出头日。果然“9.13”事件爆发，林彪摔死在温都尔罕。从此，政策开始松动了，批斗减少了，极左淡化了，恐怖与血腥消失了。不久居然还在大食堂门口的墙上醒目地贴出第一张为我平反的大通告。原来是敏感的秉臣兄看到“运动”缓和的苗头四处活动，找工程处革委会一把手，还到六局政策落实办公室向领导和军代表陈述我的无辜与清白，使我成为工程处“走资派”、“变色龙”、“小爬虫”和“地富反坏右”几十个“牛鬼蛇神”中第一个“解放”的人。站在被平反的台上，望着台下数百人充满同情的目光，看着主席台上一直喜悦的秉臣兄，我热泪盈眶，哽咽得只说几句话：感谢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恢复我的名誉，感谢广大群众给我考验的机会，通过劳动改造（不敢说专政）我会更加关心政治，加强学习，追求进步。

一片掌声把我送到台下，秉臣兄从台上走下来把我拉到场外说：中央要陆续进行拨乱反正了，中国的政治气候已经乍暖还寒了，春天就要复苏了，革委会已决定马上让财务把扣你的所有工资全部返还，没收的箱柜也一并“完璧归赵”。当时不知为什么，明明是自己受屈辱迫害，听到此言居然受宠若惊，心中又泛起一股热流，感激的泪水再次涌出……

孩子们早就吃毕下桌了，我们二人还在漫话中细嚼慢咽，许多难忘的故事一提起来，就使我们思绪万千。尤其是他谈到“四人帮”倒台后和首次严打时，对那些作恶多端造反派头头的惩罚，时时激起我们真心的话，开心的笑，感受到文革的荒唐，改革开放的明智……

第二天清晨 吃毕西餐 女婿驾车 全家陪同 先在武清区环城和天鹅湖以及意大利风格的

佛罗伦萨小镇等代表近年武清辉煌成就的景区漫游了一周 就直接开往市里老字号“狗不理”包子铺午餐。餐毕 落脚食品街、劝业场、古文化街等繁华地带浏览，直至夕阳西下回归。

晚宴由次子在水电餐厅雅间盛情款待。

翌日一早，长子继续扛着摄像机由我们老两口陪同去了后蒲棒燕王湖湿地生态园区。伫立在湖岸上眺望着满湖波光粼粼，鱼儿欢跃，鸥鸟飞翔，天蓝水清，秉臣兄作了一个深呼吸说：这空气真是沁人心脾，太令人精神了。我介绍说：“早年这里是武清的最低洼处，曾经是旷野洼地，池沼交错，洼淀星罗，芦苇丛生，经过数年的改造修整，才建设成这样美奂绝伦的 20多平方公里的景区。每年周末节日，来这里的游客，学生总是络绎不绝。特别是酷夏，吸引不少外地人，也不乏蓝眼睛，红头发的“老外”租房避暑呢！我们边说边信步码头，买了票就穿上救生衣，扎好安全带，坐进五颜六色的汽艇上游湖一圈，然后到原地脱还救生衣，再穿过以天蓝为主色调的弯弯曲曲的水上回廊，直指湖中装饰成古朴的“春来茶馆”。一边休息品茶，一边纵目四周绿树掩映，百花丛中一幢幢别具风格的华丽别墅。那些点缀在湖滨带的防护林和人工生态湿地，水草葱绿，苇叶丰茂，把我们带到样板戏《沙家浜》的年代，想起新四军，想起阿庆嫂，想起郭建光激情高歌：“朝霞照在阳澄湖上……”唤起我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触景生情，秉臣兄说：“天津这些年实在是在腾飞，与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差此地，不管是市容街貌，交通网络，尤其是绿化、美化，到处都打扮成花红地绿的世界，简直是天翻地覆！你们全家人落根在人杰地灵的津沽大地太有福气了，你们的人生也实在是先苦后甜。”

长子是美院毕业，又擅长摄像，他抓住这次难得的历史瞬间，借用歌唱家张迈演唱的《天津，我可爱的家乡》为主题歌和朗诵家杜玉玲女士的解说词为画外音等作背景，制作了集旅游、餐饮和谈心等一体的《岁月沧桑人有情》的纪实电影影碟。那精妙的歌词，优美的旋律；那抑扬顿挫、情深意切的解说；那天蓝水碧，风光旖旎的美景；那佳肴美酒，举杯共饮的尽欢；尤其是我们自然的形影和音

容笑貌，全部拍摄纪录了下来。秉臣兄与我们全家人看后，异常高兴，激动不已，影碟里一周现实的亲切呈现不仅是重逢团聚的欢乐载体，也使我们想起历史的沧桑年轮，想起两家人半个世纪的深厚情谊。秉臣兄动情地说：“我会保护好影碟，带回东北让全家老少和六局的熟人尽情地传看欣赏，共享我们团聚的快乐，见证我们肝胆相照的友谊，留作永久的纪念。”

在天津火车站话别时，秉臣兄依依难舍，神情黯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恳切地期待我们也能去一趟东北。我很自信地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放心吧，这次不是我们生离死别，我比你小几岁，过几年，最晚在你八旬大寿之时，我绝对携带老伴去太平湾六局基地为你祝福，继续我们珍贵的不了情。”

“一定呵！一定呵！”他说着眼里闪出泪花，终于登上鸣笛起动的列车。

（责编：秦万丽）

怀念爷爷

张 欣

爷爷离开我们已有一年了。想起他当时安详入睡的样子，我潸然泪下，曾经一幕幕涌上心头。

98岁，让爷爷的人生经历厚重并充满历史的积淀。

我见过爷爷珍藏的长袍马褂，喜欢听他讲苦泪掺杂的经历，印象最深的是他被错打成右派的往事。每逢去看他，都会讲起当年救他的那位共产党人，正是因为那次义举，他被错划成右派，“文革”中蹲牛棚、游街、批斗，儿女们也受牵连，无法正常入学、工作。谈起这些，爷爷都会淡然一笑，感谢党的好政策，终于在八十年代平反了。

落实政策后，爷爷已年近古稀，享受着离休待遇。除了干点房前屋后的农活，最喜欢读书看报，经常向邻居、家人讲国家的时事政策，兴致高涨，津津有味。对他而言，是国家给

了他重生的机会，他要抓紧时间，努力散发光和热。

爷爷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记得多年前，还没有流行印刷精致的春联，家家户户都贴着手写的春联和福字。每逢腊月，爷爷帮全村人写，家里到处放着裁剪好的红纸，奶奶研墨，爷爷书写。为了春联内容不重复，爷爷找遍了他的各种杂志和材料，间或自己创作。温暖的屋子，融融的春意，红通通的画面，那个情景至今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爷爷在村里德高望重，每到大年初一，也是爷爷家最为热闹的一天，几乎全村的晚辈们都会来给爷爷拜年。我们忙着让座端茶，爷爷微笑着招呼大家。每个大年初一似乎都有相同的韵味：热闹、温馨、红火。屋子里人多得站不下，看着炕上祥和的爷爷，仿佛他永远都不会老去。

我工作后回故乡的次数有限，但每次回家都抽出时间陪爷爷一会儿，笑咪咪的爷爷会拉着我的手，高兴地问长问短。随着年龄的日渐增高，爷爷不再写毛笔字，读书看报也要用放大镜了，尽管如此仍坚持阅读。记得2011年国庆节，爷爷拿着《老同志之友》问我：“国家新修改了个人所得税法，我应该交多少税呢？”为了爷爷的这份坚定和执着，我专门上网查了个人所得税法，并咨询了单位的离退休工作人员。我想爷爷之所以如此，正是念念不忘国家的恩情吧。

读过私塾的爷爷有着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他育有6子2女，儿孙满堂，却偏爱孙子。爷爷认为女孩子读书用处不大，我便愈加发奋，想向他证明——女孩子不比男孩子差。爷爷书法造诣颇深，我垂涎已久，十分想学，而爷爷只教孙子不教孙女。我虽喜欢书法，唯有自学。在上高中和大学期间，每逢寒暑假，我都在家里临摹楷书、隶书，得不到爷爷的指点，我只好自己揣摩，那几年家里的春联成了我练笔的平台。如今想来，却要感激爷爷，是他激发了我的自强自立。

秋风萧瑟，北雁南飞。在稻谷飘香的深秋，爷爷永远地走了，曾经的个个瞬间，化成零

零散散的记忆，珍藏心底。

（责编：朱新民）

革命者的浪漫与激情

桂 杰

从历史的眼光回望上世纪三十年代，那的确是一个波澜壮阔的革命时代。以往回忆过去，更多的是关心革命的辉煌壮烈，以及革命党人人生命运和选择的跌宕起伏。今日偶然翻阅《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实录》，却在历史中打捞出了一个又一个那个年代的浪漫爱情故事。

在革命激情涌动的上海，1923年，中共已经成立，《新青年》杂志如日中天；孙中山正式提出三民主义。于青年而言，这正是最好的时代，一切都朝气蓬勃，向天生长。而瞿秋白，则是时代高光下的公众偶像。

瞿秋白的第一任夫人去世后，积极投身革命的女青年杨之华与瞿秋白开始有了密切接触，她照顾瞿秋白的起居，在两个人相处不久，瞿秋白就提出要和杨之华结婚，而此时杨之华已经有了爱人，虽然感情不好，但是还没有正式离婚，然而，杨之华对于瞿秋白的才华是十分倾慕的，但她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就回浙江萧山母亲家里，暂时回避瞿秋白。

执著的瞿秋白放不下对于杨之华的思念，在学校放暑假的时候也跑到了萧山。而杨之华的哥哥和她当时的丈夫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干脆把沈剑龙也找到了家中。

沈剑龙和瞿秋白一见如故，他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需要先把一些事情“谈开”，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他们谈话都是心平气和的，十分冷静，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产，家

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

这场谈判的结果是以上海《民国日报》在同一天同时刊出的三条启事而告终。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三个出场人物，两两组合，一个爱情故事轮廓清晰。三条启事连登三天，轰动上海。

在书中，89岁的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这样叙述他们之间的感情：“我觉得我的生父（沈剑龙）在别的方面对我母亲可能不太好，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很不容易的，他觉得不配我母亲，瞿秋白比他要配她，所以他同意。”

这是段麻烦的感情，麻烦不在瞿秋白这一边，他已单身，当时开放的大环境，也不会对他前妻尸骨未寒即开始恋爱有过多指责。而杨之华自幼许配沈家，外出读书、工作，也多倚仗公公的关系与开明；而沈定一早年与陈独秀等过从甚密。等于说，杨之华的恋爱，背叛了丈夫以及家族；而瞿秋白跟前辈和同志的儿媳谈恋爱，看上去很不体面。这里面最离奇的，是沈剑龙的大方态度。有史料称沈在杨之华背叛前早已沦为花花公子，每日花天酒地；可见自幼命定的包办婚姻对他来说，大约也是牢笼，整个故事里，他基本是一个解脱者的形象。

这个故事的传奇之处就在于此，极不体面的开始，非常体面、绅士、大气的启事方式结束。

鲁迅曾经说过，像瞿秋白那样才华横溢，懂得中文和俄文的，中国不多见。20多岁起，就承担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开拓和指导的重任，做了大量的探索、始创和初步系统化的工作。瞿秋白1935年6月18号被蒋介石秘密杀害。遇难时，他上身穿黑色对襟衫，下身穿白布低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他身上的黑上衣是杨之华给缝制的，寻找尸骨时，她认识那个衣服的扣子。

瞿秋白和杨之华浪漫的爱情就在那个时候画上一个句号，但那种美好的令人震撼的情绪却穿越时空一直绵延到今天。

浪漫本该是一个很朴素的概念，无关他人，只是两人的心有默契就够了。现代人以为的浪漫是几克拉的钻戒、名贵的情人节礼物等等，反而被物质稀释得模糊不清。在革命年代的爱情里，浪漫还包括专一的深情，有恰如其分的慢生活和回味，有牺牲精神和爱人如己。

在《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实录》一书中，瞿独伊老人就是用一种平和的口吻叙述着瞿秋白和母亲的爱情故事，以及为瞿秋白平反的过程，在她眼中，瞿秋白是朋友“秋白”，更是他没有血缘关系真正意义上的“父亲”，生母杨之华与瞿秋白的爱情故事，带给她的只有无尽的怀念和感动。

在这本书中，浪漫的革命爱情故事不止一个，今年已经98岁的老人李莎是革命家李立三的遗孀，原籍俄罗斯，至今已经在中国生活了66年，她嫁给李立三的时候，李立三已经结过婚，并有五个儿女。他甚至表示将永远以革命事业为重，而把家庭放在第二位，但这些都没能使她退却，22岁那年她依然嫁给李立三并与中国结缘。“在我走过的人生道路上，我没有迈错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而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的眼中，他的父亲与母亲刘英的感觉不像是夫妻，而更多的是同志关系。“两个人平常都很忙，两个人的交流也不多，哪怕在一起吃饭时讨论的也是工作，你说这像夫妻吗？不像。”但在文革时期被软禁之后，两个人却感觉特别像夫妻。“他们只有一墙之隔，因为每天放风的时间是错开的，只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偶尔的咳嗽声，使母亲知道他还活着；只有每天父亲见到水房晾得半干的拖把被弄得湿湿的，才知道母亲健在，因为父亲知道母亲没有力气把拖把拧干。”于是，父亲就把拖把洗好拧干放在那里，让母亲拿去拖地。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胡耀邦，《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实录》一书中选取的六个人，都曾在政治生涯中攀登到权力的巅峰，然而巅峰与谷底又只是一线之隔，多又犯着“左左右右”的错误，除胡耀邦外，或客死异乡，或刑场就义，或旅居海外，或意外坠机，或牢狱之灾。他们大多怀揣文人情结与理想主义，被世人惋惜，认为不得志，成为政治生涯中的失败者。然而，历史的滚滚长河中，他们又最可能成为永远不能从记忆中磨灭的人。在这些革命者的人生中，浪漫的爱情就像夜空里恒久照亮夜空的星星，让革命者的人生因为它的存在和不转不移而动人和永恒。

爱情是人生中无法回避的主题，也是人们在回忆亲人时无法避免的，正是这些浪漫的革命爱情故事，还原了革命者真实的内心，让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和崇高都在这种回忆中变得丰满而动人起来。

（责编：秦万丽）

旧农具的回忆

张 宏

金秋时节，偶尔回老家一次，看到小时候曾住过的院落还是特别的亲切，踏进那几间很旧的老屋，望着侧房屋里那些布满灰尘的几件旧农具，唤起我对过去的一些难忘的回忆。面对这些很旧的农具，我细细梳理，便能感觉到那岁月流逝历经沧桑的印记，承载着许多的苦涩和乡愁。

望着墙角处立着的那把已经生锈的铁锹，仿佛在回味与泥土的亲密接触，沾满泥土的铁锈里，散发着黑土地的芳香。我曾经握着这把铁锹，参加生产队开挖水渠的“战斗”，也曾参与了全公社农田大整平的“战役”，收获了辛劳与汗水。

望着挂在墙上的那根木扁担，扁担两头连着铁钩子，在我还是青少年时期这根扁担

就已经压在我肩上，每天早晨两担水要灌满水缸，供全家人饮用。那时村西头的那口老井，水很深，既清澈又甘甜，全村约六百口人都饮用这口井的水。打水也有技巧，把水桶钩在铁钩上，当水桶接触到水面时，抖一下水桶就可灌满水，再用劲往上提，如果抖不好就会脱钩，水桶就会掉进水井里，打捞水桶是很费劲的。

望着侧房门后戳着的那把泥叉，仿佛在诉说着：太累了也该休息了。泥叉柄是枣木红的，安着四个铁叉，木柄已经被手磨得闪亮发光，四个铁叉被磨得掉去了近一半，这把泥叉历经数年，在全村壮劳力当中传递使用，全村每家盖房脱坯几乎都少不了它，只有每年的冬季才是它的休息时间，可为百姓立下了汗马功劳。

望着挂在北墙上的簸箕，仿佛在享受着它的丰收的喜悦。用柳条编制的簸箕里小外大，只要有节奏的簸上一簸，去伪存真、去除糟粕，饱满的颗粒果实就会留下，母亲和左邻右舍的姐妹们，经常会用它收获丰收果实。

如今在农村，这些旧农具基本已经被淘汰了，代替这些旧农具的是现代化的挖沟机，开挖一条渠道很容易；自来水户户通；家家都盖起了砖瓦房或住进楼房；联合收割机大显身手，使勤劳的农民兄弟们更加享受发展农业现代化带来的丰收喜悦。

（责编：杨振关）

散发着审美“个性”的玫瑰园

——朱新民《风雨情韵 散文卷》艺术管窥

孙玉茹

当我还激动于朱新民去年出版的《风雨情韵 诗歌卷》的时候，今年又看到了他出版的《风雨情韵 散文卷》。这是他几十年辛苦耕耘所收获的并蒂莲，可喜可贺。

熟悉朱新民的人大多赞赏他的诗，却往往忽略了他的散文。其实诗和散文是孪生姐妹，

只是性格不同而已。当我们随着作者的文字款款行走在这本由“游记”“亲情”“乡情”“散文诗”“随笔”五个部分 70 余篇作品构建起来的散文园地时，不仅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作者的“风雨情韵”，还能领略到他在散文艺术上的个性魅力。

以“人”为轴的审美视角

生活是一个多棱镜，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风景也不一样。一般人写游记，大多都把镜头对准眼中之景，而在朱新民的 14 篇游记中，却往往把“撞击”到他心灵的“游人”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例如《萍水相逢》（获 2006 年第十五届文化杯全国散文赛一等奖），作者没有按常规写西安的名胜古迹，而是以此为背景重墨写了在小花园邂逅的一名女演员，通过她以游唱为生、却不放弃文学创作的经历，让读者在那“黑黝黝的台子”上，看到了一“落魄”青年的追梦人生。《“天翔号”夜航》（天津日报、农行杯一等奖），写的是由山东半岛返回天津的旅程。如果换了旁人，一定会重点描写夜航时所见到的海上美景，而作者却把视角投向了身边的人：有让他仰慕的“我是中国人”“我不愿当他们的奴仆”而拒绝日本公司高薪聘请的五十多岁的经理，也有让他摇头的“肥头大耳长发披肩”“怀里搂着时髦少女”“无所顾忌”做着猥亵举动的中年男人，最后告诉人们客轮是一个“浓缩的社会”，让人们明白了历史的航船是在文明与野蛮的搏斗中前行的道理，从而激起读者更多、更深的联想。

即使写景色时作者聚焦的也是人们眼中有、笔下无的以人为中心的场景：“这里不分男女，不分大人和小孩——那些丰腴的、光洁的、修长的和健康的，那些黝黑的、圆润的、羸弱的和肥硕的，通通脱去了矜持……化作大海的赤子，灵魂在夏天的骄阳下接受亲吻……那些原本拘谨的羞怯目光，此时变得活泼灵动起来，以闪电般的速度装作毫不介意，但又无

不贪婪地浏览着异性那远山一样的曲线，和米开朗基罗刀笔下的健与美。”（《在北戴河海岸》）在这动静结合的画面中，作者把不同状态的人放在山水风韵中晾晒，让读者看到了天人合一之美。

当然，写乡情、亲情更离不开写人，只是作者笔下的人多是他慧眼独具的新发现。如在《姑母的葬礼》中，镜头对准的是人的手：“我佯装懂点什么给晚辈看手相……但他们有的人伸出来的手令我失望，失望中又莫不挟有震惊和同情，因为手掌中没有掌纹，掌纹全让经年的劳作磨平了，乍一看却是平板儿一张，掌心亮薄发紫，似乎露出了嫩肉。”这一被常人忽略的“角落”细节，大大牵动了读者的心，让人们从一个新的层面更深层地理解了农民的辛苦。

读者总是渴望不断地获得新的审美感知，而朱新民不扎堆取景，而是以“人”为轴写自己新发现的审美视角恰恰满足了人们的这一审美期望。

万花筒般的艺术结构

郑板桥说“不拘古法，不执己见，惟在活而矣。”朱新民散文在结构上就呈现出“活泛”、“自由”、不拘一格之美。

首先是在构思的线索上变化多端。他的散文有的是以情为线，如《艰难岁月中的师生情》、《乡情依依》；有的是以物为线，如《红风筝 绿风筝》、《油灯如炬》、《早春的红纱巾》；有的是以理为线，如《郁郁乎文哉》、《从但丁想到屈原》；有的是以空间位置为线，如《西湖散笔》、《初登泰山顶》；有的以人为线，如《独腿老人》、《庆奎表伯轶事》等。而每一篇思路也不是单一的，常常是时空结合，情物交织，似一道起伏的山脉，平直中见逶迤，给人以曲折跌宕之美。

其次在整体形式上多姿多彩。有“连环套式”，如《潇洒舞一回》，先是写当别人邀请他去参加家庭舞会时，因自己“没那胆量”而婉然谢绝。之后写自己在天津文化馆和客轮上看到了两件“撞击心灵”的跳舞的事。最后写“学起了交谊舞。”几个生活片断一环套一环，“舞”出了一条首尾相接的彩练。有“双桥并架式”，这是一种内在情感与外在线索双水并流的结构方式。如《红风筝 绿风筝》，明线是他与阿霞放的两只不同颜色的风筝，暗线是两人从“两小无猜”到几十年都互相惦念的曲折感情线，两线交错穿插，互相衬托，相得益彰，形成了麻花般的审美意境。除此，还有“板块式”。如《校园三章》分别用“满分”“金钥匙”“寻觅”三个不同场景反映校园师生们的生活。还有《母亲在召唤》、《在北戴河海岸》、《棉田三唱》、《枫叶红了》等散文诗都用的此法。这种布局，往往从不同的几个侧面去表现主题，眉目分明，就像几块颜色不同的积木，给人一种简洁新颖又整齐匀称之美。

他的随笔更体现了一个“随”字，题材多样，结构也是即兴而生。写《知青岁月》如折扇，打得开收得拢；《大散文随想》如农家菜园，块块相连，又各具特色。尤其是一些杂感，作者用线条、色彩、光影来构图，形随意转，像是一幅幅动人的沙画。

王国维说，散文“易写难工”。在看似随意的构思中我们读出的是作者的工力和“匠心”。

多滋多味的语言风格

不同作者往往有不同的语言风格，有的质朴，有的瑰丽；有的自然洒脱，有的富有诗意。而作者的语言风格却很难用一种“味道”来形容。

“早年间，汉沽港村名叫‘茶姑村’……相传汪家有一女，名唤茶姑，长得温柔可爱、贤慧端庄，很多富户登门求亲，都不应允。她的一颗芳心，早暗暗许给了一个叫梁大海的青年。两人自幼在一起玩耍，情谊甚好，可称是‘青梅竹马’。”（《汉沽港的传说》）很明

显，这段话有着浓郁的评书之味。

“正当她哭得死去活来时，两条腿不知被谁拽起，‘刺溜’一下子整个身子离开了井口儿。秀花回头一看，是该死的李岐！她亲娘祖奶奶地骂了起来，一骨碌爬起，挥着拳头朝李岐撞去。”（《绿野深处》）读这段话声情并茂，读者好像坐在大槐树下听老爷爷讲故事。

“我读了福楼拜、莫泊桑；读了果戈理、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读了鲁迅、但丁、惠特曼；也读了大仲马、歌德和肖洛霍夫……我与屈原一同在汨罗江悲愤，同杜甫、白居易一起指着豪门怒骂，我与关汉卿在不同的时空里听着相同的风声和雨声……我神游了整个地球，神游了历史的每座圣殿。我充实了，乐观了，也坚强了。我会对着纷至沓来的风云镇定自若，向着卑鄙和猖狂付之轻蔑地一笑。我深信，阴霾终会散去，阳光定会来临。”（《油灯如炬》）此段话排比与对偶并行，其气贯长虹，其情不可扼，颇具演讲风格。

“种子躁动不安，种子要在泥土里升华。于是，带茧的手在春天的嘱托下，让一首质朴而充满活力的歌荡响了”（《棉田三唱》）这样耐人寻味的语言又极富诗歌的美质。

还有些散文用的是小说语言，如《买裙子》，全文几乎是用对话和描写而生成。

“你把那条裙子给拿下来，师傅！”她手指上面，对那个年轻的摊主说。

“好嘞！”摊主扶了扶架在鼻子上的太阳镜，猴子般轻捷地把裙子取下来，“大姐，”摊主叫得还蛮亲热，“这是地道的上海货，卖得特快哟！取了10条，一眨眼就这一条了。你瞅这料子，这样式，‘盖帽儿’啦！”妻子欣喜地接过裙子，连眉眼都笑弯了。我凑上前问：“师傅，这裙子多少钱？”摊主一扬头：“就这一条了，图个痛快，算二百六！”以上这段话如果不是在散文集里出现，读者定会以为是小说。

他博采众长，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不同风格的语言任他自由操纵，其语言风格如鸡尾酒，不仅色彩斑斓，而且多滋多味。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虽是“杂家”，但绝不是没有个性，仔细品味，会发现他的语言散

发着他独有的气息。

“大石头爷那把不听使唤的二胡，便直勾勾地拉起了西皮二簧，那声儿像没长全毛的公鸡打鸣儿，听着让人后脊梁直起鸡皮疙瘩。”（《皮村》）

“偶尔有‘豆腐快’见报，其高兴劲儿不亚于阿Q摸了小尼姑的屁股。”（《我的“三杆主义”》）

“阵风吹过，日边的阴云渐次稀薄，乍然间一束金辉从云间泻下，恰恰射在乾陵的山壁上。嶙峋的山岩纵横交错，颇像女人脸上的褶皱，深邃中幽幽的还闪动着泪光。”（《雨中探乾陵》）

“我站在巨大的门楼下，垂目向蜿蜒陡立的来路望去，其细长如缕、弯曲如蛇、密密匝匝的登山人流，似蚁潜行，人们的服饰各异，形成五彩斑斓。整个攀山道，恰似飘扬在万山丛中的一条丝带。而一条条扁担，细如钢针般在阳光下闪着光。猛然间，我想起我们古老国度的图腾——龙。”（《初登泰山顶》）

以上比喻雅趣与野趣融合、绚丽与质朴交织，让读者分明感觉到这幕后的作者定是一位男人，一位有着丰富想象力的男人，一位上山观景能吟诗，下地干活能讲笑话的男人。

裹挟时代风云的真情挥洒

余秋雨说：“追求文化是根，表达民族情感是茎，描述生活点滴是叶，三者共同熔铸了茂盛而充满活力的散文之树。”作者也熟稔此理。他的散文摒弃了“见花伤感”“见叶生悲”的小资情调，挥洒的是带着时代气息的爱与哀交织、苦与乐杂糅的真挚情感。

他爱他的故乡，他忘不了坐落在冀州“那个只有‘皮儿’没有‘馅儿’的小村庄”给他孩童时代带来的欢乐，但当他回故乡后看到乡亲仍处在困顿之中时却“难以入睡”，忍不住

发出这样的呼喊：“皮村啊，你怎么就包不住馅儿呢？”（《皮村》获《天津农民报》“土地——解不开的情缘”征文二等奖）将心比心，这种由“爱之烈”生出的“恨之切”的情感是每个深爱着故乡的人都有的啊。

在朋友眼中，朱新民是有泪不轻弹的硬汉，但他的散文却让人看到了他坚强外表下的柔软。文中多次写到了他的哭。当他为生产队看青，抓住了两个偷玉米的孩子时，本想“将他们送到大队革委会”，可看到他们跪下来哀求，“心软了下来”。又想到他们是烈士后代，父亲在抗洪中伤成了残疾，于是“泪水涟涟，不忍再看小哥俩那菜色的小脸”，并把自己的粮米和食物统统送给了他们。”（《看青》）上世纪70年代他认识了一个拾破烂的独腿老人，得知他的腿是在解放这个城市时丢掉的，后又遭到厄运，并在粉碎四人帮前几天去世时，他“抱着木拐，大哭起来”。当看到姥姥村为抗日战争中被日军屠杀的一百多亲人立起纪念碑时，他“流着眼泪，深深地鞠了一躬，向那碑，向那村。”（《姥姥的村庄》）……这些泪水中的情感是复杂的，有苦涩也有无奈，有悲愤也有感动，但不论哪种，都是裹挟着时代风云呼啸而过的真情挥洒，也正因为笔尖上流的是作者自身的真血、真泪，所以更能打湿读者的心灵。

作者文中的情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游西安骊山，一般人赞美它闪烁着的奇异的历史文化之光，而作者游历之后发出的感叹是“它的负重太多、太大、太沉重了……那一声声幽幽的嘶鸣，我听了却是充满了悲苦和呻吟。”（《亘古一山》）；写对失踪哥哥的思念，尽管他一直放不下，但面对“哥哥永远回不来”的现实，表现出的却是“我心已死”大悲之后的冷静；还有，当年他面对挖河时“难以想象的沉重和劳累”，表达的不是凄苦之情，做的不是恶梦，而是走进了“一片撩人春光”中的一处“百花盛开的园地”，看到的是“花红得如火，腾腾地燃烧着瑰丽”，而且“花蕊里还镶嵌着一颗珠子”，以至于“咯咯”地大笑而醒……（《梦里的笑声》）

优秀的散文都是作者心声的表露，也是作者情感的积淀。作者表达的情感之所以让人品起来有一种苦咖啡的味道，我想这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他有多种身份：农民，老师，编辑；他经过多种的人生品味，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但他却始终拥抱着他梦中的橄榄树——文学。他“一边面对人生，一边用笔回报生活以赤诚。”（《拥抱生活》）他一路风雨一路歌，在理想与现实剥离、物质与精神的矛盾中寻找失去后的自我。散文即人，虽然作者在拭擦已经沉入时间之河的人生记忆时，弹奏出的曲调不免有些伤感，但反映的恰恰是他炽热真实的心。如他自己所说：“30年弹指一挥间，我的锄杆、笔杆和秤杆充满了艰辛，镌刻着说不尽的痛苦和折磨。往事不堪回首，但有时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来，感情上喷出的不只是泪，更多的是火……”（《我的“三杆主义”》）而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苦难造希望，磨砺出光明。

愈是个性的，愈是新鲜的，也愈是唯美的。在这部散发着审美个性的玫瑰园里，作为“游客”的我，不仅看到了如武清“文化公园”一样巧妙的格局，富有特色的花草树木，还闻到园丁辛勤劳作的汗水味。

毋须讳言，在这片园地里不是每株花都让人称赞，但肯定会有那么几枝触动你的心灵：或是某个句子让你玩味不已，或有那么几朵散发着沁人心脾香气而让你不忍离去，我想其价值也就有了。我很赞同散文作家贾宝泉的对美的评价：“我们所认为的瑰丽风景是什么呢？真的瑰丽？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加上我们看不到的才是一幅完整的画，我们喜欢的加上我们不喜欢的才是一幅能看到的完整的画。”（《散文镜花词》）

士不可以不弘毅。相信这部书的出版不是他散文创作的句号，也坚信在他的玫瑰园里定会散发出更加诱人的“国色天香”。

（责编：朱新民）

花朵里注满的爱心

——记黄花店镇一街村民马洪凤

推荐词：作为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她用一双巧手撑起了自家的一片天；作为姐妹们的主心骨，她又用一副热心肠为大家开创了一片天。她用巧手编织出美好的生活，她用热心弘扬了互帮互助的文明风尚。我推荐，助人为乐武清好人标兵——马洪凤。

杨振关

乡村公路上，熙来攘往的车辆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位体弱的中年妇女，骑一辆半新的电动三轮车，车上满驮着大包小包五颜六色玉米皮制作的干花，风尘仆仆地赶往送活地点，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她就是黄花店镇一街村民马洪凤。三轮车里每一朵小小的玉米干花中，都注满了她对家乡姐妹们的一片爱心。

近年来，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在逐年增长，闲暇下来的人们，有的搞个体经营，从事第三产业，有的去开发区企业里打工，成为“上班族”。然而更有那些上有老下有小需要照料，不能把时间和身心全抛在外面的家庭妇女们，剩下的一点闲暇时间就只能在串串门、聊聊天，逛逛街、打八圈中度过了。这也是马洪凤需要面对的现实，她上有八十几岁常年患病在床的婆婆需要端屎端尿、喂饭喂药地照料，下有正在发育成长中的孩子，读书学习、生活起居同样不能少了她的关照。以己度人，想到村里那些姐妹们，若能把她们组织起来，将这些闲暇时间，用在正事上该有多好，既补贴了家用，又避免了因扯闲而招致的是非。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她去十里开外的豆张庄镇亲戚家串门，见屋里摆了满炕红红绿绿玉米皮制作的原料，比她年纪还大上几岁的亲戚盘腿炕上，娴熟的手指这里拿上一片叶，那

里拿上一片蕊，转眼的功夫，一朵美丽的玉米干花便呈现在眼前。当得知熟练后，在不误照料家庭的情况下，每个家庭妇女，每天也能挣到三十几元加工费时，马洪凤动了心。以后的几天，她每天都去亲戚家，让亲戚手把手教她学习制作方法，并试着领了些原料，拿回家来对照样品揣摩。很快，她便掌握了要领，试做了几朵拿给亲戚检验，得到赞许后她便开始正式领活了，第一个月，她挣得八百多元。

掘到第一桶金后，马洪凤想到了村里那些姐妹们，如果教会她们，在不影响家务劳动的情况下，让每家都有这样一笔收入，对生活将是多大的贴补啊。她把坐落在街心里的三间房屋腾出来，作为制作玉米干花的小作坊，找来那些闲着没事干，整日在牌场上打发时间的姐妹们，把从亲戚手中学到的技艺，不厌其烦地一遍遍传授，直到学会为止。带动的作用往往出乎人们预料，一传十，十传百，方圆左近的家庭妇女们，很快得知一街有个热心肠的马洪凤，凭着一双巧手，既照料了家庭，增加了收入，还来者不拒地组织起姐妹们共同发展。

消息传到二里远近的邻村，村里有个智力略有障碍的青年女子，丈夫早逝，因为遗传，身边的两个孩子也都患有智障，家里生活出现了困难。村里好心人给她出主意，要她去找马洪凤。

智障女犯难，自己和马洪凤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又不同属一个村街，目前这种状况，人家能伸手相帮吗。好心人劝她不妨试一试，说只要去了就有希望，不去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马洪凤心眼好，为人厚道，求她帮扶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然而没容马洪凤答应，智障女自己先打了退堂鼓，她见作坊里一堆堆样式各异的玉米干花原料，在一双双巧手下变魔术般成为娇艳的花枝，那贯穿其中的一道道繁杂的工序，直看得她傻了眼，毫无底气地连连摇头，小声自言自语道：“我不行，不行。”

马洪凤得知她的家庭状况，动了恻隐之心，搬过把椅子拉她坐在自己身旁，耐心开导说：“不会可以学，我们这些人，也全是从不会开始的。来，我教你。”手把手教了几遍，仍然

没能鼓起智障女的信心，马洪凤又把那些最为简便的活计拿给她，做出几个示范，让她领些原料回家，一边照料孩子，一边得空慢慢摸索，劝她千万不要灰心，万事开头难，以后一点点熟练就好了。

几天后智障女把加工后的活计送来，马洪凤虽然一眼就发现距离要求还相差很远，但仍然给予热情的鼓励。她把智障女加工的没能达到质量要求的活计又一朵朵进行修复，直到符合技术标准为止。看到她家困难，在分派任务时，马洪凤尽量让她多取走些，并亲自帮她修整，为的就是让智障女多挣下几个加工费。

马洪凤骑电动三轮车去加工点取活送活，途中要经过甄营村。这天，她从加工点取回原料，刚来到甄营村口，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奶奶，站在村头的老树下，手搭凉棚注视着路上的过往车辆行人。她以为老奶奶有什么急事，经过身边时停了车，并关切地问了句：“老奶奶您这里是在等什么人吧？”

老人眼神不大好，看清后喜上眉梢地迎了上来：“哟，果然是你，我等的就是你呀。”

马洪凤吃了一惊，忙从车上下来，搀扶住老人，问为了什么事找她。

原来老奶奶已年近八旬，在甄营村是有名的手艺巧，年轻时剪出的窗花没人能比，如今年纪大了，儿子又突然患急病去世，老人沉浸在丧子的哀痛中，她想给自己找点事干，冲淡一下悲伤的情绪，见马洪凤取活送活从村头路过，便跑来这里等候。马洪凤担心老人家身体吃不消，老人却满自信地让她放心，说身体没问题。其实，她本人也患有较为严重的心肌缺血症，每天都要靠药物维持。按约定时间，老奶奶准时把加工后的玉米干花送进作坊里，朵朵都是高质量。然而，在离去时，马洪凤给老奶奶的叮嘱却是：您来我这里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老人不解：“怎么，你嫌我没把活干好？”

马洪凤说：“不是，您老的活儿在那摆着，有目共睹。我是担心您的身体，这大年纪了，况且身体又不是很好。您不用瞒我，到现在嘴里还残留着一股药味呢。怎忍心让您来回跑呢？”

我来跑吧，您老把家里的住址告诉我就行。”从此，马洪凤去加工点取活送活，总是自己宁愿多跑几步路，亲自给老人送到家里。把方便让给别人，将困难留给自己，这就是马洪凤的为人准则。

大事小事，马洪凤总是为别人想得多，其实她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多年的糖尿病一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这天实在坚持不住了，家人送她住进医院。诊断后，院方拿出意见，要她最少住院一周时间，输液静养。马洪凤一听便急了，自己躺下不要紧，作坊里的几十名姐妹们怎么办？难道也要她们停工七天？那得使她们减少多少收入啊？她没听大夫的忠言相劝，硬强在医院躺下两天，带着剩下的五天液回家了，边输液，边取活送活，边给姐妹们发活验活。在她的作坊里做干花加工的村民李艳红不无感动地夸赞马姐就是人好，多想别人，少想自己。她在这里做干花加工，既不耽误接送在校上学的孩子，又能到时候回家做饭洗涮，姐妹们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又少了寂寞，多亏马姐给提供这样一个好的条件。

如今，马洪凤的干花作坊里，有固定员工 30 多名，可制作 20 几种干花，每月要完成上万枝成品，马洪凤光给姐妹们取料、发料、验活、交活这些事，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可看到绽开在自己身边的姐妹们的高兴模样，她觉得自己苦点累点也值得。

（责编：朱新民）

铁骨柔肠铸警魂

——记公安武清分局崔黄口派出所民警陈福亮

推荐词：临危不惧，那一刻，他牢记自己“人民警察为人民”的誓言；奋不顾身，那一刻，他做出的是一个警察恪尽职守的无悔选择。刺骨的寒风抵挡不了他的热血，冰冷的河水阻挡不了

他救助落水群众的勇气。危急关头，彰显男儿本色；关键时刻，有我人民警察！我推荐，见义勇为武清好人标兵——陈福亮。

李汉东

他是一名普通民警，忠于职守、严格执法是他的追求；他是一名全心为民的民警，诚心凸显着人民警察的本色；他是一名勇于创新、热爱事业的民警，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守护一方平安不断贡献着智慧。在他冷峻的面孔下面，有着一副古道热肠；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对社会默默奉献着爱心。

今年 36 岁的陈福亮是公安武清分局崔黄口派出所一名普通民警，在长期的基层派出所工作中，陈福亮始终牢记人民警察的职责，一心为民，凭借过硬的业务素质，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做一名优秀的警察，注定要比普通人吃更多的辛苦、付出更大的牺牲。”从当上人民警察的第一天起，陈福亮就做好了思想准备。

2012 年 3 月 19 日，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其信用卡内的 7000 元现金被人盗取。陈福亮通过调取银行监控视频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但监控视频图像非常不清晰，不能完全识别出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于是陈福亮又通过走访周边群众，并调取周边地方的监控视频认真分析，终于发现一条重要线索，犯罪嫌疑人取款时所骑的自行车有其明显特征，取款后逃跑方向能够确定。针对这条线索，陈福亮针对犯罪嫌疑人逃跑方向和所骑的自行车，展开大量走访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辖区一小区居民楼下发现了这辆自行车，并确定该车是该小区一出租户所有。于是陈福亮决定入户辨认犯罪嫌疑人视频截图照片，经辨认确定视频截图中犯罪嫌疑人就是该楼住户陈某，最终将涉嫌信用卡诈骗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抓获。当受害人从陈福亮手中领回被盗取的 7000 元现金时，他紧紧握住民警的双手，激动地说：“没有想到就在这短短的五天内，你们就能把被盗取的现金找回来，咱们的民警真是英勇善战啊！”

2014年1月10日上午9时50分许，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电话中称有人在柳河落水，需要紧急救援。接警后，陈福亮、周云月、张亚军、聂绍为4人迅速赶到事发现场，见到一名男子陷入浮冰中，河水已淹没至其脖颈处，随时有下沉危险，加之寒冷气候，落水者的情况十分危急。时间就是生命。平常就训练有素的陈福亮等人迅速拿来了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和救生衣开始施救，一场营救生命的战斗开始了……

为了能够尽量接近落水者，陈福亮不顾冻结的堤岸湿滑危险，快步跑到岸边，身子不停往前探，希望将套在绳索上的救生衣抛给男青年。可怎奈绳索长度有限，男青年几次都没能抓住，反而因体力消耗过大越陷越深。见此情景，陈福亮顾不上多想，迅疾脱下身上的衣服，整个人平趴在冰面上，努力将手伸向男青年。当时的情景让看到救援的人都屏住了呼吸，都为这个身高体壮的勇敢警察捏了一把汗。几经努力，陈福亮终于拽住落水男青年的衣服，拼尽全力将男青年往岸边拖。可就在男青年快要到达岸边的时候，本未冻实的冰面突然开裂！陈福亮和男青年两人全都掉入刺骨的冰水中，施救的难度更加大了。陈福亮并未慌张，而是一边用力拼命把男青年顶出水面，一边努力安抚男青年情绪，告诫他要冷静，尽力抓住绳子……平时的认真训练就是战时制胜的保障，冷静沉着的陈福亮终于抓住了岸边抛下的绳子，迅速系在男青年身上，挣扎着把男青年一点一点推向岸边。终于，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帮助下，落水男青年和陈福亮被救上岸。堤岸上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就在这喜悦的时刻，大家突然发现，仅身着内衣的陈福亮由于救人心切，身上早已被锋利的冰碴割破。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皆为之惊，纷纷劝他赶紧去医院。但陈福亮放心不下，硬是忍着伤痛把落水群众送到医院后，才进行简单的治疗。像这样施救落水群众的事，陈福亮已经有好几次了。

陈福亮同志跳入冰河勇救落水群众的事件发生后，天津电视台《天津新闻》和《都市报》、《今晚报》、《渤海早报》、《每日新报》等主流媒体对武清分局民警冰河救人的先进事迹及时进行了宣传报道。区委宣传部、武清电视台、《武清资讯》等宣传部门和新闻媒

体也对这一事迹进行跟进采访，在社会各界形成了很大反响。

看上去性格刚毅、不苟言笑的陈福亮，内心却是侠骨柔肠。刚结婚时，新婚燕尔的爱人曾几次因为陈福亮临时有事而惜别花前月下。女儿小的时候有病，自己曾因办案，重任留给了爱妻。年迈的双方二老体弱多病，岳父心脏病，母亲摔伤，都是家人替他承担了照顾老人的重任。前几年，年迈的父亲被查出患有尿毒症，倔强的父亲知道当民警的儿子正在外地办案，本想打电话告诉他，可老人家打通电话以后，说出的只是“你常在外头跑，要注意身体呀！”他知道儿子忙，没有把实情告诉儿子。此时的陈福亮也已经意识到父亲一定有重要事情，不然是不会打来电话的，毕竟是父子同心啊！陈福亮回到家里以后，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知道儿子平安回来了，才把实情说了。作为儿子的他，眼泪潸然而下，他当即驾车回到了父亲身边。“您干嘛不告诉我实情呢？”“这病算不了什么，告诉你，只能给你添麻烦。”自此，老人家每周三次到市里医院透析，还要进行一次检查，这些重任自然也落在了家人的身上。为了照顾父母，陈福亮在节假日将二老从农村接到城里的家中，好尽一些做儿女的孝道。然而，二老每次都是住上一两天，借口住不惯而回老家。父母情深，只有做父母的才能体验出儿子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的苦辣酸甜，他们不愿连累儿女，他们看到儿女在岗位上有出息就心满意足了。每每提到父母、岳父母、妻子、女儿这些家人，陈福亮都会眼含热泪地说：“我欠家人的太多太多了，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好儿子、好女婿、好丈夫、好父亲，我没有为他们尽孝尽责，却得到了他们的理解与支持。”

紧张的警务工作，使得他长期缺少睡眠，身体也出现了不少毛病，腰腿痛、胃病，一遇特殊天气就犯。这些年来，由于他工作业绩突出，先后六次获市局嘉奖，多次被评为分局优秀共产党员。虽然他现在头上笼罩着许多光环，但谁又能知道他内心的酸甜苦辣。

作为一名普通的民警，陈福亮用自己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谱写了当代“人民警察为人民”的新篇章。

（责编：朱新民）

“ 诚信好人 ” 方纪民

——记天津庆丰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方纪民

推荐词：二十年诚信为本，他是商中翘楚；数十载热心公益，他是人中豪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有他的坚守；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他有他的信念。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他慷慨解囊，以公益心，报社会情。我推荐，诚实守信武清好人标兵——方纪民。

秦万丽

从老街胡同里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店铺，到拥有京津走廊黄金地段 5000平方米的超大卖场；从国营企业一名普通员工，到拥有数百名员工的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他用“诚信”赢尽口碑的同时，更用“诚信”摘得荣誉桂冠：荣获“诚实守信好人”称号，成为全区 10名“好人”典范之一。能获此殊荣，离不开他数十年如一日恪守“诚信”的从业经历。他就是武清区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庆丰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方纪民。

诚信立业，一诺千金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诚信自古就备受重视，是“好人”不可或缺的品德。特别是在如今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诚信”显得弥足珍贵。

1988年，改革开放的浪潮猛烈撞击着素有“京津走廊”之称的武清县城，新与旧、开放与僵化、进取与保守等各种思想观念，在这方水土上短兵相接。也许是男人天生就喜欢博弈，并在

博弈中去体会失败，感受成功。方纪民正是一个喜欢博弈的人。就在这一年，方纪民在众多同事不解和惊讶的目光中，毅然扔掉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在城区常德大街上，创办了武清区第一家专营家用电器的商店。

事实上，在创业初期资金十分紧张，他既是店员又是经理更是搬运工。每次厂家的货来了以后，他总是亲自下货，每次忙完了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当客户购买时，又帮客户装上车，送到家。就这样，一件一件名牌家电从他的肩上开始走向武清的角角落落。

在经营中，他始终关注百姓的需求，满足大家的求新求廉的欲望。经过几年的打拼，他的家电商店不仅有了长期稳定的进货渠道，而且有了日益强大的消费群，且回头率极高，仿佛一夜间成为当地百姓搬新居、结婚置家电的首选中心。

有一天，方纪民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收拾妥当后准备去市里送支票。突然妹妹洪娟跑进来大喊：“哥，今天去不了市里了，外面的雪好大，咱家的门都打不开了。”方总走出去一看，门外的雪足有一尺厚，街坊四邻都忙着清扫挡住了小半截门的积雪，抬头望望天空，雪还在不紧不慢地飘洒着，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妹妹洪娟沉不住气了，继续喊到：“哥，今天的雪太大了，连路都看不清，别去送支票了。”方纪民没有丝毫犹豫地说了一句：“不行，跟人家说好的今天去，咱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做到。”

那时交通工具还不发达，他租用了一辆三马车，坐这种车去市里，就是好天儿来回也要好几个小时。方纪民记忆中那一次他足足走了8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交了支票马上往回返，到家时已将近夜里11点了。整整一天在雪地里颠簸，到家时，他的双腿已经麻木得不能走路了。妹妹洪娟问：“支票送到了？”“送到了，人家感动得不得了，说这样的天气，你们还能来，真是没想到，其实等天气好些再来也没关系的。”他平静地对妹妹说：“人家可以那样说，但咱们不能那样做。这信誉、口碑可不是自己喊出来的，是要实实在在做出来，被别人承认的。记住了，不要轻易地承诺任何事情，一旦承诺了就必须做到，这才是咱们做人的原则，是咱们打造百年老店

的根本啊……”

诚信兴业 赢尽口碑

企业界有句话：“欲造物，先造人”。在方纪民看来，人品决定着一切。他对他的员工说，我们应该一切从顾客的角度出发去换位思考，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满足甚至超出他们的期望。怎样才能让客户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好的待遇，光有大商场的规模还不够，还要有一流的服务作保证。我们要让庆丰成为武清家电行业的一面旗帜，用品质征服消费者。

于是，在他的店训上，我看到了这样醒目的文字：企业原则：“诚信为本、信誉为先”、“重合同、守信誉”。

这一天，细心的方纪民发现，家电“三包”规定并不涉及液晶、等离子电视机，而液晶、等离子电视机价格比较昂贵，出现质量问题消费者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于是他主动向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天津市家用电器行业协会、区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出资在武清承办了“天津市液晶、等离子电视机‘三包’办法研讨会”，使全市液晶、等离子电视机售后服务保障得到落实，解除了消费者的后顾之忧。

时光荏苒，转眼26年过去了，方纪民把一个当初只有几十平方米的家电小店发展成武清本地经营家用电器的龙头企业，并建立了集采购、销售、批发、团购、物流、安装、维修、售后等一条龙的庞大家电营销服务体系，在津郊乃至华北地区都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有人做过这样一种调查，同样的产品，同样的价钱，只要光顾过庆丰电器商城，最后选中的还是在这里，为什么？在这里处处体现着诚实和信任。正是二十几年始终如一的诚信坚守，使得庆丰电器在全国知名厂家中赢得了较高的信誉度，拥有着众多全国知名厂家的新产品“首销权”；也正是这二十几年的诚信坚守，在消费者心目中也形成了“买新品，精品到庆丰家电”的概念。如今，企业变大了，名气叫响了，他依然秉承“诚实守信、顾客至上”的服务理念，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的公司多次被评为天津市“守合同、重信用”单位。“诚信”二字在他心中的分量可见一斑。

诚达天下 回报社会

“真正渴望有那么一天，拥有一笔财富，无需看旁人眼色，自主决定情感的施与受。精神世界任去留。”20多年前，方纪民如此梦想着自己的人生。如今，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已然将这昔日的梦想定格为现实……

这个没有任何背景靠山，全凭自身的血肉、灵魂和智慧为自己趟出一条路来的方纪民，富了，虽然富得还远远称不上什么富翁，却不肯让自己的羽翼上缀满黄金，常怀感恩之心回报社会。

1998年洪水肆虐 他主动向抗洪前线两次捐款；2003年春夏之交，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蔓延在中华大地，当他得知一线医务工作者工作环境急需电风扇时，主动捐献了100台电风扇；2008年汶川地震时方纪民又联手康佳集团及奥运冠军杨凌“百分百关爱爱心公益捐赠”活动向灾区捐赠100余万元；2013年庆丰电器在武清区“扶贫惠民工程启动仪式”上，联合家电企业出资500万元作为扶贫惠民补贴基金，用于全区16000户贫困家庭救助；同时，还出资5万元建立了因大病、重病突发事故致贫致困家庭专项补贴基金。

此外，他还特别关注社会困难群众。当他看到本区内一些国营、集体企业职工下岗，生活困难时，立即决定，今后商城招收员工，除招收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外，其余部分主要招收下岗职工。仅几年的时间，庆丰电器商城就招收下岗职工100多名。他苦心经营的庆丰电器，更是先后被授予天津市“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天津市“诚信服务企业”，天津市“价格诚信单位”，“3A消费者满意单位”等荣誉称号。同时他公司的善举被不同单位授予“上善若水，大爱无疆”；“行助教善举，展企业风采”；“阳光工程，爱心助学”先进集体等众多荣誉称号，方纪民个人也多次被武清区人民政府授予“支救助教先进个人”。2012

年被天津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路漫漫其修远兮。方纪民常说：“诚信之路没有尽头，我将一直走下去。”相信有了“诚信”这块金字招牌，方纪民和他的庆丰电器的发展之路会走得更稳，更远！笔者也衷心地希望武清涌现出更多像方纪民那样的诚实守信好人，成为社会的榜样。

（责编：李蔚兰）

妙手仁心展大爱，一乡一民总关情

——记泗村店镇后所村乡村医生陈士会

推荐词：妙手仁心，他是德技双馨的乡村医生；扶危助困，他是古道热肠的忠厚长者。几十年如一日，他以极低的诊费为患者看病，数十载无怨悔，他把心血全投入到自己的事业。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心中的口碑，他让平凡的工作，有了不平凡的光辉，用善心与善行照亮乡村的每一方土地。我推荐，敬业奉献武清好人标兵——陈士会。

王之昱

仁心耕杏林，妙手济苍生。40余载时事变迁，由“赤脚医生”变乡村医生，不变的是他一直恪守医德、诚心护卫一方村民健康的那颗心，以及他无私奉献、悬壶济世的那片情。他就是泗村店镇后所村乡村医生——陈士会。

不分昼夜，真诚护卫村民健康

走进泗村店镇后所村村卫生室，100多平方米的空间被隔断开来充分利用，中间是诊室和药房，右侧是诊疗室，左侧是观察室。观察室里摆放着两张床位和几张输液椅，一大早就已经坐满了前来输液的病人。一个高瘦的身影往来穿梭忙个不停，一会儿俯下身子给病人换药，一会儿低

声叮嘱病人服药期间的注意事项。刚一得空，就又有新的病人上门求诊。为患者尽心尽责，村民们口耳相传，诊所逐渐声名远播，附近村镇的村民有个病痛也想到要找陈医生。

陈士会对这份济世救人的职业，充满了与生俱来的热爱。20世纪70年代，村里选培“赤脚医生”，忠厚老实、乐于助人的陈士会成了乡亲们眼中的不二人选。白天干活儿，晚上看病，虽然有时已经很累了，但为了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更好地为乡亲们服务，他还不忘抽出时间去读书、进修来提升自己。时刻把病人装在心里，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放在第一位，是陈士会多年来一贯的坚持。不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只要乡亲们需要，他便毫不犹豫背起医疗箱第一时间赶到。四十多年积累下来，陈士会成了后所村和附近村镇老乡们的“活病历”，谁家住在什么地方，家里有几口人，家里病人是什么病情、有什么病史，他都一清二楚，烂熟于心。

73岁的张仲礼跟陈士会做了几十年的邻居，他的妻子患有心绞痛，三天两头犯病，每次只要张仲礼拿着砖头在院墙上敲打，陈士会便会如约而至。去年初秋张仲礼出去游玩时感到身体不适，想回村休息，却在回村的路上一头栽在地上。幸亏陈士会及时出诊和果断治疗，才让他挽回了一条命。

一天深夜，陈士会一家正在熟睡，忽然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士会，快点起啊！我母亲的老毛病又犯了。”是村民姜文海的声音，陈士会立刻从床上“蹦”起来，匆忙穿上衣服，拎着药箱就出门了。此时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村里的人们都还沉浸在香甜的睡梦中。陈士会脚下的路一步一滑，因为心急，一不小心竟一连摔了几个跤，脚也崴了，只好深一脚浅一脚地顶风冒雪赶到患者家里。当晚老人突发胃痛，人处于极度痛苦之中，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一家人束手无策。患者和家属万万没有想到，雪人一般的陈医生竟这么快就赶来了。陈士会顾不得寒暄一句，立刻帮老人诊断、开药、打针，直到病情明显好转已无大碍之时方才离去，这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夜半三更出诊是常有的事情。“村里的几个老人经常半夜发病，每个月有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干我们这行的，就是要随叫随走。”陈士会说。

提起这件事情，姜文海至今仍然满怀感激：“这么多年来陈士会都随叫随到，从没喊过苦累，让我老娘多活了几年，我非常感谢他。”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陈士会却说大多已忘记了，他只记得自己是乡亲们推选出来的“赤脚医生”，只记得乡亲们需要他。

不愧于心，小医大爱医德高尚

“不取出诊费是我的原则，不能破，也从没有破过”，这是陈士会对乡亲们的承诺。从小生长在乡村的陈士会深知农民挣钱的不易，尤其是一些孤寡老人收入不多或者无收入。为了让患者的钱花在刀刃上，陈士会总是为患者精打细算，量病开方、合理用药，而且只收医药费和材料费，挂号、诊疗和检查等项目全部免费。比起大医院动辄上百上千的费用，在陈士会这里往往只花几块钱就能搞定。让乡亲们花小钱儿就能治好病，是他一直以来的行医原则。

陈士会总是说：“作为一个医生，要先学德，后学医。在我眼中，阔的、穷的都一样，都是病人，不分好坏。”朴实无华的话语道出了一名乡村医生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奉献。

从来不拿架子，不摆黑脸，对待病人就像自己的亲人，陈士会这种低调朴实的行医态度感动了每一个前来就诊的病人。对待一些必须及时转院的危重病人，陈士会都会提前联系上级医院，为了不耽误病情，他还亲自护送就医，向接诊医生介绍病情。多年前村里的一位孤寡老人去世，由于生前久病未愈，身上长满褥疮，散发臭味，众人都避之不及，陈士会却毫不介意，亲自帮老人穿好寿衣。

陈士会一心扑在病人身上，家里的事情都由妻子马贵芹一人打理，长年的劳作，以至于现在落下了腿疼的毛病。但谈起丈夫的事业，她没有委屈和抱怨，更多的是理解和心疼：“饺子刚要出锅，有村民上门求诊，拿起药箱跟着就走了，回到家里，只能吃热过的剩饭。”为了让陈士会

没有后顾之忧，她不仅将家里家外打理的井井有条，还将两个儿子培养成了优秀的大学生。为了让父母能够安享晚年，儿子们多次提出要把陈士会老两口接到城里生活，可每次住上两天陈士会就往村里跑，提起这件事情，陈士会憨厚地笑了笑说：“想着村里那些病人，在他们那儿就睡不踏实。”

不计得失，无私奉献悬壶济世

从医四十多年来，陈士会在用高超的医术解除病人痛苦的同时，也在用爱心和真情感动着每一位患者和村民。尽管条件简陋、环境艰苦，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坚守在自己的医疗岗位上，不求回报，不计得失，用仁心仁术谱写出一曲曲动人心魄的生命之歌。

有时遇到一些一时拿不出钱看病吃药，或者因为匆忙赶来而忘记带钱的病人，陈士会从不推诿耽误，总是秉着治病救人第一的原则，帮病人垫付医药费用。而这些垫付的费用，很多时候由于病人病故、没有亲友或者亲友无力还钱，就变成了永远的“欠账”。

村民刘增患慢性心衰多年，没有劳动能力，家境贫寒。为了救治刘增，陈士会多年来一直垫付他的医药费。为了减轻病人的心理负担，陈士会还主动劝说刘增，让他不要考虑医药费的事情，既然自己已经垫付，就已经有不要他偿还的思想准备了。直至刘增过世、妻子改嫁，陈士会也始终没有提及医药费欠账的事情。村里的人说到此事，都非常钦佩他的善举。

七十多岁的王奶奶与儿女之间关系不睦，经村里多方调解都无果而终。老人体弱，一直卧病在床，十多年来陈士会不仅垫付所有医药费，还在老人病重时陪在床前，不分昼夜地照顾老人，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最终，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动了老人的儿女，他们不仅主动还上了老人欠的医药费，还向陈士会表达了深深的歉意和感谢。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点点滴滴，涓涓细流，默默滋润着每一位病人及家属的心田。

爱心撒乡间，真情暖父老。四十余载的坚守与操劳，沉淀为精神的沃土，呵护着生命的希望。

在老百姓的眼中，陈士会永远是最好的医生。

（责编：李蔚兰）

仁爱无私，托起生命的希望

——记武清区第二人民医院内二科主任王广海

推荐词：他医术高超，把患者的生命看作自己的生命；他医德高尚，把患者的困难看作自己的困难。医者父母心，他用精湛的医术和仁爱无私之心为患者服务。干一行爱一行，他让自己成为同行的榜样，彰显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形象。我推荐，敬业奉献武清好人标兵——王广海。

杨立男

初次见到王广海是在武清区第二人民医院的三楼走廊，作为医院内二科主任的他走在每天不知往返多少次查房的路上。现年 50 岁的王医生戴着眼镜，透着一股儒雅之气，温文有礼的态度，和蔼平缓的话语总会给人如沐春风之感。在熙熙攘攘的医院里，这位内科主任医师用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为患者服务了一个又一个春秋。

爱岗敬业，肩负起医者的责任

王广海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医生，母亲身体不好，这坚定了他成为医生的信念，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病人不易，他们承受着病痛，有的还会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最需要关怀。只要我有能力，只要病人信任我，我会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履行一名医生的神圣职责。”

2013年3月的一天，气温很低，空气里还透着阵阵寒气，医院内二科来了一位特殊的高龄患者，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呼吸衰竭、肺性脑病、肺炎、休克等，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呼吸。市级多名专家会诊均表示病情危重，生命保障希望很小，不可能脱机。这就等于给病人判了“死刑”。家属走投无路，慕名找到了王广海，希望将病人转到他所在的医院由他进行医治。王广海知道这是个“烫手山芋”，但凭借着作为医生救死扶伤的信念，他毅然迎难而上。在转移病人的救护车上没有呼吸机，这可如何是好？病人要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没有呼吸机可是“要命”的事，他凭借着多年的抢救经验，用“捏皮球”的方法小心地维持着病人的呼吸。病人安全转移到医院，他的手也已经麻木得没有了知觉。整日的检查、分析病情、制定治疗方案，彻夜细心监护，24小时不间断地坚守着。付出换来了奇迹，凭借他精湛的医疗技术，医护人员的细心护理，一个月后患者竟然脱离了呼吸机，最终康复出院！

作为医生，王广海时刻牢记“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对患者的关心和治疗不仅仅停留在治大病、动手术上，在他看来缓解患者心理上的痛苦也是救死扶伤的重要部分。有位胆管癌的患者，经常被疼痛折磨得痛不欲生，他想到了为人和蔼、曾给自己做过诊疗的王广海。那天凌晨3点，患者疼得睡不着就给他打电话，向他诉说自己的痛苦。王广海没有因为被人打扰而烦恼，而是耐心地听着患者的诉说，继而安慰他，给他讲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意义。十分钟、半小时、几小时过去了，患者渐渐的忘记了疼痛，天也亮了。像这样的事情王广海经历了很多。

无私奉献，用医德支撑希望

谈起工作，王广海言语中透着满满的自信以及对从事这个职业的骄傲。但这份热忱的背后是不分昼夜的坚守、随叫随到的承诺和对家人的亏欠。记不清多少年了，他每天工

作超过 12 小时，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晚上 8 点以后回家算是早的。休假对他来说是奢侈的事情，每年所有的休息加起来也不过几天，就连春节假期，也多是在医院度过的。由于工作的原因，他对家庭和亲人的关怀还没有给病人的多，妻子也会抱怨，但每当理解到他为病人竭尽全力地治疗，也只能在背后默默地支持。

时间回溯到 2009 年 10 月，这天深夜，从医院回来没多久的王广海简单洗漱后上床休息了，一天的疲惫让他很快地进入了梦乡。时钟的指针指向了 12 点 30 分，突然，手机中传来急促的铃声，他从睡梦中惊醒，条件反射般地迅速抄起手机，手机中焦急的声音传来：“王主任，您快来医院吧！有个病人心肌梗死，情况十分不好。”他只回了声：“好，我马上就到！”十月的夜晚已经开始透着丝丝的寒意，王广海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飞快地蹬着自行车，他的心里不断重复着“快点、快点”，他知道时间对于病人来说就是生命。来到医院，他立即参加到抢救工作当中，指挥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了心肺复苏，很成功，渐渐稳住了患者的病情。但是病人还需要做冠脉支架植入术，当时武清二院还没有开展这项医疗手术，他建议将病人转往天津泰达心血管医院，家属们同意这一建议。凌晨 2、3 点钟的街道上更加的冷清，呼啸而过的救护车发出的尖厉的警报被传出很远。因为不放心而亲自跟去的王广海坐在救护车上，双眼紧紧地盯着病人的反应，双耳不断地听着病人的呼吸，精神分外专注，不敢有一丝大意。这样的姿势一直维持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将病人平安送到目的地。冠脉支架植入术及时有效地实施了，不仅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也让王广海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事后病人家属为表达感激之情送来钱物，被他婉言拒绝，在他的心中没有什么比抢救生命更重要！

王广海把“救死扶伤、视病人为亲人”作为自己工作的座右铭，几十年如一日地用“爱心、细心、耐心”为患者提供体贴周到服务做到“身入”、“心入”，帮助病人解除身心痛苦，受到领导、同事、患者及家属的一致好评。

刻苦钻研，知识就是救人的力量

工作繁忙的王广海除了看书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休息室的桌子上、家中的书柜里摆满了各种医学书籍。他总说：学无止境，只有不断地接触新知识、新技术才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他刻苦努力，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先后参加指挥抢救危重患者数百例，成功率达 90%以上。他最早在院内开展“脑血栓形成及肺血栓栓塞症”的溶栓治疗、细导管胸腔积液引流术及细导管心包积液引流术，推动了医院内科诊疗水平的提高。作为医院内二科主任的他坚信对自己的严格就是对患者的负责，不仅这样要求自身，同时也要求本科室诊疗零差错、零失误。在他的带领下内二科所经手实施的心肺复苏术成功率很高，令心血管病专家都赞叹不已。

谈到诊疗技术就不得不说一个病例，2011年 9月他收治了一名患有天疱疮、双下肢静脉血栓、肺动脉栓塞、心衰、肺炎并全血细胞减少的患者。患者家属几近绝望，他们带着患者已经辗转几家三级医院治疗，可见效甚微，最后抱着试试看想法找到了王医生。王广海接诊后详细了解病情，由于病情极为复杂，不得不查阅大量中外资料，并依据多年经验精心研究制定了一整套治疗方案。通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患者竟然脱离危险，最终痊愈出院。作为内二科的学术带头人，他不断总结临床经验，积极撰写学术论文，曾先后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及省部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

多年的辛苦付出，收获的是患者的信赖与赞扬，是社会对他的肯定。2003王广海被授予武清区抗击“非典”先进个人称号。2006至 2009年他连续四年获得武清区局级先进个人称号，2009年被评为武清区第三届“十佳医务工作者”。现在的他没有因为取得众多的荣誉而止步不前，而是目向远方，在为武清患者服务的路上阔步而行。

（责编：朱新民）

坚 守

——记杨村一中英语教师袁淑清

推荐词：世界上有无数美丽的句子和动听的诗篇在歌颂老师的伟大，那是因为有她这样的园丁在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世界上有很多杰出成就的栋梁之才，那是因为他们都曾经有幸遇到她这样甘于付出的老师。33个春秋，她痴心不改，33载岁月，她桃李满园。我推荐，敬业奉献武清好人标兵——袁淑清。

侯树芹

初读袁淑清老师，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我们依然会有一种感动，为那平实中的温暖，为那平淡中的坚守，为那平和中的智慧，更为她那点点滴滴润物细无声的爱。她的可贵，正是缘于真实而宽厚地爱着每一个孩子，爱着她的讲台，34年不改初衷，一直坚定执着地守护并追寻着做教师的信念与幸福！在学生眼里她是朋友、是老师、是母亲；在家长眼里她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在老师眼里她是一面“旗帜”。

53岁的袁淑清在杨村一中也算老字号了，这个年龄学校领导都会很关照，但袁淑清从没倚老卖老，她总是把最重的担子挑在肩上，34年的教龄，她担任班主任工作就有32年，连续带了18个毕业班。每年九月份学校分工，落后的班级没人愿意带，袁淑清会悄悄跟领导说：让我来试试。这些“乱班”“差班”每每在袁淑清的努力下，往往“起死回生”，成为全年级中最优秀的班集体。当然，这其中的艰辛与汗水，袁淑清自己知道，领导老师们也看在眼里。每天来得最早，走的最晚的是袁淑清；每天都能看到袁淑清跟

学生聊天谈心，每天中、晚餐时出现在学生们中间的身影一定有袁淑清。下雨了，她把
自己的雨伞让给了学生；天冷了，她从家里拿来自己孩子的衣服给离家远的学生穿上，
她还时常把假期不能回家的学生带回家，让孩子们感受家的温暖。好心的闺蜜曾劝她：
别拼命三郎一贯制，要注意身体。袁淑清总是笑笑：你不懂。

因为爱所以爱！在 32 年的班主任实践中，袁淑清她始终坚持“四多”：多谈心、多
家访、多帮助、多鼓励，并努力寻找和捕捉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趁势表扬，促其发光。

“上课提问多鼓励；课后辅导要耐心；犯了错误不急躁；错误严重不发火；屡教不改不
灰心；问题不解决不撒手”。作为教师袁淑清认为要做到“四气”：知识上让学生服气，
德行上给学生正气，教法上给学生生气，思维上诱发他们的灵气，这是袁淑清管理“乱
班”的法宝。

对待敏感、胆小、性格内向的孩子，特别是一些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袁淑清给予更
多的关注和保护。她采用不露痕迹的方式：让孩子担任班里的小领导，组织参与班里的
活动；采用演讲、辩论直接参与；课堂上编剧本表演放开自己；自己当老师、当妈妈或
者爸爸、当一回真实的自己等。这种方法孩子们很喜欢，效果明显：班里内向的林立爱
说爱笑了，马超敢和同学和老师辩论了。刘小彤在超越自我的活动中，终于向老师和家
长大声喊出了压抑已久的心声。润物无声，大爱无形。袁淑清只有一个目的，让孩子
的心灵放飞。

对待青春期叛逆的孩子，袁淑清选择了陪伴。林果、王然、崔一新等，青春期叛逆表
现尤为突出，这些孩子不服从父母管教，放假不回家，有的家长很头疼，有的家长甚至
放弃。袁淑清总是陪伴左右不离不弃。林果就是其中之一，面对林果她没有采用强硬手
段，在假期把林果带回家，亲自下厨给他做爱吃的饭菜，与他聊天谈心。林果反感提他
父母，袁淑清就不提，她找来光盘，让他看一位孩子的成长日记，并和林果一起绑上沙

袋体验母亲怀孕的不易（尽管袁淑清已经是位母亲）。在袁淑清一个多月的温情呵护下，林果终于走出阴霾，和父母一起回家并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对待学习上有困难的孩子，袁淑清无偿的为他们补课。

对待生活上有困难的孩子，袁淑清总是默默伸出援手，为他们交上学费。

哪个孩子生病，袁淑清亲自带他们看医生。

孩子之间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袁淑清看在眼里，总是巧妙化解。

对待早恋的孩子，袁淑清时刻关注他们的动向，从孩子的心理和年龄的视角去体谅关心着，用一个个青春故事感染着孩子们，让孩子正确对待自己的情感。

在袁淑清多年的努力下，她所带班级，几乎每年都被评为学校“优秀班集体”，她本人也多次被评为校“优秀班主任”，曾先后多次荣获“区级优秀班主任”“区级师德标兵”“三育人先进个人”“三八红旗手”“区级三好班集体”“区级文明班集体标兵”。

为了将师爱奉献给更多的孩子，她还学习探究教育、心理学。承担学校兼职心理咨询员工作。接待咨询的138个案例及回复的信件38封，解答了“考试焦虑怎么办”“怎样处理早恋的困扰”“与同学闹矛盾怎么办”等诸多问题。有7篇教育及心理方面论文获得国家级、市级奖励，并成为中国教育心理学会会员。她参与编写的《家庭实用教子方略》一书已经出版。

为了更好地驾驭课堂，“授人以渔”，袁淑清自学了各种版本的英语，以此提高自己的专业文化素质。在教学中，她结合教材的难度和学生的实际水平，对不同层次学生设计了不同的教学方法：立足中等生，扶持后进生，满足优等生。她还订阅了大量教学刊物，潜心钻研教材，反复研讨新课标，坚持业务自学，认真做好笔记，广泛汲取营养，及时进行反思，转变教育观念，捕捉新的教学信息，不断探索教育规律，大胆采用新的教学手段。她真正做到了“既然选择了教育，就只能风雨兼程”。因此，袁淑清所带班

级成绩一直名列区前茅。她也多次获得“基础教育改革先进个人”“区优秀教师”“教学能手”等称号。2011年获天津市“九五”立功奖章。

袁淑清年龄虽大但观念不老，在教科研的路上时刻保持着青春与活力。她潜心钻研了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整合，并带领英语组的全体教师设计了英语电子教案，创意制做动画课件，形成了杨村一中从高一到高三的电子课件素材库。并根据学生差异为学生搭建了自我展示平台，让学生在乐中学、学中用、用中思、思中会，使课堂成为激情与智慧的天堂。她所撰写的多篇论文荣获国家级市级奖项，其中 1篇编入《教育教学文论汇编》并出版。两项国家级、市级课题现已结题。三次承担区级高三英语复习研究课。先后多次为兄弟学校做展示课、研究课。从 2011年起，杨村一中创建了自己的电子试题库，连续两届被聘为学校命题组成员，承担着高一到高三的英语命题工作。此外，还先后多次承担“天津市五区县联考”“天津市六校联考”和“天津市十二校联考”的命题工作，并作为主编参与校本教材《高二英语》《高三英语》和《高一英语课程标准》的编写工作。

34年，太多难忘的故事，太多牵挂的孩子，太多的思考，太多的陪伴，袁淑清一时间难以理清，但讲台唯一，心意依旧，爱亦无悔。即便还有一年多就退休，她会默默坚守义无反顾，让自己富有诗意的旅程带给所有的教师以勇气和爱。

（责编：朱新民）

用爱给孤独老人筑家

——记石各庄镇敬老院院长姜文芝

推荐词：她本是一名弱女子，却凭着一份信念让一个原本门庭冷落、设施落后的敬老院焕然

一新。她无暇照顾因车祸卧床的丈夫，却先后陪伴 120 多位老人走过人生最后的旅程。人心换人心，她被众多毫无“血缘关系”的老人视为“亲闺女”。他们是她的女儿，更是他们的天使。我推荐，敬业奉献武清好人标兵——姜文芝。

赵建敏

姜文芝，很普通的名字，但是在互联网上只要打上这三个字，会有许多信息跳出来：“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敬老院院长姜文芝照顾百余孤老 22 年”、“最美院长姜文芝”、“照顾百余孤老把家安在敬老院附近”、“敬业奉献好人姜文芝”、“天津市推报最美家庭——姜文芝家庭”。姜文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多关于她的信息，而且条条信息都对她充满了褒奖？我带着满脑子的问号驱车来到石各庄敬老院，探寻这个名满网页的好人。

我在镇党办的同志陪同下来到敬老院，这是一个四合院建筑，房子有些陈旧，可是玻璃窗却干净明亮，随行的同志介绍说，这个敬老院建院二十多年了，建筑比较老，我们正筹划着选址新建。

说话间我们来到“院长办公室”的门前，敲了敲门，里面静悄悄，我说：“院长不在？”

随行的同志说：“她很少在院长办公室，只有重要来访时才在这里接待，平时都是在宿舍的。”

院长为什么不在院长室而在宿舍？又一个问号在心里产生。

我们在回廊拐了一个弯，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悠长的走廊，走廊左侧是一字排开的宿舍。

我们在第一间宿舍门前停住，敲门，一个十分干净利落的女士站在我面前，我眼前一亮：她一定是我今天要见的人！

随行的同志介绍：“这是姜姐，姜院长！”

我说：“姜院长，我今天是慕名而来，来采访您的！”

她笑着说：“欢迎！欢迎！我们聊聊家常还可以，采访不敢当，我根本没做什么，很平常而已！来里面坐！”说着把我让进了“宿舍”。

与其说这里是宿舍，更确切的说这里是一间标准的办公室。虽然这里的光线不是很好，但科室每一件摆设都一尘不染，看得出屋子的主人很勤劳。整个屋子最吸引我的是靠墙摆设的书柜上，一字排开的各种荣誉牌匾和荣誉证书，有天津市民政系统颁发的“文明窗口”牌匾，有姜院长的“中华孝亲敬老之星”荣誉证书，还有全国“五好文明家庭”等各种各样的证书。我在一套样式虽老却同样很干净的沙发上坐下，才发现在屋子的一侧放着一张干净的单人床，此时证明这真的是一间宿舍。

“您好！刚才去院长室您不在，就来这里了。”我笑着说，在为我刚才的问号找寻答案。

姜院长笑着解释：“我一般在这里办公，这离老人们住的宿舍比较近，解决问题比较方便。”

我感慨：这哪里是院长，怎么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想的是如何更好更方便的工作。

说话间，一个年龄五十多岁，身穿有花点的暗红色衣服的女人从门前向屋里张望了一下，就离开了。

“院长！您有事先忙吧！”那个离开的人说。

姜院长笑了：“刚才的人是我们这里的老人，有些智障，她就是对什么都好奇！”

“哦！”我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养老院居住的老人。

我脑海里在敬老院住着的老人都是窝在昏暗的房中孤独度残生，现实中刚才的这个人，和在家里居住的人没有什么不同，此时我对姜院长肃然起敬。于是我把在心里藏着的问题问了出来。

“姜院长，听说您原来是老师，教孩子的，为什么转行来敬老院，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没想换个工作吗？”

姜院长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我教书教得很好，孩子们也听话，而且成绩一直都优秀。突然镇领导就找到我，跟我说：你去敬老院吧，肯定能干好。说实话，三十岁的女人，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务事正多，我干工作不会偷懒，总是想把工作做到最好，何况这次是我自己挑大梁。我先是怕因为工作影响了家庭，然后又怕家庭影响了工作，我犹豫着干不干这个工作。镇领导鼓励我说：我们从各方面考虑，都觉得你能行，你就大胆的干吧！就这样我就来敬老院这边了，一干就是这么多年！”

“而且还干的这么好！”我接着姜院长的话说。

姜院长笑了：“我没想这么多，就是想把敬老院办好，让孤寡老人晚年有个家！”

“家”是什么？家是累了能歇着的地方；天寒了有个温暖的地方收留自己；饿了，有饭吃的地方，佳节不再孤单的地方！如果把敬老院办到像家一样，谁敢说没干好！谁敢说干得不出色！

这时外面的老人又从门前走过，我送出去一个笑脸，她诚惶诚恐地走了。

我问：“现在咱们院里住着多少位老人？”

“十七个。”

“多少工作人员？”

“四个！”

“十七个老人，四个工作人员，咱们照顾得过来吗？”

姜院长笑着回答：“没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我选的，他们都尽心尽责。为了更好的照顾好院里的老人又不影响服务员家务，给他们排好班，每两个人一个班，实行交接班制度，每一班工作两天，这两天两夜全院的老人就交给他们两个！

我想起社会上提到有的敬老院由于服务人员少，出现对老人照顾不周的现象。

于是问：“每班只有两个服务员，他们照顾的过来吗？”

“我当初也担心这个问题，我参观过其他敬老院，也到办得好的敬老院去学习取经，学到了不少经验。在给老人安排宿舍的时候，就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和身体特点进行安排，比如有的老人虽然智障但是行动灵活，就把他和行动不便但智力没问题的老人安排在一个屋，这样他们就能够在生活上互补。有什么特殊情况他们也能第一时间告诉我们。通过实践，觉得这个办法真的不错！如果您时间充裕我带您参观一下我们敬老院。”

我很想参观这个敬老院，看看这里老人生活的怎么样，于是欣然应允。

我随着姜院长走出刚才聊天的“宿舍”，看看走廊左侧一排宿舍：“每个宿舍都有老人吗？”

“有啊！咱们进屋看看！这个屋住着卧床的奶奶！”姜院长随手敲了下门，然后轻轻地推开，对坐在床上满头白发但很干净的老人说，“这是文联的老师，来看看您！”

我一边和老人握手，一边问候着老人。然后观察整个房间，很充足的阳光，洁白干净的床单，干净的地板，床头柜上还摆放着一台电视，最惹眼的是进门处的独立卫生间。这是标准的宾馆设计，老人住这样的房间，这样的环境，既舒适又方便，真的是有家的感觉。看到这些，我心中的疑虑画上句号。

告别了老人，我随着姜院长沿着走廊前行，院长边走边介绍：“这个走廊式设计，起到冬暖夏凉的作用，老人在出房间的时候不会因为温差大引起不适。”然后，院长指着明亮的窗子说：“这窗子是今年换的，都是社会上爱心人士捐赠的。不要敬老院一分钱，他们还给我们捐了整套的厨房用具，为我们建了娱乐室！真的感谢他们！”

我们穿过走廊，一阵饭香飘来。

院长笑着介绍：“这是我们的厨房兼饭厅！”

我走进餐厅，这里干净整洁，一切用具都应有尽有，干净整洁。

我的目光停在墙上贴着的老人照片上，姜院长说：“这些照片都是院里的老人，下面写

着的是老人的生日，每个老人的生日我们都给庆祝！”

这是敬老院吗？就是一个充满温暖的大家庭！我对姜院长充满了钦佩！

走出餐厅，姜院长指着院子里的蔬菜：“这是我们带着老人们一起种的，又解闷还能吃到新鲜蔬菜，我带你看看我们敬老院的娱乐室！”

我随着姜院长来到敬老院的娱乐室，大大的液晶电视挂在墙上，还有几张桌子，上面放着扑克牌，靠墙的柜上放着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器械，院长说：“这叫悠悠球！锻炼协调的！”说着还教我怎么用。

我奇怪我身边的人，她是院长吗？事无巨细，大到敬老院建设，联系社会捐赠，小到每个人的生日，每个健身器材的使用，我佩服她！

参观完敬老院，回到姜院长的宿舍，我们已经成了熟人。

“敬老院真的不错，据说您还带老人参观，还亲自给老人理发，洗衣服，您把精力都放在敬老院，您的家呢？据说您自从担任这个院长后，就规定凡是节假日必须呆在敬老院陪老人。”

“我的家就在这！”姜院长指着院外的一处居民楼，“在我家能看到敬老院每间屋子的灯光，如果不是我的班，看见哪间屋子还亮着灯，我就跑过来看看有什么事。每到春节，放完鞭炮，我就让服务员都回家过年，我一个人顶着！”

“您的家庭呢？家里人对您没有意见吗？”

姜院长笑了：“给你看看这些！”说着姜院长拿出几个证书：“寻找最美家庭”提名奖、“第九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荣誉称号”、“全国五好文明家庭”。

我知道“最美院长姜文芝”是怎么来的，也知道“敬业奉献好人姜文芝”是怎么来的。她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奉献在敬老爱老的事业上。用爱给孤独老人筑温暖的家。

（责编：朱新民）

柔肩担起情与爱

——记城关镇韩庄村村民白远凤

推荐词：不离不弃，16载寒暑她真情守护瘫痪在床的丈夫；含辛茹苦，她抚育孩子幸福成长。她不懂天若有情天亦老的诗句，却以行动诠释了人间一份美丽的真情。她用最朴实的情感面对生活，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一个饱经磨难的家。我推荐，孝老爱亲武清好人标兵——白远凤。

朱新民

在武清城关镇有一个村庄叫韩庄村，村里有一位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妇女白远凤。这个看似单薄且秀气的柔弱女子，18年中以其坚韧与顽强、真情与执着，支撑起一个几乎瘫痪了的家。她让下肢截瘫的丈夫感到了温暖，让受尽贫寒的儿子走向希望。她的美德与操守、善良与人格，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个人。

1993年，23岁的白远凤与同在一个镇上的顾金旺结为夫妻。第二年又有了一个儿子，全家异常高兴。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95年春天，白远凤的丈夫顾金旺去农田浇地，发现水泵漏气不上水，就想折一段树枝堵上漏气孔，谁知不慎失足从树上摔了下来。这一摔不要紧，导致了他的腰椎骨折、神经线断裂，致使腰部以下神经全部瘫痪！这天降的大祸，让这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25岁的白远凤从此就挑起了家庭的千斤重担。18年的日日夜夜，这位坚强的妇女顶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压力，痴情地守护着瘫痪的丈夫，辛苦地拉扯着嗷嗷待哺的孩子，用切身行动，用对骨肉真情最深的爱意，拼着18年的倾力付出，彰显出一个女性的光辉与感动。

顾金旺瘫痪后，他只能在炕上躺着或坐着，去了不少医院，花了不少钱，却是收效甚微。后来，有的医院直言告诉她，她丈夫将终生瘫痪，希望渺茫……白远凤欲哭无泪，她如沉入

无底的深渊感到异常地惊惧。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看病所借的几万元钱怎么还？还有上了年纪的婆婆，和刚刚两岁的孩子……丈夫的遭遇是一个恶梦，她不敢相信丈夫就这样永远不会站起来了，虎彪彪的一个壮实的汉子就这样直到终老？她不相信，她不敢相信！于是，在她下地劳作之余，在伺候婆婆和孩子睡下之后，一有时间就给丈夫“按摩”，甚至累得大汗淋漓从不间断。两三年过去了，丈夫的病体仍不见明显好转，但脾气却是越来越大。正值年轻气盛的顾金旺遭受到如此打击，不但在承受着肉体的折磨，心理上也难以接受，他的精神变得有些失常，有时会像小孩子一样变得不可理喻：寒冷的冬天，他会把家里的电风扇开得很大，看着妻子冷得瑟瑟发抖，他却开心地笑个不停；吃东西很挑剔，稍不顺心，就对着妻子骂个不停，有时不高兴一下子就把饭桌掀翻……白远凤只是默默收拾残局，低着头已是泪流满面。在那种情况下，她知道自己在这个家庭中所占的位置，她应该坚强，更不能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她理解丈夫，知道他心里憋屈、焦虑和着急，尤其这时候，他需要的是温柔与安慰。为了转移丈夫的注意力和消除他的寂寞，白远凤给丈夫找了一些手工艺轻松活——坐着就能做的刻吊钱。从此丈夫觉得自己也能创造“价值”了，脸上有了笑容。

家庭的重担压得白远凤难以喘息，丈夫治病借的钱还没还上，命运再次给她开了个“玩笑”——婆婆又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婆婆健在时还能帮她料理些家务和照看孩子，今后又怎么办呢？看着整天躺在床上连吃饭、大小便都需要人照顾的丈夫，还有刚刚蹒跚学步的孩子，深夜里她不知流了多少泪。她是个很要强的女人，欠人家钱还不了她心里着急。有时走在路上，或是对面走来的恰恰是欠人家账的那家的人，她就绕着走；没办法走个对面，脸上就热辣辣地感到羞愧。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坚强地挺下去，三件事要办好：一是把丈夫治病所欠的外债逐步还上，二是好好扶持照顾好丈夫，三是将儿子抚养成人。她精心地种植那几亩承包地，种棉花种玉米种花生，收下除了一家吃用，都卖成钱；每年再养三两口猪；再在集市大街摆上一个布鞋摊，尽力多赚些钱还账。

她忘不了那些年的艰难，每件事都是那样的沉重、那样的刻骨铭心。她说起儿子小铁钊，眼圈儿立刻就红了。

她柔声细语地叙述着：婆婆故去了，孩子也没人看管，我就带着孩下地，一年春、夏、秋三个季节天天如此。春天还好，地里苗儿矮，把孩子放在地头儿看得见。可夏、秋两季就麻烦了，庄稼长高了，将孩子放在地头不放心，只好我干活让他在后面跟着。秋天满地的棉花开了就得拾，不拾又不行，一场雨下来棉花就减了成色，卖不上好价钱。于是我就带着孩子拾棉花。到了地里，他拽着我的衣服，走路也不利索，我在前边拾，他在后边哭，棉花枝还不时刮他的小脸儿，刮得脸上都是血道道。等到了地头儿，看见孩子满脸的刮痕和泪水，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泪水忽地一下就涌了出来。那种揪心裂肝的感觉就别提有多么不是滋味了……那时特别难，又得种地又得养家还得照顾他（指丈夫），所有的事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了，压力太大了！当时我的心情用语言都没法表述，就跟天塌下来似的……

但哭归哭，望着年幼的儿子，白远凤还是咬着牙，扛起让人难以想像的生活重担往前奔。整整 18 年，她天天重复着这样的“作息”规律：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先是为丈夫洗漱，然后做早饭，收拾屋子。完成这些一般只有 6 点。然后，她急匆匆地出门赶到镇上忙活自己的布鞋摊儿。中午 11 点赶回家做午饭，然后为丈夫清洗被屎尿弄脏了的身体和床单。下午 3 点再返回集市。她就跟上满弦的钟表一样，已习以为常，她每天的生物钟跟时间同步，为了这个家她陀螺似的旋转不止。

丈夫虽然瘫痪在床，可白远凤对他的感情却始终如一。他细心地照料他，每天都要为他擦拭两到三遍身体，每次擦好后都要换上干净的衣服，每次大小便及时清洗。她创造了一个“奇迹”——18 年来，丈夫居然从来没有生过褥疮，连感冒都很少得！

生活的艰辛也同样磨练了他们的儿子小铁钊，他不仅懂事早，也很能吃苦。上学从未让大人操过心，成绩一直很优秀。同别人家的孩子相比，白远凤对儿子充满了愧疚。她说：那

时候我赶集卖东西，孩子放学回来就给把饭做熟了，可他是才刚刚六七岁的孩子啊！别人家的孩子上学都是接来送去的，一直到六年级还要家里人接送。可小铁钥上一年级就自己走来走去的，我觉得孩子挺委屈的……

白远凤的心里永远没有自己，只有这个家，她以其柔弱之体种地、养猪、卖布鞋、卖吊钱、缝手套等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数万元欠款全部还清；丈夫也很知足，心情开朗多了，在炕上有时做些力所能及的手工活儿。他对笔者动情地说：这些年远凤总是这样伺候我，她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我从心里感谢妻子，有这样的妻子是我的福分……最让白远凤感到欣慰的——儿子顾铁钥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如今已上“大二”了！顾铁钥说：我妈很伟大，母爱无法用金钱或其他东西可以比拟。我要尽最大努力学好本领，报效关心我们的家乡，好好地孝敬我的妈妈、爸爸……

白远凤犹如从风浪中划出的一只帆船，她终于迎来了风平浪静，霞光璀璨，吉祥之光沐浴着白远凤，沐浴着和白远凤一样的好人们。白远凤让我们感动，白远凤让每一个认识她的人肃然起敬。

（责编：李蔚兰）

嫂子，你是上天派来的天使

——记大黄堡镇大杨庄村村民赵希俊

推荐词：44年的无悔付出，她演绎了“长嫂如母”的人间真情；44年的悉心照料，让智力残疾的小叔获得了生命的尊严。16000多个日日夜夜，她黑发变白发，但不变的，却是那颗真诚、善良、奉献的心。我推荐，孝老爱亲武清好人标兵——赵希俊

周淑艳

61岁的王益发不懂得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患有唐氏综合症的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于一个一级智力残疾的人来说，活着就是生命的存在，而王益发的生命活出了尊严，给予他生命尊严的人就是他的嫂子——赵希俊。65岁的赵希俊用善良与慈爱，温暖、呵护智障小叔长达46年。

尽心尽意，走进这个家就走进责任里

1968年，正值青春好年华的赵希俊嫁给了大黄堡镇大杨庄村的村民王益民，在王益民家，除了父母外，还有两个弟弟，一个15岁，一个6岁。而且二弟王益发先天性智障，不但不能为家里分担，还需要人来照顾。在那衣食不足的年代里，这个家庭的负担可想而知，但赵希俊没有犹豫，她看中的是王益民的淳朴厚道，老实善良，她愿意与他承担一切。

赵希俊进门儿那年，王益发才15岁，生活不能自理，腿脚行动有些不便，不知饥饱，不懂冷暖，不会表达与交流，甚至连家人都不认识。公婆忙于生计，照顾起这个儿子来可谓力不从心。赵希俊没做考虑，自然而然地承担起照顾小叔的任务。婚后，她添置的第一件物品是一把理发推子。小叔出门理发不方便，赵希俊就为他在家中理发，年龄见长后，又为他刮胡须。生活在农村，王益发的整洁干净一点儿不逊于正常人。而赵希俊刚进门儿时，王益发的身上、衣服上长了虱子，赵希俊用尽办法为小叔除虱子，洗烫衣裤，并形成每天为小叔洗澡的习惯。夏季，赵希俊每天至少为小叔洗两遍澡。即便寒冷的冬天，也要每天都烧好热水为他擦洗一遍。蓬头垢面的智障人太常见，而几十年来，王益发一直都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

虽然王益发是一级智力残疾，但赵希俊不想让小叔一无是处。白天干农活时，她把小叔

带在身边，在田地里，一遍又一遍地教他拔草、锄地。在家中，赵希俊手把手教他扫地、打水、倒垃圾。虽然教会他比自己干还要难，还要累，可赵希俊就想让小叔向人们证明“我能干，我会干”。赵希俊做到了，王益发做到了，拥有了简单劳动能力的王益发不再是废人，此后的许多年里，他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的水挑得满满当当，地里的农活儿多少也能帮上一把，王益发活得有价值。婆婆的心里感动又感激，逢人便夸自家娶了个好媳妇。

24年前在解放军某部当飞行员的三弟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年仅28岁。这个英武潇洒的弟弟一直是全家人的骄傲，公婆身心遭受严重打击。一时间，愁云惨雾笼罩着整个家庭。赵希俊、王益民夫妇成了家中的顶梁柱，赵希俊身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照顾小叔外，还要照顾公婆，以及一家人的三餐、洗衣、做饭、收拾院落等诸多家务，抓时间还要跟丈夫忙活十几亩田地。赵希俊里里外外闲不住，如同钟表的秒针停不住脚，家里的每个人都照顾得妥妥当当，每件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她不是不苦，不是不累，只是她不能停、不能歇。她从不抱怨，她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她知道，守住这个家，除了付出更多的劳动，更要守住一股精神气儿。

不离不弃，你是嫂子的另一个孩子

王益发的精神不稳定，没有人知道下一秒他会做出什么。一个夏天的雨夜，赵希俊起夜时，发现院门敞开着，赶忙到小叔的房间，一看小叔果然不见了。赵希俊的头一下子就大了，要知道村子周围遍布水塘，万一小叔有个闪失怎么办。赵希俊没来得及拿雨伞便跑出家门，大雨中，她一边喊着小叔的名字，一边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四处寻找。找了好半天，终于在玉米地里找到了哆哆嗦嗦成一团的小叔。赵希俊把小叔带回家，给他洗澡、换衣、熬姜糖水，等把小叔安顿好，哄他睡熟，天已经亮了，而她自己还一身湿透无暇换洗。这一夜的折腾，让

赵希俊发起了高烧，大病一场。这场病也是赵希俊结婚后第一次在床上躺了这么久，而她又如何躺得安稳？病床上，赵希俊想，坚决不能再出现小叔半夜跑出门的情况，必须要对小叔日夜看护了。而公婆年纪越来越大，身体又不好，丈夫白天还有繁重的劳动必须休息好，只能自己来照顾、看护。

病稍好后，赵希俊便让王益发晚上和自己一个房间住。这时的赵希俊与王益发哪里还有什么叔嫂之分，她早已把小叔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给予他慈母的关怀与呵护。夜里，忙碌了一天的赵希俊又累又乏，可王益发的精神十足，常常躺下又坐起，赵希俊要反反复复把他按躺下，直到他睡着。

时光流逝，在嫂子的精心呵护下，王益发由少年成长为青年，转入中年，又迈进老年。几十载的岁月更迭对王益发来说，不过是一天，没有时间观念的他，不晓得嫂子赵希俊为他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但他知道嫂子是他最亲、最近、最可依赖的人。

无怨无悔，嫂子一生陪你走

如今，年过六旬的王益发小脑萎缩日渐严重，越发离不开人，赵希俊再无暇顾及农活儿，全部精力都放在小叔身上，全天候陪在身边。赵希俊手中总拿着小毛巾，随时为小叔擦净流出来的口水；小叔不爱穿鞋，经常甩掉鞋子光脚走，赵希俊就要追着把鞋穿上；地上的土块儿、树枝、草叶，小叔看见什么都往嘴里放，赵希俊跟在身边阻拦，一不留神吃进嘴里，还要用手往外掏。王益发天生没长槽牙，仅有几颗牙齿，又不会自己吃饭，赵希俊每顿饭专门为他做软烂的饭菜，馒头、花卷等面食都要放在热水里浸泡，吃饭时一口一口地喂，一顿饭要吃好半天，而赵希俊则是趁小叔吃饭的间隙好歹吃几口，从未安安稳稳吃上一顿饭。悲喜无常的王益发，不如意时，还会动手打嫂子，赵希俊从不恼怒，还总是笑着好言相劝，尽管

这个小叔什么也听不懂。

王益发的肠胃功能紊乱，不懂得大小便，经常拉尿在裤子里，赵希俊为他准备多条裤子，随时洗换。夜里拉尿在被子里是常事，赵希俊就半夜起身为小叔清理粪便，清洗被褥。多少年来，赵希俊没睡过一个囫囵觉。白天，赵希俊根据王益发的饮食情况，估量着时间带他上厕所。而每次上厕所大小便都是一场“战斗”，王益发行动不便又不肯配合，赵希俊一边好言劝慰，一边双手拉着，后退着向厕所走。拉着累了就从身后又推又抱地向前走，一次小便就要十几分钟。大便就更是麻烦，解裤带，按坐在马桶上，等方便完再给擦屁股，每次都会累出一身汗。

赵希俊虽然常年操劳，但内心是幸福愉快的。一家人四代同堂，其乐融融。年近九旬的婆婆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提起儿媳，全是知足和感激，说有这样的儿媳是自己一生的福气。丈夫王益民忠厚热心，在全村有着极佳的口碑。儿女在父母的影响下懂事孝道。赵希俊与人为善，街坊邻居相处融洽，几十年从未与人红过脸、有过纠纷。若王益发独自走出家门，乡亲谁见了都会帮着送回家。

王益发是不幸的，有着一个残缺的生命，在混沌中度过一生，而王益发又何其有幸，上天将一个天使般的嫂子送给了他。大爱无疆，赵希俊用最深沉的爱照亮、温暖了小叔王益发的一生。

（责编：李蔚兰）

大爱无痕

——曹树英精心照料姑婆母二三事

推荐词：有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她却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一次孝心长跑；有人说，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她却用做过大手术的身体担起了家庭重任。有人说，婆媳难和睦，她不但照顾年迈的公公婆婆，还要伺候不易相处的姑婆母。付出总有回报，孝心感动武清。我推荐，孝老爱亲武清好人标兵——曹树英

杨振关

去曹树英家采访她的时候，她刚从医院照料老人回来，这个年近 50 岁的中年女人，端庄清秀的脸颊上，还透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她照料的老人，既非自己的生身父母，又不是公爹婆母，而是年已 86 岁高龄的姑婆母。于是，采访便从姑婆母开始了。

与现在普遍的“二一四”家庭结构（即夫妻二人下有一个子女，上有双方父母）不同，曹树英面对的要复杂些，她另外还多了个姑婆母，姑婆母终身未嫁，一直跟着曹树英的公婆生活。1988 年曹树英走入这个家庭后，她的贤淑品性让姑婆母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和美好未来，于是便影子似的跟定了她，走到哪里跟往哪里。本来曹树英丈夫上有姐姐，下有弟弟，而且生活条件都不错，又都是姑婆母一手带大的，有抚养的义务和责任，只是姑婆母谁家也不去，老人家认准了曹树英。有时丈夫担心曹树英有看法，不时在枕边劝导，讲老人一辈子奔奔坎坎不容易，如今年纪大了，图的就是晚年的幸福，作为晚辈，一切孝为先，要多对老人好些，谁让咱摊上了呢？

其实，丈夫的担心是多余的，从老人那张幸福的笑脸上，从老人虽然已经年迈，但仍悉心收拾着家务，为家庭所尽的那种力所能及的担当上，也可以看出她没拿自己、更没拿曹树英当外人。老人逢人便晒自己的幸福，说上苍有眼，让她遇上了这么贤惠的侄媳妇，那些有儿有女的人家又能怎样，不服气的话，拿出来一晾就傻。

只是这一切，在 2007 年的初春时分结束了。那天早晨，曹树英和往常一样早起，收拾家务，做饭吃饭，打点丈夫上班，女儿上学后，她也做好了上班的准备。她肩负着武清区人

民医院财务科科长的职务，全科上下四十几名员工，工作千头万绪，每天都需要她早去晚归。然而还没容她动身，一旁翻找衣兜的姑婆母发话了，她衣袋里的钱少了几张大票，而且一口咬定是曹树英给偷去了。

曹树英吃惊得一下子怔住了。她忍着委屈劝姑婆母别着急，慢慢找，也许放在别的口袋里了，姑婆母说你都给我偷去了，我还到哪里去找？与其说姑婆母的栽赃让曹树英难受，更令她难以忍受的还有那突然而起的歇斯底里的谩骂。直把曹树英委屈得浑身乱抖，手脚冰凉，竟连一句辩解的话也说出口了。去单位上班的路上，她眼里委屈的泪水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想想以前的姑婆母并没有这样的脾气，而且姑婆母也应该清楚，她身上的零花钱，都是自己平时给的，怎么还会把个“偷”字栽在自己头上呢？许是哪里出了问题吧。

晚上回家，曹树英把自己的疑虑说给丈夫，回忆起姑婆母近来时常两眼呆滞犯傻，有时还丢三拉四，刚刚做完的事情也会忘得一塌糊涂。便担心老人家的健康出了问题。第二天曹树英便领老人去了医院，诊断结果是患了躁狂型小脑萎缩症。由于目前还没有十分有效的治疗手段，只能靠药物和恰切的精神疏导使其保持愉悦的心态来延缓病情的发展。药物好办，只要对治疗姑婆母的疾病有效，花多少钱曹树英也心甘情愿，难在精神疏导上，你不知道哪句话、哪件事引发姑婆母的躁狂。为使姑婆母开心，晚饭后，曹树英时常陪伴她到小区里看看花草，活动活动腿脚。同是这样的提议，有时姑婆母也会勃然变色，污侄媳妇屋里搁不开她了，想赶她走，她才不走呢，接下来便是对不上牙齿的开骂了。虽然明知是病情在作怪，曹树英心里那种把“好心当成驴肝肺”的委屈还是让她一时难以忍受，苦涩的泪水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打转，她咬住双唇，尽量不使其出现在脸颊上，实在忍不住了，也只得面壁而立，用纸巾偷偷擦去泪痕，待转过身来面对姑婆母的仍是一张笑脸和好语相劝。

曹树英在盛世华庭买了一套房子，日用家具焕然一新，装修也还说得过去。迁入新居的日子到了，姑婆母却突然变卦，说什么也不去入住，曹树英和家人哄小孩一样耐着心烦说好

话，最后总算让姑婆母活了心，可是入住没两天又反悔了，非要回她的老宅不可，若没家人陪伴，她宁可自己去住。一个八旬高龄的老人，又患着严重的疾病，身边哪能没人照料？没办法，只能陪好话，陪笑脸，苦口婆心地劝说。明白时，姑婆母也承认新家好，室内窗明几净，室外满园花草，赏心悦目，可一犯起病来就不是她了，骂曹树英没安好心，把她赶到这么个破地方来，这哪里是人住的房啊。在这儿住的人谁也得不到好报，声音大得顶破房顶，左邻右舍也听得真切。自家人能理解姑婆母是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可能强迫别人也给予同样的理解吗？没办法，为了满足姑婆母的心愿，为了不使左邻右舍堵心，曹树英硬强在盛世华庭小区的新房居住八个月，又被迫迁回旧宅了。

女儿大学毕业后应聘在武清区规划局，交了个心仪的男朋友，领家来与父母见面，姑婆母见了也满心欢喜，一个“好”字在嘴里不知说了多少遍。不承想到吃饭时病犯了，瞪着眼睛质问小伙子是哪里人，为什么要到我们家里来吃便宜饭？瞧着我家的饭好吃是吧，可那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凭本事一分一分挣来的。去饭店下馆子，没有钱，连碗水都没人给，你花钱了吗？没花，是吧？给我走人，马上就走！说着就要动手上前拉扯。曹树英这边温言软语劝姑婆母别动气，别上火，别掺和孩子家的事情。那边又要耐心地给女儿男友解释老人的病情，让他想开些，别往心里去，老人所以一会儿风一会雨，都是病拿的，理解吧。理解两字，说给别人容易，可事情真要轮到自己身上，内心所承受的酸涩苦楚，别人谁又能理解呢？

曹树英虽然一早一晚悉心照料，可仍然没能阻止住姑婆母病情的发展，犯病的频率越来越勤，而且也越发地重了，加之又染上脑梗塞，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身边不能离人了。雇保姆吧，很少有干过三天的，老人家眼里容不得生人，非打即骂，谁忍受得了？丈夫在开发区总公司上班，重任在肩，一时不得分心，更不要说拿出整日时间陪伴老人。权衡再三，曹树英还是决定牺牲自己，她向医院领导递交了辞职申请，辞去了财务科科长的职务，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那可是她倾注满腔心血，自己又十分喜爱的事业啊，还有那些朝夕与共，亲

如兄弟姐妹的同事们，想到就要离开，心里的难受滋味，真如打碎了五味瓶，可是为了姑婆母的健康，所有过往的美好，都不得不忍痛割爱。

曹树英割爱的还有对自己生身父母的关照，二老也都是七旬高龄的人了，父亲又做了膝关节大手术，多么需要她这个女儿去床前尽孝，可是她却做不到，好在父母理解女儿的难处，劝她不要过分挂念，只要一心一意照料好姑婆母就都有了。还有家住天津，瘫倒在床又年近八旬的婆母，曹树英每次前往照料，都会被告之大老远的不要再跑，这里有你公爹就行，一个姑婆母，还不够你受的。

这就是理解，来自亲人的理解，当然还有姑婆母。姑婆母头脑清醒的时候，会拉住她的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喃喃：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摊上你这么个好侄媳啊！

（责编：李蔚兰）

一脉运河水 滋润灵秀花

——《人文武清 文学作品选粹》序

木子

古老的大运河，披珠滚玉，迤迳浩荡，从武清缓缓流过，浇灌出这一方沃土。早迄元代，漕运之冲的武清就已成为中国北方商贸和文化的枢纽，引来帝王将相竞相环蹕驻足，留下诗词墨迹、传奇佳话无数。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开放包容、倡导率先发展、跨越发展的武清人，在对文学美的追求和探索上从没有停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总有不一样的视角和感悟。自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武清撤县建区这十几年来，我区文学创作逆势进入一个黄金时期，文学创作势头强劲，各级作协会员以及广大文学爱好者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国

家、省、市级群文创作赛事中取得了骄人成绩。从总体看，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人文武清 文学作品选粹》四卷本，通篇读来，可以感受到，老、中、青三代作家一道努力，以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社会责任感，投身火热生活，展现丰富社会，抒发心灵美感，感悟人生价值，用自己的笔触，关注一片热土，坚守一方家园。描绘时代变迁和发展，讴歌改革成就与辉煌，给读者带来了多棱的世界。在表现技法上，许多作者也在努力探索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给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里，多了一道粗粝却别样的线条。

本文集涵盖了武清诸多知名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优秀作品，甚至从武清走出去的作家、诗人的代表作品，使这部合集显得尤为珍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收藏价值。

然而在编辑过程中，限于篇幅，我们不得不怀着遗珠之憾而进行了割舍。从作者的年龄层次上来看，既有从上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操笔的老作家，也有啼声新试的少年；既有八旬耄寿的老作家，也有笔锋正健的年轻作家，还有在外打工却一直摸索着坚持写作的文学新人，甚至还选用了若干我们至今还不认识的陌生作者的优秀作品。此外，我们还关注到那些曾经在武清工作期间发表了作品，现在已经调离武清的作家们，编辑部特意与他们进行联络，取得了作品。有的作家虽已离世，但我们仍将他们的作品找来选入，以志纪念。

为了扶持一些新人，对于一些文学爱好者、初学者的作品，虽然文学语言和表现手法上还有待斟酌，但我们依然留出不少的版面给予收录；对于一些具有文学天赋的年轻学子、网络写手，我们更是给予特别关照。我觉得，如果文学组织者再把目光仅仅局限于纸媒创作，无疑是作茧自缚，会在无意间，舍弃了许多应该关注、并且应该给予鼓励的创作积极分子；而我们的文学事业建设，也需要这样一大批网络文学作家的积极参与。

《道德经》说：上善若水。水使人通达，让人们从中悟出无穷的智慧。母亲般的运河水，孕育了雍阳儿女的灵秀，反映在文字里，便有着一种水之涓特有的通达与轻灵，饱含着清新

质朴的乡土味儿，不事雕琢，如同浴清流而不妖的出水芙蓉。我衷心地祈愿，这一脉灵秀能够源远流长，浇灌出更多、更美的奇葩。

（责编：李克山）